



山东工厂史选



www.duxiu.com

山东工厂史选

*

山东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山東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305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張 5 3/4·插頁 2·字數 119,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61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數：1,101—4,100

統一書号： 10039·796

定 价： (6) 0.60 元

前 言

自一九五八年以來，我省很多工廠在黨委領導下，成立了專門機構，組織力量進行廠史的編寫工作，有的召開老工人座談會，讓大家回憶本廠和個人革命鬥爭的歷史；有的派人到處走訪曾在本廠工作的老工人，搜集有關本廠的歷史資料；有些老干部也參加了這一工作，本集中的“第一面斧頭鐮刀紅旗飄揚在青島市上空”一文，就是二十多年以前曾領導青島第一卷煙廠（當時為“大英煙草公司”）工人運動的陳少敏同志寫的。現在有的廠已寫出全部，有的已寫出一部分，都在進行修改中。為了慶祝偉大的建國十周年，我們先編選了四個廠的二十六篇工廠史，出了這個集子。

從這些片斷的記述里，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那個黑暗的歲月里，反動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如何瘋狂殘酷地壓榨、剝削工人，千方百計地分化和鎮壓工人運動；可以看到我們黨的領袖如何關心工人生活，深入工人羣眾，如何教育和培養工人羣眾，領導工人階級與敵人進行英勇頑強的鬥爭；可以看到工人階級如何在黨的領導下，逐漸地成長、發展和壯大起來。這裡面勾劃着階級敵人卑鄙丑惡的嘴臉，也閃耀着工人階級鬥爭智慧的火花。

我們为当时統治階級的毒辣凶殘的罪行所激憤，也为工人階級每一次斗争胜利而欢呼。看了这些工人亲身經歷过的革命史实，可以使我們受到一次生动的共产主义教育，从而更加热爱我們今天的社会制度和幸福生活，并精神百倍干劲十足地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設。

这些文章，絕大部分都是工人自己口述，用朴素鮮明而又生动的語言写出来的，有的事件和人物比較典型，写的也比較細致深入，因而具有較强的感染力，是真实的历史記錄，也是比較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其中有的文章，写得还比較粗糙，有些史实的挖掘，無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是比較差的。

我省各个工厂的革命斗争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很多珍贵的历史材料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待我們繼續挖掘出来，記載下来。我們相信，这本选集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将会有更多更好的工厂史选集和整部工厂史，陸續与广大的讀者見面。

由于我們受到各方面水平的限制，編选工作中可能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錯誤，热情地期待着同志們的批評与指正！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青島第一卷烟厂

第一面斧头镰刀红旗飘扬在青島市上空.....	2
会见陈大姐.....	8
洞房成立工会.....	12
在“局长办公室”里.....	17
第一次斗争的胜利.....	23
贴标语.....	32

青島华新纺织染厂

第一面斗争的旗帜.....	40
从京汉铁路上来的人.....	47
扑不灭的火焰.....	53

无产者联合起来.....	61
挡不住的洪流.....	71
创造的“奖赏”.....	85
煤球事件.....	90

青島四方机車車輛制造工厂

春雷.....	100
胶州灣边的怒涛.....	107
少奇同志来了.....	111
伦克忠.....	118
鑄工巧計.....	132

濟南机車工厂

第一次罢工.....	138
地下党员薛文英.....	143
吃“到口酥”.....	151
四个夜晚.....	153
暗斗.....	160
红色的心脏.....	165
反“裁員”的斗争.....	176

青島第一卷烟厂

第一面斧头镰刀红旗飘扬在青島市上空

——記前大英烟草公司工人革命斗争的一个片断

陈少敏

国营青島第一卷烟厂党委要我寫該厂工人斗争的历史，現在我只能根据亲眼看到的和知道的写在下面。作为該厂工人斗争史的一个組成部分。

——作者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日，是“全国苏維埃运动日”。中共青島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这一天发动工人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压迫人民，为独立、自由、建立苏維埃政权而斗争。市委指定十四位干部組成游行指揮部，分头在滄口、四方等工厂区动员羣众，組織游行队伍。这天上午十点多鐘，在大英烟草公司（现在的青島第一卷烟厂）南厂北厂之間的廣場上集合。

規定这个集合地点是有原因的。大英烟草公司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工厂。资本家收买、訓練了一批工头、狗腿子，監視工人，分化工人。他們还买通了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从各方面对工人进行残酷統治。罵中国工人是“賤骨头”，工人

一反抗就打。不准工人有任何集体活动，几个人在一起谈话也被禁止。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连黄色工会也没有。我们党和这个工厂的女工有些联系，还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中共青岛市委想在該厂門口集合工人，放鞭炮，挂红旗，开大会，把这个厂的工人轟起来，参加游行示威。市委还决定：如果不能游行，就开“飞行集会”（速开速散的一种宣传动员会）。那时我在市工委工作，却没有见过大的群众场面，市委不让我参加这样的公开活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要求参加。市委只允许我以过路人的身分去看看工人群众的游行队伍，可是要我顺便把传单带到集合地点，交给指挥部的人（原决定市委秘书长董汝勤同志送去）。

八月二十日前三天，中共青岛市委就通过党的组织发传单，向各区工厂工人宣传苏维埃运动日的意义，动员工人群众参加游行示威。仅仅没有用传单通知集合地点和时间。工人活动起来了，敌人也知道了。八月二十日一早，保安队就把七大纱厂和四方机车厂等工厂包围了，我们还不知道。

羊头镰刀红旗飘扬在青岛大英烟草公司上空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日，天气晴朗，胶州路上人来人往。董汝勤同志提着一个装满传单的柳条箱，在一个商店门口交给了我。将近十一点钟，我到了烟草公司附近。听不见动静，也不见指挥部的人来接传单。南厂盖着许多脚手架，正在盖新厂房。铁道两旁的洋槐树，随风飘动，树荫下站着一个人穿白褂青裤的男人。北厂门前有几百个男工在太阳地里古堆着吃午饭。广场上静悄悄的。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怎么不见游行队伍呢？发生了

什么事？我提着传单箱子左右为难。我记得市委决定：搞不成游行就开“飞行集会”。这时我就大胆地走到工人那边。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打开箱子，抓起传单向工人中一撒。红的传单、绿的传单落到工人头上、身上、碗里，到处都是。正在吃饭的工人，惊讶地看我，我就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我们要作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万岁”。就在这一刹那，鞭炮轰鸣，洋槐树上高高地飘起一面斧头镰刀红旗。一个穿白褂青裤的大个子青年（事后知道他是互济会的大个子老张，是游行指挥部的成员之一，后被捕，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光荣牺牲），抢着到箱子里抓传单，往南边人羣中撒。工人们饭也不吃了，紧张地看着突然发生的这一切。有些工人静静地听我们讲话，有些工人弯着腰抢传单看。南厂工人听到鞭炮声、口号声，看到了红旗，就闹起来了。厂警连忙关了厂门。男工人们不顾厂警的阻拦，登着脚手架，翻出围墙，奔向广场。女工人们爬不上墙去（那时大部分女工是小脚），就在厂内扒着铁门，跳着脚骂厂警。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我对工人讲了几句要斗争、要增加工资、要自己解放自己、要作主人翁的话。大个子老张挤到人羣中间，向工人们说：“国民党卖国贼，把我们出卖给帝国主义，帮着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把我们工人当牛马，剥削我们，他们发大财。世界上有个苏联，那里无产阶级把沙皇政权推翻了，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只有推翻国民党卖国政权，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才能过好日子，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共产党……。”他一面讲，一面跳着脚，振臂高呼口号。我这时候挤在人羣中当了观众，观察周围工人们的表情。工人们看着我们两个陌生人说出了他们压抑了多

少年的内心话。那些受剥削、受压榨、受苦难的工人由感到突然，转为激动、气愤、亲切、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听讲。

工人和警察夺人

“飞行集会”开得很热闹，站在我旁边的一个高个子方脸大眼睛的工人向前凑了凑，象是要讲话。警察来了（事后知道是厂警）。这个厂警胖胖的，穿黄制服，戴白袖套，从南边用两手推开工人往中间挤。这时我可伤脑筋了。在这群人中，只有我一个女人，穿着翠蓝褂，黑裤，虽然是女工装束，却显得很突出。我想：一定是来抓我的。可是，厂警鑽到中间，一把把大个子老张抓住，说：“你这个捣乱分子，跑到这里来捣什么乱！”要拉着老张走。会场突然出现了沉静。大个子老张说：“你抓住我干什么？”工人们个个瞪着眼，怒气冲天，象是要打架。那个高个子、方脸大眼睛的工人，怒容满面地勒起袖子想要动手。我也和工人一样气极了，就趁机向工人们说：“人家不是为他自己的事来的，他说的话代表了我們大家的要求，不能让他一个人吃亏，要坐牢大家一齐去。”工人们怒吼了，大罵厂警：“你們这些狗腿子，撒传单的不抓，单抓看传单的。……”那个高个子、方脸大眼睛的工人，首先挤到厂警跟前说：“你要干什么，你們这些洋奴，就会欺侮好人，不准你抓工人！”工人一拥而上，包围了厂警，有的人拖住了大个子老张，有的推厂警，連挤带轟，把大个子老张夺了回来。厂警見工人多，不敢放肆，只说：“不准再捣乱啦！你們回厂去。”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在这紧要关头，工人羣众表现出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的精神，表现出了和共产党的血肉感情，不顧一切地从敌人手

里夺回了自己不認識的同志。在混亂中，听得工人們說：“你們快往北邊走吧！”我們順着鐵路，从北厂后面往大馬路方向走去。

我和大个子老张刚走了几步，回头一看，团市委書記老孙从人羣中跟了上来。他也是游行指揮部的成員之一。我們走了，工人們忙着收拾传单拿回去，藏在褥子底下偷偷地散发到工人中去。

工人找共产党

我們三人装作沒事人，一边談天，一边走。忽然听得后边有人喊：“住下！”回头一看，見有三个人赶来了，我們怀疑是国民党的便衣偵探。便决定我们往下应衬，他們俩头里走。那三个人追上来問：“你們是干什么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走在前面的大个子老张搶着說：“是互济会的。”追赶的人不相信，着急地說：“不是互济会。”这时我已看出那三个人不是偵探，头里那个人，就是会場上带头和厂警夺人的那个高个子、方脸大眼睛的工人。我就直截了当地說：“我是共产党，你們要干什么？”那三个失望、焦急的工人頓时象見了亲人一样高兴起来了。他們說：“我們找共产党。”这时老张他們也回来了。我們就問他們，为什么要找共产党。工人激动、亲切地訴出了內心的痛苦：“我們不当洋奴”，提出了他們的要求：“共产党好，共产党能領導我們和帝国主义斗争，爭自由。我們要求加入共产党。”十二只火热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細談，我們答允介紹他們入党。大个子老张記下了三个人的姓名，規定了接头办法，怀着兴奋的心情告別了。还記得那个大个子、方脸大眼睛的工人

叫严广平。

在紅旗飄揚下撒下了紅色种子

斧头鐮刀紅旗在烟草公司飄揚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在該厂工人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撒下了紅色种子。严广平等和中共市委取得联系以后,很快即建立起了党的組織,在工人羣众中展开广泛的活动。秘密建立起广大工人羣众参加的“赤色工会”,领导工人进行了大罢工。向资本家提出了十二条要求。有經濟要求,也有政治要求。要求增加工資,盖食堂,厂方給工人一頓中飯吃,反对开除工人,建立工会……还有一条是收回治外法权。这场大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国民党得賄若干万元,把要解放、要自由的工人出卖了。如火如荼的工人大罢工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底被鎮压下去了。但是,紅色的种子,在大英烟草公司工人中生了根。他們用各种方法繼續和资本家、国民党进行斗争。直到解放以后,紅旗飄揚,放鞭炮,和厂警夺人,秘密建立赤色工会,大罢工,打狗腿子(工人把狗腿子拉到工会去痛打一頓),和保安队搏斗等等革命斗争历史仍然在老工人心目中念念不忘。大英烟草公司工人們“不当洋奴”“要当主人”的意愿,終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实现了,多少年的艰苦斗争,开了花,結出了丰硕的果实,工人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1959年5月于北京

会見陈大姐

赵秀兰口述

郭錦堂整理

一九三一年春节的早晨，我和公司印刷部的于金魁大哥到周兰英家里去拜年。我們进了台东三路东华城里的大院，周兰英、馬玉琴正在院子里站着說話。这时两个人很亲热地和我們打了招呼，彼此拜了年，就同我們一起走到屋里。

屋里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短头发，穿着灰布上衣，胖胖的身子，圓圓的脸盘，戴着一副近視眼鏡，一看就知道是个經历过风险的老工人。这个女人是誰呢？以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陈少敏同志。那时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把工人組織起来与“洋鬼子”斗争，中共青島市委派她来领导成立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她見了我們滿臉笑容，态度非常和藹，象对待亲姊妹那样亲切。因为她的年齡比我們大，所以我們都管她叫陈大姐。

“她叫赵秀兰，在包装部作工……”于金魁給我們一一作了介紹。

陈大姐記下了我的名字，又很关心地問我們家中都有什么人，都做什么事。陈大姐和我們談了一会家常后，就談到工作的情况。她問我們：“你們一天干几个鐘头？”

“不一定，有活干十二、三个鐘头，沒有活就停工，反正加了点、停工都沒有錢。”一談到工作的苦境，我們就忍不住对“洋鬼子”的激憤和痛恨。

“您說咱为什么世世輩輩的都受窮呢？”陈大姐在了解了我們的心情后，就以启发的話語問着我們。

“咱沒有錢，沒有本事，还能不穷？”我說。

“資本家的錢是哪来的？”陈大姐进一步問。

“他开工厂掙的。”

“你們为什么不开工厂掙呢？”

“沒有机器。”

“資本家的机器是一下生就带来的嗎？”

陈大姐的問題正是我們很久以来感到疑惑的，可是当时也弄不清楚，只好含糊地說：“他老的留下的。”

“他老的机器是怎样来的？”这样一問可把我們給問住了。我們都面面相覷，你看我我看你，回答不出，陈大姐看了看我們笑着說：“你們这种說法不对，人的穷富不是有沒有本錢的問題，更不是命中注定，資本家是依靠剝削我們发了財，我們工人因为受剝削才遭了罪。‘洋鬼子’剝削工人的方法更狠，所以我們的痛苦更重。”陈大姐說明这个道理以后，又問我們：

“我們就这样甘心受‘洋鬼子’的压迫么？”

“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我开始明白了受苦的原因，但一时还找不到从根本上对付“洋鬼子”的門道。一方面在想，一方面简单地作了回答。

“我們有时气极了，就拿东西出气，磨磨洋工，故意浪費……”馬玉琴补充着說。

“你們光这样还不行，这是消极的办法，资本家会想出更毒辣的办法来对付你們的。”

“可不是，现在就够人受的，上茅房也得要拿牌，上错了一开除就是六个人。”我們想到“洋鬼子”手段狠毒，就象气炸了肺。

“咱們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組織——工会，大家一条心向‘洋鬼子’作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现在‘四方机厂’‘大康纱厂’等都已成立了。”陈大姐指出了斗争的路子。

我們听了这一段話后，头脑有些清醒，但好象还是悶在葫蘆里，不大怎么明白。于是就接着問：“工会是干什么的？”

“工会就是工人自己的組織，它和工人一条心，处处为工人办事情，和工人站在一起，工人有什么要求，都可以通过工会去办。例如我們成天受气，工会就帮助我們出气。”

这一下子可完全提醒了我們，恨不得立刻把工会成立起来，我們一齐着急地問：

“咱們为什么还不組織工会？”

“你們的老的同意嗎？”

“为了大家的幸福还能不同意。”我們一齐回答說。

“咱們什么时候成立工会？”

“这要看你們了。”陈大姐郑重地說。

“成立工会不是說句話就能办到的，再說单凭我們这几个人也不行，还必须把所有的工人都发动起来，这些工作不是一下就做完的；要一步一步来。你們考虑下工会的人选，人員要純潔，作风要正派，考虑好后，咱們下次再开会，就通知他們一换来。”陈大姐看了看屋里的表說：“已經是下午两点了，就談到这里吧；

我下午还有会。”

这天我们高兴极了，年也拜了，会也开了，办法也有了，我们今后可以和“洋鬼子”干一下了，不用怕人单势孤了。我们用兴奋的眼光送走了陈大姐。

洞房成立工会

赵秀兰口述

郭锦堂整理

五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赵美真、赵惠卿和周兰英一块到马玉琴约定的地点去看新媳妇。

按门牌找到了那个地方，门上贴着大红对子，门上挂着彩绸，还有“囍”字，院子里来来往往的大人、孩子很多，十分热闹。我们从人羣空隙里往里屋一瞅，炕上坐着个花花绿绿的新媳妇。

这时马玉琴笑嘻嘻地从洞房里走了出来，连忙向大家打招呼：“进来！进来！快来看媳妇吧！”伴随着一阵笑声，大家挤进了新房。

“美真妹妹，你们来啦！快坐下吧！”

“噢！原来是莲香姐姐，我当是谁。”赵美真这才认出新娘就是自己大盒部的李莲香。

新郎胸前挂着一朵大红花，匆匆地赶了过来敬烟倒茶。大家一看，原来是二车间的工人庞其昌，不由得又是一阵笑闹。略停片刻，新郎请大家去坐席，马玉琴领着我们挤出新房，到了对面屋里。窗下摆着一张大圆桌，酒菜早已安排得整整齐齐，已经有七八个人坐好了，看样子是专等我们了。仔细一看，其中有陈大姐，

其余的都是厂里的工人，没有一个外人。馬玉琴照应着大家入座，十二个人围着圓桌整整坐了一圈，这时新郎进来，放下門帘，也坐下了，我們真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在那里发怔。只听馬玉琴說：“你看，咱現在开会，連个正式地方都沒有，还得偷偷摸摸的，不是在坟地，就是在炮台洞里。今天我們还得借着看媳妇吃喜酒的机会在这新房里面成立工会。”

一听說成立工会，我們高兴极了，盼望了好久的理想可實現了。成立了工会，洋鬼子、把头就不敢随便欺压工人了，更不敢輕易开除工人，工人的飯碗就有了保障。我們想到这里，心里象开了花，美滋滋的。

“今天到会的都是工会代表。”馬玉琴的发言，打断了大家的思考。他又繼續說下去，“虽然我們是一个厂的同事，彼此恐怕还都不大認識，我給大家介紹一下。”他首先指着陈大姐說：“这是总工会派来领导咱們成立工会的陈少敏大姐。”到会的人对于陈大姐有的已經認識了，有的还是第一次見面，敬慕的眼光都投到她身上去了。接着馬玉琴又指着新郎笑咪咪地說：“他是卷烟車間的龐其昌代表，这是……”屋里的人都介紹完了，他又指新房說：“新娘是大倉部的李蓮香代表，她在外間替我們应酬。”这时我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这里开会是利用本厂工人娶亲的机会，不致引起人們的注意，这真是个好办法。馬玉琴宣布开会了，首先由严广平同志給我們講話：“兄弟姊妹們，大家都受累了。我們这些日子連个礼拜天也沒有，越是礼拜我們越忙。”他思索了一会又說：“我們成天东奔西跑地为了誰呢？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份，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全厂一千五百多名工人。”

他的話給大家很大的启发，过去光知道老老实实地干活，不

欺侮人也不受人欺侮，各掃門前雪，很少為旁人着想，想道這裡，不由得慚愧的紅了臉。

“洋鬼子在中國開工廠，不是為了大發慈悲來養活中國人，而是來吸食我們的血汗，用我們的血汗來喂胖了他們自己。”嚴廣平同志喘了一口粗氣又繼續談着，“洋鬼子和國民黨是一類的貨，你越老實，他越欺侮你，有時誰有了困難，雖然彼此也能互相照顧，大家一齊幫助解決，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更不能使洋鬼子老實。”

是的，過去我們也常為車間姊妹的問題操過心，也盡量地想出辦法幫助，有的女工家中有困難，我們就少吃口飯，剩下幾個錢給她湊湊，有的女工受了氣，我們就背後勸勸。但是洋鬼子、把頭還是照樣地欺負工人，工人們仍然是越過越窮，應該怎麼辦呢？大家心中很着急，停住住杯，忘記了吃喝。嚴廣平同志喝了一口茶，潤了潤喉嚨，又說：“要使洋鬼子聽我們的，只有起來鬥爭，鬥爭的方法就是採取罷工的手段。”這又把我們弄糊塗了，不用說全廠的工人，就是一個車間的工人都還不認識，人心隔肚皮，誰知道誰是什麼心？

他手指朝着圓桌劃了個圈說：“我們都是工會的代表，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發展會員，我們有了工會，有了會員，工人團結起來力量大，一把筷子折不斷，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了……”他談的道理很簡單，大家頓時明白過來。

“我們的事千萬不要叫把頭、狗腿子知道。”嚴廣平同志囑咐了一句，隨着又朝着趙美真、趙惠卿等人說，“小妹妹們，你們都是剛下學的高小學生，道理明白的多，接近女工人又方便，容易和她們聯繫，就得吃點累，多作些工作吧！”

“没有什么，只要我们能干的，就吩咐吧！”赵美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她们很知道，厂里女工多，而女工和男工同样都急于成立工会，向洋鬼子进行斗争来减轻剥削和压迫，我们还有什么不好办的呢？

严广平最后又严肃地嘱咐大家：“今天的会是秘密的，你们除了对可靠的工人谈谈外，其他谁也不要告诉。”

这时闹洞房的声音很大，吵声、笑声交織成一片，这就显得我们声音特别低了。

最后陈大姐给我们作了指示，她说：“工会成立了，暂时还是秘密的，等发展了一部分会员，一切工作都就绪后，就正式挂出工会的牌子去，那时咱就有了办公地点了。”她喘了一口气，又说：“咱们的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就得和洋鬼子进行斗争，斗争是激烈的呀，您们想到了没有？”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您想错了，斗争并不是叫咱无谓地去死，而是叫咱们活的更有意义，叫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都生活的很幸福很美满。”陈大姐笑着用眼扫了一圈说，“在斗争时，胆子要大，心要细，有勇也要有谋，要智谋双全。”

陈大姐的精神很好，这时也很兴奋。对如何成立工会，她讲了许多话，句句打动了我们的心坎。大家每一句每一字都注意听着，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随后陈大姐布置了任务，具体交代了工作方法，如怎样发展会员，怎样划分小组，怎样通知开会，怎样成立工会以及怎样与洋鬼子作斗争等等。陈大姐还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作风深入，团结同志，在群众中要有一定威信，并讲了许多工人为什么

受苦的道理。

会开完后，新郎出去端来面条，大家面对着工会的前景，心里高兴，饭吃得特别香。陈大姐一边吃着饭一边说：“今天咱们在一块吃饭，将来咱们永远在一块吃饭。”

陈大姐的话表达了我们的共同愿望，表达了工人阶级共同奋斗的意志，当时大家都很受感动。临走时，陈大姐拉着大家的手，亲切地说：“今后工会就依靠您们了。”

这天大家可高兴极了，媳妇也看了，席也坐了，会也开了，办法也有了。

在“局长办公室”里

赵秀兰口述

郭锦堂整理

一九三一年的清明节，乌云遮住了太阳，天气阴沉沉的象要下雨。

这天一早，我和周兰英被带到国民党台东公安分局的“局长办公室”里。分局局长吴乐三矮矮的身段，大大的脑瓜，头顶上光秃秃的没有头发，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吴大头”。他是有名的镇压工人运动、破坏工人组织、专门使用两面手法、阴险毒辣的笑面虎。他坐在写字台里面的一把转椅上，神气十足地左右转着。一见我和周兰英进来，就立即板起了面孔，严厉地说：“你们不在家里老老实实歇着，到四号炮台去干什么？”

“我们去踏青。”

“胡说，到炮台洞子里踏的什么青，分明是去集会……”吴大头把桌子一拍，暴露出狰狞的面孔，想先来个下马威。

“你根据什么说我们是集会？”我打断了他的话。

“在工厂里洋鬼子不让我们姊妹们随便说话，星期天俺们找了一块玩玩，怎么又违法啦！”周兰英慢腾腾地和他讲着理。

“谁叫你们到那里去玩？”

“這不能怨我們：一來政府沒有布告；二來你又沒有事先告訴我們。”周蘭英故意地和他抬杠。

吳大頭滿想動一下硬，吓唬吓唬我們，沒想到却碰了個橡皮釘子，就不得不轉換話題，找個台階下來。

“你們吃飽了撐的，成天鬧工會，叫洋鬼子開除了就好啦！”

“吃飽了的不是我們，我們正是為了吃不飽才鬧工會。”我馬上頂了回去。

“正是為了不讓洋鬼子無故開除我們，才組織工會。”周蘭英作了補充。

吳大頭一看這個辦法行不通，便向勤務兵使了個眼色，一會的功夫，勤務兵端了三杯咖啡進來，先遞給了我，又遞給周蘭英，最後一杯遞給了吳大頭。

吳大頭一邊端起咖啡在喝着，一邊裝着關心我們的樣子說：“你們不好好地干活，組織工會干什么用？”

“替工人要求福利。”我們干脆地回答着。

吳大頭詳細地端詳了我們一遍，冷笑地哼了哼鼻子，接着又站了起來，諷刺而鄙視地指着我們說：“就憑你們幾個女孩子，也能組織好工會？”

“女孩子怎麼的，干活不少，掙錢不多。別看年紀小，一樣能辦事！”

“在‘大英煙草公司’掙錢不少！”他又在替洋鬼子說話了。

“掙錢不少的不是我們工人。”

“洋人待你們也不錯，象你廠那樣的廠房又敞亮又干淨，冬天還有暖氣，風刮不透，雨淋不着，全青島是數一數二的，你們還不知足。”吳大頭越說越不象話了，他這副奴才相真要使我們嘔

出来。

“是的，洋鬼子待我們‘不錯’：中午在煤院子里吃飯，小孩从小就鎖在家里，生了小孩不但沒有产假，孩子多了还要开除。”我們严詞駁斥着。接着又說：

“洋鬼子的厂房不是从他們国内帶來的，是我們工人的血汗盖起来的。厂房越大越好，就证明了剝削压榨我們工人的血汗越多。”

吳大头猙獰地冷笑了两声，两只賊溜溜的眼轉了几轉。沉默了几分鐘，他又开了腔：“你們都是十七八的大姑娘，半夜三更在外面瞎跑，不好看，叫人家笑話！”停了一会又說：“你們要听局长的話，我也沒有个女孩子，我認您俩做个干閨女吧！您喜欢什么，就給您买什么！”

沒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我們真替他害羞。

“我們沒有那样的福气。”周兰英用諷刺的口吻說。

“我們就是靠做工吃飯。”我理直气壮地說。我心想，給你做閨女，还不如在家挨餓呢，你是什么东西！

吳大头又向勤务兵使了个眼色，一会見勤务兵拿上四打崭新的伪鈔票，一打約計一百元。

“你两个人听我的話，拜我做干爸爸，这是一点見面礼！”吳大头用手揭着鈔票說，“就是花到你們出嫁，买嫁妝也用不了，你們沒白沒黑、东跑西窜地組織工会，图的什么？誰給你一元錢？”

吳大头說完了，就拿起两打鈔票往我口袋里塞，我正气得肚子鼓鼓的，想找个机会出出气，因此就一巴掌把鈔票全个打在地上，周兰英也拿起了咖啡杯往地板上摔去。

“不許动！”勤务兵立刻掏出手枪，頂上頂門火，好象准备着

战斗。

我們把桌子一拍也随着站了起来：“你想干什么？”

“你干什么？給我滾出去！”吳大头对着勤务兵严厉地申斥，接着又回过头来笑着說：“你們不要这样，不要想不开，这样对你們沒有好处，你这不是傻孩子么？你們还年輕，还没有处世的經驗，单凭一时的热情，当了人家的枪头子，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們。我在年輕的时候比你們还楞，唉！初生的牛犢不怕虎，我这是为你們好。”

“謝謝你的好意！”我們給他一个不理碴。

“小腿哪能扭过大腿，人家停上几个月的工不要紧，你們呢，一天不开工資就得难看。”吳大头眼珠一轉，又說：“你們的头目都早被我們逮起来了，他們都写了悔过書，改邪归正了。光剩下你俩，还起什么作用？”

“我們不信！”我看他罗嗦起来沒有个头，便大声地說，“你是打什么譜，叫我們在这里，还是叫我們回去？”

“回去是叫你們回去，可不能再組織工会了。”吳大头想的倒简单。

“工会还得組織！”

“假若再組織工会，不但把你們押起来，就是你們全家也脫不了。”吳大头又站了起来，把手里的烟头狠狠往痰盂里一摔，态度强硬起来，又想来威胁了。

“怕狼怕虎不住山，怕押怕关就不組織工会。”我們还是滿不在乎地回答着。

“不識抬举的东西，給你們臉不要臉！”吳大头施展威风了，“来！把下边那間小房子开开。”

“怎么，把我们押起来？为什么要押起来？”我态度强硬地提出質問。

周兰英馬上接着說：“我們組織工会，死都不怕，还怕押么？”接着进来两个伪警察，把我们送进了一間小屋。

我們在屋里呆了約有一个小时的工夫，吳大头反而沉不住气了，走进了小屋，嘻皮笑脸地說：“这不过和你們开开玩笑罢了，坐下坐下，咱們再談談。”伪警察也进来了，把窗子打开，屋內透进了阳光。

“我高攀不上，就不認閨女吧。”吳大头真是老奸巨滑，“想开了沒有？”

“想开了。”

“怎么样？”

“組織工会。”

“你們情愿被押起来么？”他还是忘不了威胁。

“我們又沒有罪，为什么要押起来？”

“你們組織工会，捣乱社会秩序，还不是罪么？”他又找借口。

“你們不怕死？”

“我們死了，还有的是兄弟姊妹們。”

“你們不怕丢人么？”

“为工人謀福利丢什么人？”

残暴成性，阴险毒辣、作威作福的吳大头，作梦也沒有想到两个女孩子竟这样难纏，动硬的不听，动軟的也不吃，押起来吧，一来沒有理由，二来也怕再鬧大了，給自己找麻煩，他为难地楞在那里了。

他身旁的襄办事員給他豎起了梯子，在一旁插了話：“局长，

她俩都是女孩子，脾气暴，又是娇生惯养，先叫她们回家想想吧。”

“好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住几天再叫你们来。”

吴大头这才下了台阶，转了话题。但他对我们并不会放松。我们意志坚决、啥也不怕，吴大头怎么也不能动摇我们的决心！

第一次斗争的胜利

郭 錦 堂 整理

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二十日工会正式成立那天，在工会第一次委员会上，就讨论了当时工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集中了十二条，就等待机会向洋鬼子正式谈判。等着，等着，时间终于来到了，我们和洋鬼子进行了第一个回合的斗争。

旧历九月份，卷烟业转入旺季生产，“大英烟草公司”的任务也加大了，洋鬼子照例用加点不给钱的办法赶制产品。这一天，英商资本家发出了通知，要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干到晚上八点。工会得到消息时已经来不及召集开会了，便利用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铁道旁开了个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和洋鬼子斗争的好机会，决不能放过去，并决定分头通知工人，仍然干到六点，到时间照常鸣笛关车，决不延长。

汽笛呜呜地响了，象指挥员发出了命令，全厂机器立刻停止了转动，工人们忙着回家。这可把买办王墨林急坏了，他急忙从账房赶到车间，向工会代表马玉琴等深深地作揖，苦苦哀求：“赏碗饭吃，老弟！今天先干到八点，明天大板来厂时，我再去给您交涉。”马玉琴看了看他，冷笑了一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王墨林一看工会不理这个碴，又急忙忙跑回账房。

大板爱布斯在家里接到了电话，坐上汽车来到了工厂，一見工人正紛紛回家，當場就火了，他抹着腰在大門口站了一会，工人連看也沒看他，就走出了厂門口。

爱布斯性情狡猾，手段毒辣。他从小就生长在中国，有一套統治中国工人的經驗，看不起工人。他向来是非常任性，說一不二，这个厂的職員只准說“yes”（是），不准說“no”（不）。工人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羣无能的綿羊，任凭宰割；就是其他的监工鬼、买办、把头見了他，也象老鼠見了猫一样。他作梦也沒想到工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滿想自己到厂以后，工人定会回車干起活来，誰知他的威风和命令，今天却失掉了效力。去年的皇历今天哪里还好用！他不知道共产党已經在这个厂的工人中扎下了根，誰还肯听他这一套。他长了这么大，从来沒有碰过这样的釘子。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和侮辱，他回到了賬房，就大发雷霆，一会儿罵买办无能，一会儿又罵車間监工无用，既然制度規定工人不准彼此說話，这个車間不准到那个車間，怎么还能組織起工会来？

第二天一早刚上班，爱布斯的怒气還沒消，他想无论如何也要找个碴，开除几个工会代表出出气，同时也給工人点顏色看看。

他正在屋里走来走去琢磨着报复工人的方法，工会馬玉琴、孙喜鼓等九名代表走进了他的賬房。爱布斯一見工会代表，旧气未出新气又增，立时紅涨着臉，一屁股坐在写字台上，臉背着工会代表，好象沒有看見。

馬玉琴等代表見他这种藐視人的态度，沒管三七二十一地都在沙发上坐下了。他回头一看，咦？怎么都坐下了？胆真不

小：連二板、三板來到我這裡，還得站着講話呢，就憑你們這些臭工人，竟敢這樣無禮！他想到這裡，火更加大了，態度非常嚴厲地責備着代表們。

“昨天你們為什麼給我關車？”

“到了點我們當然要關車！”馬玉琴理直氣壯地頂上去。

愛布斯一怔，仰了仰他那肥胖的身軀，藍眼珠一轉，又質問道：“到幾點？”

“到六點。”九位代表不約而同地回答。

“no！從昨天起公司決定要干到八點。”

過去廠方要干到幾點就得干到幾點。冬季任務大，干十二個小時；夏季是淡季，把活干完就停工。反正加點、停工都沒有錢，洋鬼子說了算。現在就不行了，工人有了自己的組織，有工會給撐腰，洋鬼子也就不能任所欲為了。馬玉琴想，提出條件的機會到了，就單刀直入地開了腔：“你加點為什麼不通知工會？”

洋鬼子就怕工人有組織，一聽到工會就感到頭痛。

“我給你們錢，你們給我干活，什麼工會不工會的。”

“工會是我們的組織，公司加點就得首先得到工會的同意，否則，就不能加點！”愛布斯越怕工會，就越把工會提出來，代表們知道這是原則鬥爭，一定要堅持到底。

“要加點可以，就得答复我們幾個條件。”馬玉琴一看時機到了，就把話引入了正題，說出要求來了。老奸巨猾的愛布斯，醉死不認這壺酒錢，故意不理這個碴，還裝蒜地說：“什麼條件？你們好好干活就行啦！”

“不是我們干活的條件，而是生活條件。”馬玉琴還是往上引他。

“什么生活条件？”爱布斯有些不耐烦了。

提出的第一个条件：“要承认我们的工会。”

爱布斯听见工会就伤脑筋，不过他想，反正你们阳沟里翻不了船，就连你们的政府也惧怕我三分哩。他傲气十足地把头一摇，冷笑着说：“我们在中国做买卖，只承认中国‘政府’，不承认你们的工会。”

第一条就将了军，反正他不愿意商量，趁热打铁，索性又提出了第二条：“工会代表出入工厂时，不受厂内的限制。”

爱布斯脸上的横肉抖动了两下，从眼镜上边瞅了瞅每个代表，他摇了摇头，又摘下了眼镜，用小白手巾慢慢地擦着，在思考对策。沉闷了一回，微微地点了点头说：“这倒可以。不过你们的代表太多，厂里认不出来，你们把代表名单交给我一份，我好通知守卫室。”

马玉琴一听爱布斯的回答不大对头，心想：他既然不承认我们工会，却承认工会代表，这里面定有文章。又一想他说的也有些道理，犹豫了一下，就把九名代表的名单写给了他。代表们又提出了第三条：“要增加工资，加点有钱，有馒头。”

爱布斯脸上仅有的一丝笑容马上收敛了，用力丢掉了手中的雪茄烟，他气得嘴角微微一动，傲慢地说：“我有钱宁愿花到你们政府里，也不能给你们长工资。”

他连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了。代表们又从第四条一直提到十二条，他一概拒绝，并且无理地说：“你们有什么条件，向你们政府去提，由你们政府来和我交涉，你们直接和我说不着。”

这次，谈判毫无结果，只好不欢而散。

马玉琴中午向地下党支部汇报了谈判的经过，接着又在扩

大支委会上进行了研究。代表们都怒气冲冲，要马上行动，继续斗争下去，决不能就此罢休。有的说：明天就罢工，有的说：先砸坏了机器再说；意见纷纷，其说不一。严广平同志安慰着大家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代表更要冷静、沉着、机智，盲目急躁对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说：“我们先向‘社会局’报告，不行时，再进行第二步活动。”

当天晚上，就向国民党社会局送了一份公函，请求协助解决。但一等就是一个星期，杳无音信；又写了第二次公函，仍如石沉大海，一个星期又过去了，连个人影也没见。每次打电话去催，总是回答就来就来。这时代表可火了，马玉琴在最后的一次电话里强硬地说：“你们再不来，我们就要罢工了。”“社会局”一听要罢工，可吓坏了，当天下午就派了一位“陶科长”来了。

卷烟厂的工人在干着活，从玻璃窗外看见这位“钦差大臣”来到，喜出望外，抱着很大的希望。“来了替咱说话的了。”有的工人在大声地叫喊着。

这时马玉琴却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社会局’不会替工人说话，我们还是得靠自己的组织力量。”

这位“陶科长”长着一对老鼠眼，身穿笔直的西服，夹着皮包，仰面朝天地一直奔向了爱布斯账房。

“噢！他为什么不先找工会谈谈！”一个工人在惊奇地问着马玉琴。

“我们的事不是都已经报告了么，可能去直接交涉去了。”马玉琴这是向好的方面设想来安慰着工人，其实他心中早已有无数。

一个镜头好象一年似地过去了，工人们愿早一点听到好的

消息，在这时，爱布斯的听差小朱走了过来。工人们立即叫了声：“小朱！怎样了？有没有头绪？”无数的眼睛看着他的面色，无数的耳朵静听着他的回声。

“早叫洋屎堵住嘴了！”小朱激愤而失望地说着，“那位‘陶科长’一来到，王买办就陪着上了洋饭厅，现在还没出来呢！”

工人们一听，心凉了半截，都佩服马玉琴的先见之明。

半小时又过去了，那位所谓“陶科长”一边用手擦着嘴上的油，一边匆匆忙忙地向汽车走去。

“怎么，吃完了就走？”工人们沉不住气了。

“去问问他去！”

“把他拖下汽车！”

“陶科长，陶科长！”马玉琴跑了过去。

“陶科长，交涉的怎么样了，有没有头绪？”有个工人急切地问着。

“陶科长”勉强地停留了一下，一脚踏在汽车上，一脚还留在地上，待答不理地很不耐烦地说：“谈判和下棋一样，不能马上得出结果来；你们等着吧。”是的，这的确是下棋，但下棋的人一方面是工人，另一方面是洋鬼子和“社会局”。“陶科长”三言两语地说完后，急忙钻进汽车，汽车在嘟嘟的声中开走了。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当局和洋鬼子是一个鼻孔眼出气，指望他们帮助是没有用的。

旧历九月二十日，工会又召开了一个干事会，决定从星期一起，先给洋鬼子来个怠工，让他们认识认识工人的力量。当时工会通知工人照常上班，可是要用多跑空车、多浪费的办法和洋鬼子作破坏性的斗争。五天后，爱布斯发现损失的原物料太多，

卷出的香烟太少，明知是工人在捣乱，可又找不出是谁领头干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于是就采取了临时停工的办法，向工人进行威胁。

爱布斯的如意算盘打的不错，他想：停几天工，工厂没有什么，工人可受不了，必然对工会有意见，工会又没有办法来维持，只好再来找我，我到那时说什么就是什么，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工会提出的条件自然也就打消了。

主意拿定后，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借着扫车的名义，工厂“指示”把所有的机器都擦上黄油。

工会看透了洋鬼子的阴谋诡计，研究了对策，决定将计就计，叫洋鬼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个弄假成真，把停工变成罢工，看他是不是还接受我们的条件。

马玉琴根据党支部的决议，向全厂工人揭穿了洋鬼子的阴谋后又说：“英国资本家到中国来开工厂，目的是为了剥削工人的血汗，大发洋财，我们都不上工，不怕他不求我们上工……”

工人们都举手表示：“不见工会的通知，决不上工！”

工人都不上工了，不几天，码头的工人，在这个厂工人的影响和宣传下，也停止给“大英公司”搬运货物。

转眼之间，停工到了第三天，工人既没有屈服，工会也没有要求复工。爱布斯有点害怕了，就自动鸣起汽笛，但没有工人上班。每天四遍，一连十几天，还是没有一个人上班。爱布斯一看急了，照这样下去，怎么对上海董事会交代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间，找“市长”马福祥去。

话传到马福祥耳朵里，他可慌了手脚。工人敢惹洋鬼子，他可不敢得罪洋大人，不然的话，洋大人到南京告上一状，“市长”

的烏紗帽就戴不成了。当时滿臉笑容，滿口答应地送走了愛布斯，他立即召开了緊急會議，定出了完成洋鬼子要求的办法。

别看“市长”不敢惹洋大人，可是敢向噴罗們发脾气。他那油光光的虛腫面孔变成了紫茄子，渾身气得乱抖，拍着桌子罵道：“你們这些东西，‘大英公司’的工人竟敢罢工，你們怎么袖手旁觀坐視不理呢？是想看我的笑話？”

第二天天还没亮，大地寂靜无声，全市大小衙門一齐出劲，警察、便衣散布在“大英公司”工人居住的每一條街道上，挨戶查起戶口来。“你是‘大英公司’的工人么？赶紧起来上班！”查戶口的几乎是異口同声地說着这样的話。馬路旁黯淡的灯光下，各个交通要道都出現了崗哨，看見人就走过去招呼：“你是‘大英公司’的工人么？走，上班去！”

工人还没有来得及洗脸、梳头，就被强迫赶到街上，赶进工厂里去。

但是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被迫到公司去上班，厂子大，工人少，解决不了問題，还是等于没开工。

洋鬼子向“市府”再一次提出責备，馬福祥更着了慌，下命令要“保安队”加紧攆工人去上班。

这时工会也通知工人說：“洋鬼子不答应条件就給他一个不理睬，不复工。”工人們在家里坚决执行着工会的命令。

罢工还在繼續着，洋鬼子沉不住气了，“市长”更沉不住气了，馬福祥不得不亲自出馬替洋鬼子效劳了。

在华阳路民生工厂院里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馬福祥晃着肥胖的身子上台，他气势汹汹地說：“兄弟是擄枪杆子出身，不懂什么党，我也不在党。我从西北軍带来了一把小刀，不听就

杀。”他缓了口气接着说下去：“本人是厂方和你们工人之间的调解人，这个事就交给我吧！我决不会叫你们吃亏，也不能让洋人不满意。可有一件，你们得先上工，有什么事上了工再说。”

他的意思很明显。工人只要上了班，他就可以交代过去了。至于工人要求的条件他根本没放在心里。工人心里也有数：你说你的，我听我的，一切还是依靠自己的组织——工会，没有工会的指示，我们还是不上班。因此会还没有开完，工人早就悄悄地走净了。

第二天仍然没有一个人上班，爱布斯一看，光空口说白话不中用了，长此下去，他这个大板的宝座恐怕也要坐不住了。三十六计，开工是上策。所以就不得不咬着牙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四个条件：盖食堂，盖哺乳室；加点存钱；发给工人每天两个馒头；每出一箱烟给工人提出两毛钱的花红钱等。

工人们接到工会的通知，第二天都说说笑笑地进了工厂。

“洋鬼子听我们的，这还是第一次呢。”大家纷纷议论着。

从此以后，工会在工人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貼標語

郭錦堂整理

一九三一年，第二次大罷工已經四、五天了，工人們的合理要求沒有一條得到洋鬼子的答復。偽市長葛經恩出爾反爾，時而鼓動工人罷工，時而又強迫工人上班，因而激起了工人們的憤怒，向國民黨市府去請願。游行的隊伍走到遼寧路五福樓附近，又被“軍警”沖散了。工會代表到處被保安隊搜查着，有的已被“台東分局”逮捕關進了監獄；有的暫時躲藏了起來。工人們回到家里等待着工會新的指示，準備繼續鬥爭。這時，躲藏在陽溝里的走狗們，又開始張牙舞爪，威脅着工人：“明天一律上班，否則開除！”

就這樣屈服了麼？不能，絕對不能！工會代表徐本先在請願隊伍里被沖散，回到家里。他在屋里走來走去，心神不定，好像一塊大石頭堵在心口窩上，可怎麼辦呢？得到工會去看看有什麼任務，好繼續活動。

“徐本先，你上哪兒去？”

徐本先正低着頭走得起勁，忽然聽見對面有人喊他，不由得一楞，抬頭一看，有個穿着筆挺的西服，戴着墨光眼鏡，手里提着大皮包的人朝着他走來。呀！原來是工會嚴廣平同志。徐本先知

道他是党里的人，又常和陈少敏同志在一起，所以就照实地说了：“我上工会去要任务去。”

“工会已被公安局查封了，保安队正在那里等着抓我们呢。”

徐本先一听凉了半截，猛然一想，严同志不就是工会的负责人么？何必到工会去呢？于是就问道：“你上哪里去？”

“我去送标语去！”严广平轻轻地靠近了他的耳朵说，并有意地问了一下，“你敢贴么？”

徐本先知道这是试探自己、也是考验自己的时候，便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到哪里贴都敢，就是怕贴倒了。”

“这不要紧，我用钉子把标语的上头扎个眼，凡是带眼的都是上头，没眼的那头是下边。”

严广平真有办法，解决了徐本先担心的问题，但还不放心，又关怀地嘱咐了一句：“当心点，逮住就没命了。”

“为了大家的幸福，就是死了算什么？”徐本先坚定地回答着。

这是冒险的事情。万一发生问题可怎么办？严广平反复地思考着这个未来的胜利。他考虑了好的方面，也考虑到坏的方面，于是就亲切地问：“要是叫保安队看见，你怎么办？”

“如果碰上敌人，我就说是在马路上拾的，因为我不识字，也不知道写的什么，特意来报告！”他还怕严广平不放心，就索性表示了态度：“要是叫敌人逮了去，我在敌人面前就给他个一问三不知，保证不说出工会一点事。”

严广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严广平来到了徐本先家里，把门关好，从皮包里拿出了一部分标语和几张工会的布告，用钉子在标语上头都扎上了眼。最

后，紧紧握着徐本先的手，满怀信心地说：“我走了，祝你成功，有党和全市工人支持着你！”

“放心吧，没有问题。”

徐本先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心中非常兴奋，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深秋的一个夜里，没有月光，天空布满星星，发射着微弱的光芒，人们早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除了秋虫的叫声和阵阵秋风吹着树叶哗啦哗啦的声音外，冷落的街道上已万籁无声。徐本先怀着激动的心情，穿好了上工的衣服，换上了一双胶皮底鞋，拿着标语和浆糊，走出门口，从顺兴路和台东八路往南贴。当贴第一张的时候，他的手不住地打哆嗦，他气的打了手一下，但不由自主地心还在蹦蹦地跳，象这样的工作他还是第一次哩。贴了几张，忽然想到这里人太少，起的作用不大，于是就直奔威海路来。看了看左右没人，他就鼓足了勇气，从鸿福茶庄开始往里贴起来。他一边贴一边想着这里人多，明天早上一定有一堆一堆的人围着看。他越想越高兴，越贴越有劲，忘掉了紧张与疲劳，不知不觉贴到了“台东分局”的墙外，在消防队墙上贴了一张，又要到“分局”墙上去贴。“分局”的门岗发现了他，气势汹汹地喊了一声：“干什么的？”

“上班的。”保安队看了看是个工人，就没有理睬地转身走去，徐本先想，既然来了，怎能空着回去。顺手就在分局前也贴上了一张。

第二天清早，威海路和各重要路口都站满了人，看着“大英烟草公司”工会的布告和标语。

“英国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当局，不答复我们的合理要求，镇

压、驅散我們向市府請愿的游行队伍，强迫我們复工。我們絕不屈服，不取胜利决不罢休！如果沒有工会的通知，一律不得上工，特此布告周知。”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念着这张布告。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

“取消領事裁判权！”

“决不允許帝國主义在中国的領土上剝削工人的血汗！”

“我們宁愿失业，也不給大英公司做工！”

看标語的人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徐本先看到这种情况，心中象开了花。他急忙跑回家去，把昨晚剩下的少部分标語拿到辽宁路一带去貼，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問道：“你干什么？”

他抬头一看，是个素不相識的人，身穿一身便衣。徐本先就很不耐煩地說：“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管不着。”

“我就要管。”这个人冷不防地把标語从徐本先手中夺了去，吆喝道：“里面写的什么？”

“洋鬼子不給长錢，不复工！”

“媽的，吃饱了撐的！”他打了徐本先一个耳光。徐本先痛的两只手捂着腮，心想这个小子一定不是个好东西，也大声問道：“你是干什么的？”

“揍你的。”他又打了徐本先一个耳光，并用手指着标語說，“你看，这不淨罵我們！”說完就把徐本先揪到了“台东分局”。

立刻有一个滿臉油光的大胖子办事員审問他：“你住在哪
里？”

“順兴路八十一号。”

“你在工会担任什么？”

徐本先一听，你要問这个，哪能告訴你。借着这个机会出出气吧，叫他們看看我們工人的厉害。

“担任打走狗，貼标語。”

“什么是走狗？”办事員故意地反問着他。

“舔洋鬼子腓的，压迫工人的就是走狗。”

“你說这話和标語上写的完全一样，这不連我們也成了走狗了么？”办事員还在装痴卖傻。

“你們不是帮助洋鬼子欺侮我們么？这不是走狗又是什么？”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人怕揭短，树怕揭皮。”办事員恼羞成怒，走过来就是一耳光。徐本先鼻子被打破了，滿嘴是血，就趁势不說話了。办事員无奈，把桌子一拍說：“把他押下去！”

徐本先被押进了一間小黑屋子，一看，工会的代表黃宝三、刘学臣、王錫城也在里面。

“兄弟，你怎么也进来了？”他們用惋惜而驚訝的目光看着他。

“我是为了貼标語才进来的。”

这时大家拥抱在一起，互相鼓励了一番，接着就商討了以后的工作，他們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更增加了。

第二天一早，进来两个法警把徐本先綁了起来，又押到了“分局”。

“标語是从哪里来的？”一个阴险狡猾的巡官皮笑肉不笑地在审問着他。

“在地上拾的。”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交到公安局呢？”

“我不認字，光看着有字就貼在牆上了，誰知道叫你們看見逮起我来。”

“你这个小孩不要撒謊，要說实話。誰叫你貼的标語？”这个巡官口吻有些緩和。

徐本先主意早已拿定，心想：你有千条妙計，我有一定之規，哪能上了你的圈套。于是大声地說：“我自己要貼的。”

“你的領導是誰？”

“不知道。”

“你不說实話，今晚上就要折騰折騰你。”

“折騰就折騰吧。”徐本先毫不在意地說。

“你是个好孩子，不要听了坏人的話。你只要說出工会領導罢工的一個人来，今晚上就放你出去。”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叫我說誰？”徐本先有些不耐煩地回答着。

巡官絞尽了腦汁，也沒有一点用，气的叫人把徐本先押了下去。

就在这个期間，虽然洋鬼子答复了每日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工資，另外答复了每人发一袋面粉一块五角錢（一月零三天的工資），但仍然沒有工人上班，工人向洋鬼子提出了新的条件：国民党政府不释放代表，决不复工。



青島華新紡織染廠

第一面斗争的旗帜

王信敏整理

一九一九年秋，经过一年多的筹建，华新纱厂的机器开始转动了。当时全厂总共二百五十几个工人，其中有三十几名年龄较大的看车工，曾被老板送到天津的纺织厂学习过，因而都是熟练的看车工人。另外那二百多人是从当地招募的十四五岁的渔娃。

当时华新的机器一部分是蒸汽传动的，有的地方，如摇纱机还得用人工来摇。在这样半手工操作的沉重劳动中，工人们整天拼着命，从早到晚泡在汗水里。

厂里除了工人以外，还有上百个技工。这些技工中有些是老板的姐夫小舅子，他们一天天啥活不干，整天手提长木棍，在车间里到处乱转，打骂工人。

在这些打手们中间，数陈大眼顶坏。那家伙小瘦矮个子，外表倒还象个人种，心眼可又狠又毒。他手中的木棍一天得换好几根，特别是那些小童工，更是天天挨他的打。

有一个十四岁的童工小马，因为扫地时用扫地刷子碰了一下陈大眼的皮鞋，就被陈大眼抱着头往机器上猛撞，当场就撞昏了。

就在小馬被打的这天晚上，在厂外的树林子里，那三十多个年龄較大的看車工湊在一起，开了一个会。

朱秀章是一个威信挺高的清花机看車工，他站在一块石头上，两只大拳头攥得紧紧的，咬着下嘴唇，眉头皺成个紫疙瘩。突然他大手抓住身旁一棵小树，猛把它折断，月色下可以看得出来，他脸上的青筋一根根綑紧，腮上的肉一下下地抽动，牙咬得咯咯发响。他气愤地对大伙儿說：“咱們是来做工的，还是来挨揍的？”

脾气暴躁的隋功先一拍大腿說：“技匠們拿我們不当人，我們不干了！看他們怎样開車！”

在他身边的馬文寨长叹了一口气：“不干？不干我們喝西北风去！”

隋功先不言語了。朱秀章稍微靜了一下說：“干我們还是要干！家里的地也卖了，船也卖了，不干上哪儿去？不过咱得商議一下，不能老这样受欺負。”

馬文寨这时把在脑子里翻騰了半天的想法說了出來：“朱哥！去年咱在天津看到‘五四’运动时，工人們罢工是那样齐心……。”

于是，天津工人游行的那沸騰的場面，又在大家面前显现了出来。

“有啦！”隋功先大声喊，“現在就看咱三十几个兄弟了！小兄弟們都能听咱們的話，只要我們心齐起来，技匠們保險都得滾蛋，連老周瘸子也得听咱哥們的！”

“对！我們工人一齐心，技匠們再多也不頂个屁用！”老朱趁勢掀起了大家伙的劲头。

黑影里不知誰說道：“技匠們再打人咱們就一齊和他找老板
論理去，講不通……”

“講不通我們就打他个落花流水，气火了，連周癩子也揍
着。”隋功先截住別人的話喊道。

就这样工人們一个个齐了心，就都好象长了力气，有了靠
山，走路也挺起腰来了。

这天，陈大眼在鋼絲車上大检查，机器零件拆了个滿地，装
不起来了。正在心煩的时候，一个扫地的小兄弟王江好奇地拿
了一个零件看了一下；看完以后，放錯了地方。陈大眼火了，他
两只黑洞洞的眼睛冒着阴森森的寒光，一咬牙，拾起一个搬手，凶
残地向王江头上打去，当场王江“啊”的一声就被砸在地下。

朱秀章看到以后，先是眼前一花，立时眼睛里火冒三丈，他
狠狠地瞅了陈大眼一下，气憤地說：“姓陈的，你也太欺負人了，
太凶狠了！”

陈大眼忽地站了起来，两手并腰怪叫道：“你这小子少管閑
事！干活去，要不老子連你一块揍！”

老朱咬了咬牙說道：“我看你怎么揍法！”說完一个箭步冲上
去，順手抓住陈大眼放在車旁的那根木棍。陈大眼惊得往后一倒
退，讓机器零件摔倒了。老朱向手里吐口唾沫，举起木棍照准陈
大眼的下三路猛掄过去，棍子“咔嚓”一声，被陈大眼的瘦骨头震
成了三截。陈大眼打从出娘肚子就沒想到能挨这一下揍，打得他
籍着屁股抱着脑袋骨碌碌滾到車挡里直叫娘。老朱順手又賞了
他一頓拳头，他老老实实地躺在地下，象死猪一样不出声了。老
朱这才回身抱起小玉江，走出車間。王江头上的鮮血，染紅了老
朱那灰黃的衬衣袖子。

很多人都跟着老朱走出了車間，大家伙心里既生气又痛快。生气的是自己的小兄弟又挨了揍；痛快的是老朱代表工人举起了反抗的拳头。

陈大眼抱着脑袋，跑到主子那里大哭了一頓，要求給他報仇。秃子头經理周淑濤一听火了，在經理室大发雷霆：“这簡直是造反了，把姓朱的給我开除！再罰他两个月的工資給老陈养伤，要知道我周某不是好欺負的。”

这消息传出来以后，就象在工人羣里点起了一把火，兄弟們都气得乱跳。脾气暴躁的當場就要去找周老板算賬：

“好！老板有种！我們这口气还没出，他还想再治我們！”

“这回儿非出出这口窝囊气不可！”

“有我們工人在，就沒有陈大眼！”

老朱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暗暗地拿定了主意，当时便找到隋功先、馬文寨等人，在廁所里商議了一陣。

晚上，上次在树林里开会的那三十来个兄弟都来到朱秀章家里。屋子里院子里到处是人。隋功先张大了嗓門說：“这回我們也要叫华新紗厂来个‘五四’运动！明天咱們不干了！”

馬文寨看了他一眼說：“咱們應該找出个領头的来。我看老朱大哥就行！”

“老朱行！老朱行！”大伙一齐喊了起来。老朱那高大的个子向院子中間一站說：“我們只要齐心就好办，我看从明天开始咱們先給他来个罢工，不赶走陈大眼，我們堅決不上班。只要我們三十几个兄弟不上班，小兄弟們也就保證不能上班！”

“对！”隋功先跳个高喊了一声，又說，“还要不开除朱大哥，不罰朱大哥的工資，資本家还要給賠不是，还要給小玉江認着治

街的钱，还要……”

馬文寨看了他一眼，美恣恣地点了点头說：“对！”

第二天清早，来上班的小兄弟們看到三十几个大哥，都换上了过节穿的长袍，不去上班了，大伙都楞了起来。但当他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以后，都乐得跳了起来。有的乱嚷乱鬧，有的在地上画个棋盘，下开了“五軍”。上班的时候到了，門外二百多人也都齐了，老朱按着头上包扎着白綳帶的小王江的肩膀，巍然站在大門前面。

周經理在睡梦里，听說工人罢工了，一个上班的都没来，不由大吃一惊。还没穿好衣服，警卫队队长就又跑来报告說：“工人要老板出去見面。”周淑涛早吓得沒有魂了。他一面穿着衣服一面說：“先……先把大……大門关紧，关紧大門。”警卫队长一溜烟走了。周淑涛万没想到，工人竟敢这样鬧法。他赶快穿好衣服，一只脚穿着睡鞋，另一只脚蹬上一只木呱答板，高一步低一步地跑出了寢室。他从門縫里往外一看，只見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昨天要治朱秀章的威风，早給吓得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叫警卫队长給他搬了张桌子，桌上又垫条凳子，他哆嗦着爬上了凳子，从大門頂上伸出个秃头，象烏龟伸着脖子看天似地干咯了两声，給自己壮了壮胆，問大伙道：“大家为什么不上班？”

在老朱身后的隋功先用手往上一指說：“姓周的！我們不是在和你唱空城計……”

馬文寨拉了一下他的衣袖，低声說：“你先慢点，老朱哥还没說話来着！”

这时老朱抬起头，輕蔑地看了周淑涛一眼，沉稳而有力地說

道：“請你先把門打開，兄弟們要進去說話，我們又不能把你吃了！”

周淑濤回到了經理室，硬着頭皮叫人把門打開了。二百多個兄弟，象一股洪流一樣涌進了大門。老朱和小王江走在最前面，把經理室門口給包圍了起來。周淑濤一只手把着門框，另一只手在背後握住門把子，準備隨時溜掉。他真怕那一只只大拳頭會猛然碰到他身上。他見大家圍了起來，越發心慌了，結結巴巴地說：“大家有什麼話說吧！”

老朱把小王江往自己胸前一帶說：“我們是來做工的哪，還是來給你們當牛馬？”

周淑濤故裝鎮靜地回答說：“兄弟說哪里話？我們都是為振興我們國家的工業而共同努力的嘛！當牛馬之言從何說起。”

隋功先早沉不住氣了，他向前邁了一大步，指着小王江頭上的白綳帶說：“放屁！就是這樣共同努力呀！”

老朱把大拳頭在周淑濤臉前一晃說：“姓周的，你放明白點，要是把陳大眼馬上攆走，那咱們再談別的；要不然我們叫你的工廠變成死的！”

馬文寨走向前來說：“光攆走姓陳的不行！還不得開除朱哥，錢也不許罰，小王江的醫葯費要全給拿出來。”

這時小王江馬上舉起了拳頭喊：“以後技匠不得隨便打罵我們。”

周淑濤從來沒看到也沒想到工人會有這麼大的氣勢，平日的威風早沒有了。他看到那一双双怒視着的眼和攥得緊緊的拳頭，都吓呆了。他听了听条件也不太高，要是不答应，够他受的，心想：还是不吃眼前亏，等以后再慢慢收拾他們吧！便一边点

头一边朝門里鑽，最后只露在外面一个秃头。豆粒大的汗珠順着腦門直往下淌，他一迭声說：“好！好！好！都答应！”說完把門一关溜了，那只木头呱答板被門挤在了外面。

外面二百多人“轟”地一声，笑了个滿場。特别是小兄弟們，都捂着肚子笑弯了腰。隋功先把微笑着的小王江抱了起来，边跳边喊道：“华新的‘五四’运动成功了！胜利了！”

老朱的脸上显出了因胜利和伙伴們的欢欣而带来的喜悦表情。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陈大眼便不見了，不仅老朱沒开臉，就是錢也沒罰，周老板还特地請全体工人吃了一頓飯。在吃飯的时候，老板装模作样地說：“兄弟們这次做对了，以后要是还有类似的事情，大家說一声就是了。”

老朱冷眼望着他那秃头，沒說話。

馬文寨瞅了一下隋功先笑着說：“瞧！这个秃子在卖蜜啦！”隋功先使劲咬了一口鷄蹄，把骨头往地下一摔說：“去他娘的，管他卖什么，不听兔子叫，先吃饱了再說。”

老朱說：“周秃子并不死心，兄弟們，以后咱們团結起来准备干更大的！”

这次罢工的胜利，不仅使资本家知道了工人的力量，明白了团結起来的工人是不好欺負的。更重要的是全厂的工人們，都清楚地看到了团結就是力量，懂得了只要齐起心来，胜利就会屬于自己；这次斗争的胜利，为华新紗厂以后的工人斗争树立了第一面光輝的旗帜。

从京汉铁路上来的人

曹鳳春整理

一九二四年春天，正是楊柳吐芽的时候，闕家山第二小学校里忽然来了一个新教員。他是河北人，名叫隋伯俊，三十七八岁，上中等个儿，头頂上只有稀稀的几根头发，显得前額非常寬大。特别是他一双眼里含着深思的光，說起話来又和善又严肃。原先那个教員走了，他一个人教着那五十来名学生。

这闕家山村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村庄。它座落在青島东北角上，西临浪花閃閃的胶州灣，南面岭下是一片肥美的土地，村东是一带綿延数里的果園。村里百十戶人家大部分是种地，沒地种的就在附近的紗厂里做工，光在华新紗厂干工的就不下几十名。

这第二小学早先是个破庙，由于年久失修，倒的倒塌的塌，已經不成样子了，在这里上学的穷孩子們，自己修修补补，倒也还能挡风挡雨。

这新来的教师和以前的教师不一样，他不摆架子，經常訪問学生家长，晚上就和家長們啖些家常。学生困难的，他給买紙买笔，对学生不打不罵，就連最調皮的学生也說他好。

这样一來他和学生家长也越来越熟了，尤其和闕昌洋，李

德根他們一伙弟兄，更能說得上話來。弟兄們親切地叫他老陸。

這閻昌舉就住在學校隔壁，房子比破廟還矮一屋脊，沒有院墻也沒有籬笆，門口種几棵向日葵。他只有一个母親，娘倆相依為命。他虽是身粗力大的一條漢子，可是工錢連老娘都养活不起，常常為沒米下鍋而急得暴跳。

他最好的朋友李德根，和他一起在华新紗廠干搖紗工。那小伙也算一條好漢子，身板直胸脯高，濃眉大眼，精明強干。特別是他遇事敢說敢干，人很耿直又重義氣，因此弟兄們都信服他。一下班他就和几个知己的弟兄到閻昌舉家里來。

這一伙弟兄，除了他倆以外，還有閻學春、劉培樹、崔永信、王福元等人。

他們都是些窮苦的人，有膽量有氣節。他們都恨把頭和資本家，在廠里也都受欺壓。他們每次來到閻家，名義上是打牌，實際上就是在一塊兒互相發泄一下積壓在心里的悶氣。

有一天并搖車間老王的老父親死了，家里窮得揭不開鍋，連口棺材都沒有，靈停在屋里葬不出去。

這事被李德根知道以後，當天晚上便來到閻昌舉家里，和几个弟兄們商量了一下，決定每個人捐几个錢，幫助一下老王。不能眼看着弟兄們有困難不管啊！

大家把衣袋里的錢全掏光了，有的連自己心愛的帽子和衣服都捐上了，但是湊起來的錢還不够。

大家左思右想沒个主意。正在這時，老陸突然從外邊進來了。

老陸看看桌上一个破碗里的几个錢，再看看大家一张张愁苦的脸，問明了是怎么回事，就毫不遲疑地從腰里掏出了自己心

爱的派克金笔，然后坚决地说：“也算我一份！”就笑着把金笔放在破碗里去了。

大家被他这突然的举动弄呆了，一时不知说啥是好。半晌，还是李德根从碗里拿出了金笔想还给他。但他诚恳地说：“收下吧！现在时间不能再拖了，赶快办理丧事要紧，我还有一支能凑付着用。”弟兄们看到他那恳切的表情就只好收下了。

从这以后老陆和工人弟兄们更亲密了。李德根和閆昌举他们一伙，对他又感激又尊敬，厂里的大事小事都愿意找他商量。他的话又句句说到骨节眼上，帮弟兄们想出很多好主意，因此大家都把他的話牢牢记住。

有一回弟兄们又去找他。李德根气愤地说：“老陆，咱们这口气可实在憋不住了！资本家又要给我们降工资。”

“老陆给出个主意吧！”大家期望着老陆的回答。

老陆看着他们，就说：

“单丝易断，孤掌难鸣，一根筷子一折就断，十根、百根就折不断了；一根线一拉就断，千根万根擰成一股绳就不怕了。”

大家完全被老陆的话打动了，静静地听着。老陆又说：“外国人说咱们中国人是一盘散砂，但只要咱们四亿多人民团结在一起，那就成了一座顶天立地的铁山。这样，力量不就大了吗！如果资本家真要给我们降工资，那就联合全厂所有的弟兄来一次大罢工！”

“罢工？”

李德根站起来，轻声说：“有一个消息，听外边讲，说现在咱们中国有一个共产党，专门替穷人办事。去年京汉铁路上闹的那次大罢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把吴佩孚给整熊了……”

“共产党？”

“是呀，共产党和咱们穷人一条心。听说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像咱们厂资本家这号人最怕共产党，衙门里那些老爷们就更不用提了。”大家听得出了神，李德根兴奋地咽了口唾沫，接着说：“这几天我就想，要是咱们这地方也有共产党那该多好啊！”

“对呀！要有共产党可就好了！”

“老陆，共产党真这样，咱们找它来不行吗？”

“要是真能找来……”

“咱们去找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兴奋的声音灌满了这幢矮小的茅草房，人们都被这新奇的消息吸引住了。

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有说话的王福元，这时却失望地说：“说得倒容易，可共产党脑袋上又没贴帖，怎么去找啊？”

这一句话使兴奋起来的人们重又沉默了。是呀！共产党什么样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呀？

年纪最小的崔永信突然打破了这种沉默的局面，他转向李德根说：“李大哥，你听谁讲的？你说能不能找到？”

大家的目光集中在李德根身上，一齐说道：“对，德根说说吧。”

李德根转向陆伯俊，说：“依我看，大概能找到，是吧，老陆？”

老陆斩钉截铁地说：“要找就一定能够找到。”

从那天晚上开始，共产党这个新名词在人们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子。

这以后，老陆就在闾家山办了一所工人学校，教工人识字学文化，也讲一些和资本家斗争的道理。老陆说，别看资本家捣捣捣摆摆摆厉害，可咱们齐了心，机器一停，他就没办法了。

一天夜里，老陆找到李德根、閻昌举和閻学春等三人，弟兄們又一起談論起来。老陆說：“你們听說过去年京汉鉄路上罢工的事嗎？”

“听說过！”

“我原来就在京汉鉄路上做过工的……”老陆又說。

“啊！原来你是从京汉路上来的呀？”

“你怎么早不說呀？听說那次罢工規模挺大的呢！是嗎？”

“是！我亲自参加过的。那地方的工人都抱成了一股劲，結成了一条心，总工会一下命令，全京汉鉄路上的火車，就一齐嘎巴了！”

“老陆，你說工人的劲头为什么这样大呢？”閻昌举插了一句。

“因为有共产党的領導。”

“共产党？你說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搶着問。

老陆不慌不忙地回答：“共产党是专门替穷人办事的組織，他专门領導我們工人弟兄跟资本家、軍閥、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将来在我們中国要建立一个老百姓掌权的天下，工人当家做主的社会。那时候的日子要多甜就有多甜哪！”

大家听了他的話，真象喝了一碗糖漿，甜絲絲的。閻昌举好奇地問：“共产党要什么样的人参加呢？”

“穷人，受苦的人，就象你們这些有胆气的工人。”老陆回答。

“我們？”大家惊奇地互相看了看。

“是呀，就是你們。但是入党不是件简单的事，需要經過长期的考驗。入党以后，要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工人們由于老陆不断地启发和教育，在李德根和閻昌举等

人的带动下，在一次罢工中取得了胜利。老陆又借这个机会向工人说明了团结起来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懂得了更多的东西。渐渐地，李德根、閻昌举这伙靠得住的弟兄，才知道老陆原是从京汉铁路上来的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二四年初夏，当人们正在甜睡的时候，就在閻昌举家里的油灯底下，李德根、閻昌举和閻学春光荣地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华新纱厂的第一个党支部诞生了，他们是陆伯俊、李德根、閻学春和閻昌举等四人，陆伯俊任支书。

有了党的领导，工人运动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到处涌起来了。

一九二四年夏天，党领导了华新受苦受难的艺徒们进行了一次斗争，终于使三年多不见天日的艺徒们站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

党的队伍一天天扩大了，工人阶级被组织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一次次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扑不灭的火焰

王信敏整理

上

闾家山村第二小学，座落在闾家山的东边。天黑了，校門半掩着。穿过昏暗的夹道，在教室的后面，有一間房子。从外边看来，一点光綫也沒有。但屋里却亮着灯。窗戶上都挂着厚厚的黑布窗帘。

陆伯俊老师一个人坐在桌旁，在翻着一本書。黃黃的書皮上写着“封神榜”，在第二面第一章的題目下面，却印着一行小字：“中国共产党党章”。旁边圓桌旁围着二十几把椅子，桌上摊放着一些麻将牌。

“呼！”有人在外边敲了一下門。陆伯俊习惯地把書一合。接着进来一个中等个、黑臉膛、大眼睛、工人打扮的人。

“德根，你来得好早呀！”陆伯俊說。

李德根向前凑了凑說：“昨天我听妹妹說，第一小学的校长告訴学生們，誰要是再去第二小学就要杀头。第二小学不出几天就有好着的等着……”

陆伯俊机警地瞪大了眼睛。他早知道第一小学的校长闾道

疏是个坏蛋，而且和李村警察局的特务头子吕锡义勾勾搭搭。再说，这些日子很多工人弟兄进进出出来听党课，虽然大家很小心，但会不会让特务发觉了呢？自从王福元被暗害以后，敌人就一直阴险地注视着这一带，想搞垮地下党组织。

陆伯俊考虑了一阵，终于平静地对李德根说：“德根，你妹妹几岁了？”

“十三岁！”

“叫你妹妹给咱当个耳目，往后你每天问问她同垣疏都说什么。”

李德根点点头说：“对！”

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大圆桌围了一圈，每人眼前都摆着一套竹牌，中间一付骰子。陆伯俊翻着那本“封神榜”，对着满屋的人讲着：“一个党员最根本的条件是忠于党，忠于组织，忠于革命事业……”

大家专心听着，一些马列主义的真理，党的方针政策，象赤红的血液一样注入到工人的身上去。

最后陆伯俊不动声色地和大家说，下一次活动时间不确定，临时通知，没有什么紧要事不要到小学校里来。

自从党支部成立以后，便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对工人积极分子进行教育。这次党课已经是第七课了。

过了几天，陆老师正在办公室看作业，工友老张进来了。他悄悄地说：“我们学校的门口，原先没有那么多人，可这两天做什么买卖的全有，收破烂的，卖杂货的，连修理风箱的都老在门口转来转去，晚上都一直待到半夜才走。我一连看了两三天，每天都见五八四十那几个人。”

老陆手扶着光亮的前额，沉思了一阵对老张说：“老张：你去传达一下，今晚准九点在北山树林子里开个会。”

老张写了几个纸条，戴顶破草帽，推辆车子，走出了校门。刚出门，忽然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修理篮子的家伙拦住了他：“老头：借火用用！”

老张把车子放下，掏出了火，自己先点着一袋烟，才把香火递给那小子，一面不慌不忙地问道：“伙计：生意怎么样？”

“还不算坏。老头你是学校里做什么的？”修理篮子的狡猾地问。

老张看了他一眼：“我是学校里的工友，出去收点纸用。”就把他闪过，推起了车子扬长而去。

他进了华新纱厂，把车子推到废纸箱子跟前，从里面掏出废纸，把预先写好的条子塞到箱底，用脚在外边挑起些土往上一压，顺手将废纸箱旁边的砖头往墙角踢了踢，然后推起车子向大门走去。门警用刺刀翻了翻车子里的废纸，看看没什么便放他出去了。

李德根上班的时候走到箱子旁边，照样故意吐了口痰，他看着那砖头动了，就迅速地从箱子底下拿出了纸条，又把砖头盖上。他故意从衣袋里掏出了手帕，擦了擦嘴，走进了草间。

晚上九点，七八个人从四面来到北山小松林里。

陆伯俊身穿长大褂，礼帽压得低低的，手里提着一个包。他既镇静又严肃地说道：“同志们，我们的组织被敌人注意了，从明天起马上停止活动，除了我在小学以外，其余的同志都不能去。”他看了大伙一下又接着说：“同志们先不要慌张，敌人不一定摸清我们的详细情况。这几天，厂内的活动可以多一些。散一

下敌人的注意力，过几天看看风声再说。”

老张说：“我看老陆还是躲一躲好，敌人现在已经盯上了。”

老张一说，大伙也一齐要老陆躲一躲。

陆伯俊向大家摆了摆手说：“不能躲，一则躲起来就更让敌人疑心了，二则我们要长远做工作，要是上级来接不上头那反而不好。”

老张坚持要老陆躲起来，自己在小学校里先照应着。最后大伙研究分析了情况，决定让老陆躲一躲，小学校暂时停止活动，在厂里的也要注意一下。老陆从小包内拿出了传单，各人分拿了，准备分发出去。当天晚上陆伯俊便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坐上火车到济南去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学校里突然闯进几个穿便衣，戴黑眼镜的家伙，手里都提着手枪，其中一个就是那天向老张借火的家伙。他一把揪住老张的衣领问道：“老头！你们校长在哪住？”

老张知道老陆现在正在火车上，心里暗暗一喜，便不慌不忙地说：“校长昨天回家了。”

“什么？”那小子狠命揪一下老张的衣领子，把他掬了一个趔趄，疯狂地喊道。

接着四五个人都闯进了陆伯俊住的那间小屋，校院也被围起来了。他们在小屋里什么也没找到，就把老张抓走了，又把小学校的门上贴上了封条。

就在闾家山小学校被查封的第二天，华新纱厂党小组的李德根、鬲昌举、鬲学春、赵兰等同志也都被捕了。

他们被关进警察局里，审讯了好几次，大伙都守口如瓶。敌人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便把他们关进共产党嫌疑犯的铁牢里。

李德被他們在牢里急得坐立不安，既担心厂里的活动，又不知道老陆的下落。他一次次地被敌人审问拷打，最痛苦的是不知道组织的消息；写个纸条让妻子到小学去联系，又被敌人发现了。于是李德根病了，在狱中一直病了三个多月，后来，这个忠于革命事业的党的好儿子，这个工人出身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终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老张被押了三天，因为没暴露身分，便被放了出来。

他刚走出警察局的门，抬头一看，一张布告象当头一声闷雷，把他击昏了。他全身抖着，用泪水模糊的眼睛看着布告的标题：“赤党罪魁陆伯俊在济南四季花园被毙！”

原来那天晚上，敌人没捉到陆伯俊，他们估计他不会跑远，便把电报拍遍全省，结果老陆在济南下车的时候，被敌人按照相貌特征认出来了；暗害在四季花园内。

头在响，心在跳，老张全身都麻木了。他昏昏沉沉地走到海边上，眼直楞楞地看着被海浪冲击着的岩石，看着那波浪滔天的大海，嘴唇咬得出血了。

刽子手们：鲜血是吓不倒我们的。一个同志倒下去，更多的同志要踏着他的血迹冲上来！

下

陆伯俊牺牲以后，党支部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时失去了联系。老张去华新纱厂几次也没找上头绪。为了先找个地方安下身，他便回老家联合了几个弟兄，卖地凑钱租了一辆汽车，开起了“大成汽车行”。他为了暴露一下自己，便连着在报纸上登出“大成汽

車行”开始营业的广告,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广告显眼的地方。

一天,突然邮差给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李子珍女士收”。老张一看,全身一抖,心里暗喜。他知道这是以往自己在組織内部使用过的名字,就連忙接了过来。

这原是市内党組織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这两天要来一个王星五同志,代管陆伯俊的工作。信上并规定了接見的密語。老张几个月以来被紧紧压抑着的心舒展开了,心想:扑不灭的火焰又烧起来了。他真高兴极了,便把自己的小屋收拾了一下,在自己的鋪边又支起一个睡鋪来。

这天老张正在擦汽車,看到一个胖胖的商人打扮的人向他走来,問道:“先生,这是大成汽車行嗎?”

老张答道:“是呀!”他以为又是联系买卖的。

“請問有位张老板在哪里?”那人繼續問道。

“我就是!”老张說。

“我是兴华卷烟厂的。”那人自我介紹說。

老张一听說这“兴华卷烟厂”几个字,猛跳下汽車,向前靠了一步,激动地又重复了一遍:“啊?我是汽車行的张老板。”

“我們經理有一批貨要运往烟台。”

“什么貨?”

“一千五百条金枪牌香烟。”

老张也不管那滿手油泥,一把抓住了那人的手,剛要叫:“王……”那人手一摆,老张这才警覺地看了看四周便把他領进屋里。

这就是王星五同志。

王星五一来,工作又开展起来了。当时,因为敌人駐防部队

輪防，華新紗廠被关了半年的同志們放出来了。出獄后閻昌浩被華新并除了，便到閻家山自來水廠去工作。同志們把李德根留下的工作又担当了起来，由閻學春代替李德根的职务，投入了更艰难更殘酷的斗争。

老王常常裝成商人模樣，跟着汽車到廠內搞活動。閻學春又找了个負責裝貨的青年工人积极分子閻立秋，跟着汽車分發、轉送小報、指示和通知。廠里的活動又蓬蓬勃勃地搞起來了，比从前兩樣的，就是更秘密更有計劃了，資本家、保衛憲和特務們更頭痛了。

老張除了有时跑跑外，大部分時間在汽車行掌管工作。从各地来的信每天总有十几封，不是各地的情况汇报，就是上級黨組織的指示。老王对每封信都很重視，并根据这些指示和情况，采取很多办法开展工作，和敌人斗争。

这样一直活動了一年多，在廠內廠外搞了很多工作，組織工人进行了一次次斗争。

一九二八年的一天中午，一輛人力車飞快地把王星五拉回“大成汽車行”。一進門王星五便急急地說：“老張！赶快把文件燒了，我們的組織遭到了破坏，接到上級指示，你馬上躲起来，我也要到廣州去一趟。”

老張又急又气，燒淨了文件，慌忙把老王送走，自己就跑到了閻家山。

第二天一早，老張打了个電話到大成汽車行去，伙計們說車行昨天黑夜被包圍了，到处在抓他和老王。老張算着大概航船早已离开青島了，这才放了心。

他又打電話告訴汽車行的伙計們說他要去濟南，当晚他就

給濟南的朋友寫了一封信，信里包着一封從濟南寄到大成汽車行的假信，要他的朋友接到信後，把那封假信趕快寄到汽車行。

四天以後，大成汽車行收到了那封從濟南寄回來的信，那些等着抓他的警察們覺得這可有了門路了，就在滄口車站、濟南車站一直等了四天五夜。可他們連老張的影子都沒看見。老張呢，卻又躲進了工廠，成了“良民”。

住了四個多月，王星五回來了，這次黨組織活動更嚴密了，地點挪到了閩家山水源地廠里的小屋裏。這次黨組織的任務是在各地發動與組織工人自己的革命鬥爭組織，普遍地成立工會，與資本家展開了新的鬥爭。

大火熊熊地燃燒起來了，它越燒越旺，越燒越紅。

无产者联合起来

宋成刚整理

一九二九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下班的汽笛响了，閻学春走出工厂，迈着缓慢的步子在回家的路上走着。

忽然，背后有人悄悄地喊：

“閻学春！”

“啊！老……老张同志……”

閻学春激动极了，话都说不成个啦。老张忙用手示意，让他声音轻点。他又望望四周，见没有人，便从腰里掏出一迭文件递给閻学春，又低声说：

“王書記回来了……”

“在哪？”

“在青島。”

“什么地方？”

“沒有固定住处。他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十点鐘到青島开重要會議。你必須九点到达第三公园，在靠北門的槐树底下，有一个穿黑竹布小袄、手提加吉魚的人在那里等你，接头暗語在文件后面。”

“哦，这可好了！”閻学春舒口气说。

自从他和党组织被切断关系以后，他变得担心而又苦闷。王景五和老张同志被敌人逼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出危险？以后的工作怎么办哪？——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他们了。

老张同志望着同学春兴奋的脸庞笑了笑，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天色：

“天黑了，我回去啦。我现在在四方机厂动修车间干钳工，以后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互相联系，但要绝对秘密。”

同学春回到家里，连饭也顾不得吃就跑到里间，拿出那迭文件看了起来。第一页的大字标题——“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把他给吸引住了。好久，他才屏住气看了下去。他看着看着，只觉得周身热乎乎地，心脏跳得特别厉害。他看到最后，见附着的一张小纸条上，密密地写着几句联系的隐语，便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

第二天，天刚发白，他就到青岛去了。他走进第三公园，只见来来往往满是挑担、走路的人，却没有那个提鱼的同志。停了一会，再一抬头就看见一个穿黑竹布小袄、手提着一斤加吉鱼的人，站在崖门的第一棵槐树底下。他心里突然一阵发烫，两腿急急地登上了石阶。走到那个人面前：

“老乡，哪里买的鱼？”

“小港。”

“真够新鲜！”

“刚上崖的。”

“可喜！”

“迎春。”

“燕(閩)来。”

这时，提加吉鱼的人向閻学春递了一个眼色，马上转身就走，閻学春会意，随后跟了上去。那人领着閻学春拐了好几个弯，然后走进一个小破烂院子里。他俩上了二楼，便邻居一个老太太问：

“他陈大哥，今天请客呀？”

那人原来姓陈。他把手里的鱼高高一举：

“啊，大娘，一会儿过来喝酒！”

两人走进一个紫漆门旁，老陈轻轻敲了三下，然后自己推开门，把閻学春让了进去。

走进里间，只见王星五同志和一些工人围着一张布满酒菜的桌子谈话。閻学春走近一步，叫了一声“王書記”，便再说不出什么来了。

“现在我们就开会啦。”王星五同志说，“同志们，我们三四月没通音信了，但我们今天又搭会在一起，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敌人对我们的监视越来越严了，他们想从各方面使我们的力量受打击和破坏，然而，我们决不能放弃对工人的领导，而要更进一步把工人组织在一起，和敌人坚持斗争！我们要通过什么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呢？那就是成立工会，使所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

大家围坐于桌，每个人都屏着气凝神听着。王星五同志把成立工会的意义和办法讲完以后，大家又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疑难问题，王星五同志又一一一作了解答。

散会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等大家都走出门去以后，閻学春又对王星五同志说：

“王書記，我考虑我们成立工会的条件很具备，首先是我們

有些好弟兄，組織人力沒有問題，最好你能幫我們成立起來。”

“好吧！”王星五同志握了握閻學春的手說。然後就跟閻學春一起研究了怎麼發動、怎樣組織，並告訴閻學春遇到什麼問題再通過老張聯繫。

閻學春把王星五同志的話記在心裡，答應着走出屋去。

回家以後，等夜深了，他讓妹妹把閻恆堯和趙蘭叫到自己家裡。把今天的事情講給他倆聽。兩人都高興得沒法，趙蘭接過文件，輕輕念了起來：

“無產者聯合起來！……”

閻恆堯激動地說：

“好！工會是個好組織，不過怎麼個成立法？”

閻學春笑了笑，向閻恆堯面前一臥，非常沉着地說：

“這個問題今天王書記也談過，他說讓我們選擇摸得着、靠得住的人做對象，對他們宣傳工會的好處，成熟了，就發展他們為第一批會員，然後他們再發展更多的人參加。”

“那我們什麼時候成立？”趙蘭問。

“越快越好，咱們分頭去動員吧。劉培樹、閻學秋都是很好的對象。趙蘭可以去動員動員婦女。”

夜深了，東南風帶着一股沁人的涼氣吹來。閻恆堯和趙蘭在回家的路上，只顧低聲談着選擇入會對象問題，竟沒覺出半點涼意。這天晚上，他倆的心情也和閻學春一樣，舒暢極了。因為他們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又要為黨作工作了。閻恆堯一晚上嘴就沒合過一會；趙蘭這個剛滿二十歲的姑娘，腳步也更矯健，更輕鬆了。

第二天清早，閻學春剛進工廠大門，那些要好的弟兄就把他

掛住了，把着他的手和肩膀問長問短：

“春哥，昨天上哪去啦？”

“到哪里找好飯吃來？怎么一天不見就胖了？”

閻學春笑着說：

“到蓬萊島取仙丹來，還給你們留着靈芝草呢！”

這時候，把頭吳大肚子走過來。他大喝一聲：

“閻學春站住！”

人們一齊站下來，只見吳大肚子捧着油壘似的腰，紅着眼瞪着閻學春：

“媽的！昨天為什麼不上班？嗯！”

閻學春沉着地回答道：

“昨天有急事。”

“混蛋！有急事為什麼不向老子請示一下！”

閻學春仍然不動聲色地說：

“我認為現在告訴你也不太晚。”

這時，閻學春背後，不知誰故意朝吳大肚子身旁吐了一口痰，吳大肚子把賊眼一翻，看了看閻學春後面那羣小伙子，個個列着上陣的架式，滿臉杀气，不由得害怕了。他何嘗不知道這幫小青年的厲害？但嘴里還硬崩崩地說：

“媽的！再曠工一天就開除！”

他強撐硬擺、搖搖晃晃地走了。大家望着他那肥豬樣的后脊，罵了幾句，也一個個氣昂昂地走進了車間。

閻學春望着他身邊這些好兄弟，心里興奮極了。

這時候，大伙七言八語地嚷開了：

“這些熊把頭都長着狼心，你不惹他，他也想吃你塊肉！”

“这艘坏蛋就得共产党治他！”

“这几天把头个个熊得要命，再来个什么組織整整他们就好了！”

閻学春趁热打铁，就把大家引到一个墙角，很神秘地说：

“听说人家日本厂的工人組織工会，是专门为工人办事，替工人撑腰的……”

話还没落音，崔永山便搶着說：

“工会？名堂真新鮮！我們怎么沒有？”

大伙也一齐追問閻学春：

“是真的？”

“真的。”閻学春看了看周围沒有外人，便从腰里拿出一张小报，“昨天我走亲戚回来，在日本厂外的沟里拣了这张小报，你们看，上面写的多明白：‘无产者联合起来！我們工人要加入自己的組織——工会，争取合理的待遇，向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坚决斗争……’沒撒謊吧？”說着把小报递了递又掖在腰里。崔永山听得不过癩，便抱着閻学春的路，着急地说：

“春哥，再往下念念，上面还说了些什么？”

“不念了，別讓把头听见。”閻学春笑了笑又说，“反正是个好組織，为工人謀福利的。据说只欢迎工人参加，把头 and 职员想参加人家还不要呢！”

崔永山又問：

“咱們参加行不？”

閻学春忙說：

“当然行啦，人家小报上說的明白，只要是工人都可以参加。”

这时，大伙高兴地喊了起来：“我们也参加！”“我们也参加！”“我们也参加！”“……”

“大家小点声。”闾学春朝大家摆了摆手，“我看咱大家想参加的话，得找个领头的去联系报名。”

大伙异口同声地说：“对，你就行啊！”

闾学春对大伙笑了笑：“好，我一定给兄弟们把这个事办办，大家干活去吧，可一定先别忙着声扬出去。”

再说闾恆尧早晨一进车间就找了刘培树和闾学秋两个，直截了当地把事情告诉了他俩，两个人都很同意。干活的时候，闾恆尧又找了几个确实可靠的工人。赵兰在细纱车间也组织了几个姐妹。

两天就组织了三十多个人。第三天下午，参加工会的人们好歹熬到了下班的时间，汽笛一响，就跑出车间，分清路向直奔南头。来到庙南头，天就黑了。一个跟一个摸索着走到一条窄胡同里，拐进一个小门，闾学春上前敲了几下，王星五同志开了门，把大家让进去。三十多个人把三间小厢屋塞满了。

住了一会儿就开会了。窗棂和门缝都用衣服堵着，条缝不漏。北墙上插一枝蜡烛，火光不时地跳动着，映在王星五同志和闾的脸庞上。大家目不转睛地望着王星五同志一动一动的嘴，一声不响地仔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屋里很静，只能听见人们轻微的呼吸，伴着王星五同志低亢而有力的演講。

开会的时间并不长，王星五同志进一步谈了成立工会的意义和好处，并指示了以后怎样活动，怎样吸收会员等，然后用举手表决的办法选出了工会委员会，閻学春担任主任，閻恆亮、赵兰、刘培树和閻学秋任委员会委员。华新纱厂工会就在这天晚上成立了。

散会的路上，人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觉得自己变成另一种人——有了强大靠山的人了！

工会成立以后，就准备马上大批吸收工人参加。第一批会员便分头宣传工会的好处，你传我，我传你，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到十天，队伍就扩大到一千四百多名。工会的力量大起来，随着也就公开了。工会委员们慢慢直接和资本家打起交道来。

资本家很怕工人有什么组织，想要干涉，但是全厂的工人几乎都入了工会，他也就没有办法了，干脆装得老实一点，表面上假装拥护工会，甚至还很“痛快地”答应工人一些福利要求。工人们都觉得腰板直多了。

一天晚上，閻学春接到了老张给他的一封信：

学春同志：

我厂日本监工日益猖狂，昨日一工人又无故被推进锅炉，死于非命，工人提出抗议，结果被开枪打死两人，打伤两人，引起工人的极端愤怒。今接上级党组织指示，决定进行全市工人大罢工，后日在汇泉召开抗议日本监工示威游行大会，望你们组织工人前往参加。特此通知。

张 手

×月×日

当天夜里，閻学春召开了工会组长以上的干事会，研究了

支援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的措施。

第二天清早，刘培树和閆学秋两人到厂以后，一直向资本家办公大楼走去。周老板点头哈腰地把他俩迎进了会客室。

刘培树开门见山地把要停工参加抗議日本監工暴行的示威游行大会的事說明了。周老板本想不答应，可他哪里敢？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工人们就都来到工厂的场院里，把场院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气愤地議論着日本人残害我們同胞的罪行，一股不共戴天的仇恨怒火在每个人心中燃烧着。

閆学春跳上一个土台子，两手做了个喇叭形，高声向人们喊：

“兄弟姐妹們！日本人来咱中国依仗势力开了工厂，不但殘酷地剝削工人，还无故杀害我們的同胞，我們能受这样的欺負嗎？……”說到这里，工人们一齐喊了起来：

“我們不能受外国人的欺負！給受害的同胞报仇！”

“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場院里沸騰了，好象十二級风暴卷起的怒涛。

接着，大家举着写滿口号的紅綠小旗，喊着口号走出了厂門，浩浩蕩蕩地向滄口車站进发了。魁梧的閆恆尧，举着华新紗厂的厂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火車到了四方站，站上挤滿了人，他們都拍着手高呼着：

“欢迎华新紗厂的弟兄参加罢工！”

火車一停下，他們都上来和华新的弟兄握手。一問才知道他們正是四方机厂的工人，便和他們啦起来，少不了問他們，日

本人是怎样压迫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斗争的。大家互相鼓励着，谈的很亲热。

到了汇泉，宽阔的跑马场早已变成沸腾的人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如同六月里打不完的滚雷，一个接着一个。一会儿，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把赖可可同志迎上了讲台。赖可可同志号召无产者都团结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坚决斗争，并提出让日本当局，严厉制裁杀害中国工人的监工，给受害的同胞报仇！人们又喊起了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集会结束了，二三十万人又拉起了长长的队伍到日本领事馆、商店、工厂门前示威、呼口号。日本人都躲起来了，偶而有几个日本女人背着孩子在街上走，也吓得急忙跑到屋里。

天快黑了，华新纱厂的工人又在工会的带领下，到四方机厂慰问了死难者的家属。……

全市大罢工的第二天，华新纱厂的资本家看到工人太齐心了，大为吃惊，他怕工人以后对他进行什么行动，马上贴出了一张布告：

“为祝贺本厂工人支援罢工的正义行动，特给予工人一年七个公假，若连续一月不休工者，另赏工薪四天……”

当然，工人们是不听资本家这一套的，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

通过这次全市罢工，工人们深深知道了团结就是力量！因此，工会的组织更坚强了。

挡不住的洪流

宋成團整理

一九三五年七月的一天傍晚，华新紗厂門口的布告栏上，貼出了一张醒目的告示：

“近年来，因本公司生意不振，屢亏資本，为維持血本，厂方决定，全厂工人再压工薪……”

站在布告栏前面的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瞧准布告下面經理的印記，狠狠地吐了一口痰，随后罵了一句：“他媽的又要跌錢！”說着便怒气冲冲地走进了車間。院子里工人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談开了：

“日子沒法再过啦！”

“資本家的心比什么都黑！比什么都毒！”

……

在車間角門旁边，有两个人低声說了几句什么，很快地又散开了。那个高个的是閩恆尧，他說完就一直向車間走去；另一个中等身材、二十六七岁的英俊青年，匆忙地走出工厂大門，順着河堤拐进通往閩家山的小道。这人就是閩学春。

太阳落山了，月亮还没出来。依在山坡下面的閩家山村一片漆黑。閩学春熟悉地摸进了村东头一条胡同，走进一間小草

屋里。

在低矮的小草屋里，他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王星五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刚才厂里发生的事情；末后，他气愤地说：

“‘武大郎’忘了春天挨的揍，又不老实了。最近几天他一连就给降了两次工资，工人们简直要挣半薪了！”

“武大郎”指的是经理吴伯生。

王星五同志沉默了一会，对閻学春斩钉截铁地说：

“好吧！他逼着我们行动，咱就搞他一下子！这次罢工的规模要大，狠狠地打下资本家的气焰去！”

王书记和閻学春详细地研究了罢工进行的步骤，把工人编好队，坚决指示，要是资本家不答复条件，决不复工！最后，王书记上前拍了閻学春肩膀一下，补充说：

“资本家可能勾结社会局和警察局来镇压，尤其社会局董二虎，奸诈狡猾，最近和吴伯生来往很密，说不定吴伯生给工人降工资就是他给撑腰，咱们要多多注意。”

月亮出来了，大地灰蒙蒙地。在那令人昏眩的机器声里，罢工的命令悄悄地传遍工厂每个角落。

车间里沸腾而又紧张。工人们一个个磨拳擦掌，急切地盼望天亮，等待着罢工的信号。

六点，庄严的时刻来到了。送电所老王忽地关上了红色信号灯的电闸，随手关了细纱、摇纱、前纺、布场、染厂的马达电门，不到二分钟，轰鸣的厂房，就变得象死一样沉寂。

当时华新纱厂分“华”字班“新”字班两班上工。现在，“新”字班工人关了车，刘培树领着大家涌出车间。院子里“华”字班的弟兄早到了。场院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一千五六百人，黑压压一

片，象預備出征的隊伍一樣。閻學春悄悄地戳戳劉培樹，劉培樹跳上土台子，向大家揮了揮手：

“兄弟姐妹們，資本家又要給我們跌工資，他們不喝盡我們的血是不甘心的。我們想活下去就不能再忍耐了！……”

就象卷起了漫天風暴，工人們一齊高喊：

“一天給我們兩毛錢，就沒打譜叫人活！”

“干脆不給他干了！”

“不想餓死的就罷工！”

“罷工！”

閻學秋也跳上土台，把手做成喇叭形，用力向大家喊：

“兄弟們！姐妹們！我們大家要齊心，排成隊，听指揮，如果資本家不講理，不答應條件就鬥爭到底！叫他尝尝咱們工人的厲害！”

竺文德在人羣中大喊着：

“對！閻學秋說的對！我們要一個心眼，要有紀律性，听从指揮。我們讓劉培樹和閻學秋領頭好不好？”

“好！”工人們都同聲贊成。

接着崑永信、閻恆堯從腰里拿出一迭小報傳了出去，小報上面寫着：“工人弟兄們！為了要活命，為了要吃飯，我們要團結起來，向資本家鬥爭到底！……”

正當工人們停車開會的時候，資本家的一羣走狗——專門欺壓工人的把頭，偷偷地給資本家報了信。“武大郎”聽說以後，連忙打電話把社會局的董二虎搬來。這傢伙說話三句話不來就動大嗓子，是社會局專門對付工人罷工的惡狼。他帶着一批全副武裝的軍警趕到廠里。“武大郎”就把他請到職員俱樂部

奉承拍馬地給他接風。工人立刻把俱樂部圍了個水泄不通，玻璃窗敲得噦里哇啦直响。一陣陣的呼聲，象大海里掀起的狂瀾：

“為什麼給我們跌工錢？”

“資本家出來回答！”

“有理出來講！”

“武大郎”早吓得沒了魂，兩腿直打顫。董二虎兩隻老鼠小眼直往窗外翻，他還假充門面裝好樣的，硬著頭皮走出俱樂部，站在階梯上。他故作鎮靜地擦擦那直冒汗珠的肥腦袋，向工人們說：

“同胞們！我相信大家都是好人，不會聽共產黨的話，大家不要鬧。……”

站在隊伍前面的劉培樹，朝着董二虎的腦袋大手一揮喊了一聲：

“少來廢話！”

接着大家便嚷開了：

“你們吃得飽飽的，不管工人的死活！不行！到場院里去講理！”

“資本家把頭伸出來！到場院里講理！”

“……”

“武大郎”沒有辦法，戰抖着從屋里出來，身上的白紡綢小褂象在水里浸過，濕漉漉的直往下滴水。他結結巴巴地說：

“這……這……好好……”

工人們見“武大郎”出來了，便一齊涌向了場院。

“武大郎”和董二虎，在軍警的護衛下來到了場院，被罷工的人羣團團圍住。那些狗仗人勢的軍警，拿着槍也白搭，最後讓工

人把他們那一小撮家伙擠成一個蛋蛋，只剩個落脚的地方。董二虎看到用武力威脅不行了，便躲在“武大郎”耳朵上壓了幾句。“武大郎”便朝着工人，嗓子粗象起了疙瘩似地說：

“兄弟們：靜一下，請大家把代表選出來，一換陸董先生去社會局商討解決。”

這時，閻學春向劉培樹、閻學秋、崔永信使了個眼色，他們三個人便和另外八九個工人一起，挺身向前走出來。劉培樹一手叉腰威武地對“武大郎”說：

“我們就是代表！”

閻學春向十幾名代表靠了一步，接着工人們也跟了上去。閻學春向代表們凝視了一陣，堅定而有信心地對代表們說：

“你們放心地去吧，有我們一千多兄弟姐妹在後面，天塌下來也不怕！”閻學春隨手遞給劉培樹一個紙條，又低聲囑咐着：“這是我們的條件，少一條也不行。”

劉培樹點了點頭，領着代表們，被人們熱情期待的眼光送進了資本家的汽車。“武大郎”轉回頭來對工人說：

“大家先上班吧！一切事情都由你們代表商討。”

工人們異口同聲地大喊：“我們不見結果決不罷工！”

閻學春、蘭文德便帶着罷工的隊伍，浩浩蕩蕩地走出了工廠大門。廠里，只剩了那兩根灰溜溜的大煙囪，陪着沉寂的廠房死挺挺地立在那里。

代表們跟着董二虎到了社會局。在社會局門前，站着四個鉄帽兵，手里握着的大槍，閃着明晃晃的刺刀。董二虎又神氣起來了。他向工人代表一揮手：“你們等一等！”說完扭身進了大門。劉培樹朝着他背後輕蔑地看了一眼，然後譏諷地說：

“这小子忘了刚才出那些洋相啦！”

住了半个鐘点，两个持枪的警卫出来，对工人代表象待犯人一样地喊道：

“进吧！”

閻学秋气得低声罵了一句“混蛋！”代表們跟着两个警卫拐了好几个弯，来到社会局办公室門口。两队持枪的鉄帽子兵分列左右，看見代表来了，一齐把枪端平，拉得枪栓咣咣响，象面临大敌一样。

代表們連瞧都不瞧，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董二虎高高地坐在正面，两手叉在胸前，眯着一双三角眼，肥癩癩的脸上挂着一絲狡猾的好笑。华新老板“武大郎”坐在旁边，一口口地呷着茶。屋两旁站着两排带枪的警卫。显然社会局办公室改成了审判厅。

董二虎和老板坐在那里，屋里再没有一个多余的座位。工人代表必須站着。刘培树气得胸脯一上一下地直动，脸上立刻变了顏色；刚想发作，董二虎先开腔了：

“哼！你們这几个人为什么领着工人捣乱？”

刘培树早冲出一歩照着董二虎劈头反問：

“要商討复工，还是要审判我們？”

董二虎馬上把臉一沉，象要吃人似地朝刘培树大喊：

“混蛋！就是你这个小子咬牙！你睜开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媽的！不怕死就反动！”

代表們一齐大喊：

“你要想怎么样？別来到家門又有了狗精神！”

“我們早看透了你們这一步！就算把我們杀了，不答复我們

条件就别想讓华新紗厂开工！”……

老板看吓不倒代表，怕弄僵了，忙向工人代表們說：“众位不要发火，不知要什么条件？”

刘培树掏出紙条，朝老板面前桌子上一拍：

“这就是条件！少答复一条机器就别想轉一轉！”

老板把紙条一看，“哼”地冷笑了一声，就把它递给董二虎；一边說：

“簡直要上天啦！”

董二虎看完了，三角眼一瞪，把紙条“嗤嗤”撕了个粉碎，随口高声喊道：

“別想做美夢了！一条也不答复，你們能怎么样？来人！押下去！”

話刚落音，門外呼地涌进一羣鉄帽子兵，象一羣餓狼一样朝着代表們扑來。他們仗着人多，和工人代表扭打起來，社会局办公室，由审判厅又改成了戰場。二三个鉄帽子兵架着一个代表向外拖着。崔永信在搏斗中被踩掉一只鞋，他拾起来照董二虎打去，“啪”地一声把董二虎面前的茶杯打倒，茶水倒了董二虎一身，把他那白縐小褂染上一块块黃云斑。董二虎气疯了，他站起来朝警士兵怒声喊叫：

“废物！快給我押下去！明天把他們一个个严刑处治！”

“处治，哼！”閻学秋一面走一面冷笑道：“社会局的人我看都沒长着七十二个脑袋！”

代表們半点不怕，董二虎和老板恨得狗牙直咬。代表們自然不怕，他們知道身后有党和一千多兄弟姐妹在支持他們。……

再說那罢工的队伍，自从代表走了以后，就拉到大村庄河底

下，按照班別和車間編了隊，選出正副隊長，就象駐防的軍隊一樣，一隊隊整齊地駐紮在柳林里。閻學春爬上一棵大柳樹，高聲講着話：

“兄弟姐妹們！資本家想讓我們工人給他做一輩子牛馬，這是辦不到的，我們要團結起來，象今天這樣，向資本家堅決鬥爭！資本家鬼花招多得很，我們必須堅持鬥爭！……”

人們一齊象打雷一樣喊起來：

“千萬窮人一條心！和資本家堅決鬥爭！”

散會以後，很多人都背着瓜子、玉米面送到罷工指揮所里，以便堅持鬥爭；小青年們組織起來到山上挖野菜，有的干脆用麥秸支起窩棚，在柳林里埋鍋造飯，把糧食省下來照顧老人和婦女。人們充滿信心地等待着罷工的勝利，並決心向資本家鬥爭到底！

晚飯後，閻學春等幾個委員和六個老工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撈進一條胡同，悄悄地走進了王星五同志的草屋。

閻學春把今天的情形從頭至尾詳盡地作了匯報。王星五同志一連抽了幾口煙，抬起頭來看了大伙一眼，鄭重地說：

“罷工的進行看來還不錯，不過董二虎是個最陰毒的家伙，他和老板這一次也不一定真心和我們談判。代表今天要不回來，明天一早咱就得上社會局。

“他要給老劉他們折斷一根汗毛，我們非把社會局砸個片甲不留不可！”

閻學春憤憤地說着，那張英俊的臉上浮出一股銳不可當的殺氣。王星五同志點了點頭，也有力地說：“我們有一千多人的力量，料董二虎也不敢發瘋。”接着他又提出另一個問題說，開始罷

工时是把头們朝資本家报的信，現在有的把头还在暗地里造謠听风、戳神弄鬼，企图破坏罢工。應該把表現最坏的头警告一下，以保証罢工順利进行。

坐在炕沿上的老工人姜瑞福，把烟袋鏟往鞋底上一磕，狠狠地說：

“頂数着高尙友大把头最坏了，我看得治治他。”

姜瑞福身旁一个老工人，接着也憤憤地說：

“这个畜牲除了打人就是調戏妇女，見哪个閨女长的俊秀，照着人家胸前硬抓，姜小芳还不是讓他給害死的！工人們真想活扒了他的皮。現在他还給資本家通风报信，还吓唬工人不叫来开会。”

这时一个女工“哇”地哭了起来。她越哭越伤心，一直哭了十来分鐘，才抽抽搭搭地敘述了高尙友欺侮她們女工的罪惡。大伙站起来，七嘴八舌地說：

“把高尙友剝成肉醬也难解人們的恨！”

“老王，咱把他干掉吧！”

“这小子該到报应的时候了！”

屋內沉靜了片刻。王星五同志沒有回答。停了老半天，他站起来扫了一下大家憤怒的臉庞，和一双双焦急地期待着的眼睛，非常严肃地說：

“本来不想收拾他，可这家伙越采越邪。好，今天咱就給工人姐妹們报仇！讓他尝尝抱資本家的腿欺負工人是个什么滋味！”

于是，大个子工人老薛就咬着牙走出屋門，借着明晃晃的月光，踏上了通往西流庄的大路。

这天晚上，这个恶贯满盈的坏蛋高尚友就一命归西了。另外一些把头家里也收到了警告信，他们准备进一步破坏罢工的阴谋被吓得不得不收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得到了老刘他们被押的消息。闻学春一听，立刻火上心头，于是急传命令，四处村子一齐响起了集合的锣声：

“当当当……”

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大村河，柳林里马上沸腾起来了。人们拿着棍子、镰头、铁锨，还有的背着打兔子的土枪，喊着愤怒的口号向社会局进发了：

“打倒董二虎！”

“打倒资本家！”

“释放工人代表！”

“……………”

把守社会局大门的那些铁帽子兵，吓得关上铁门，躲进了岗屋子。有一个慌慌张张地拖着枪，象条丧家狗一样，跑进里面报信去了。

董二虎正在楼上和华新老板猜拳饮酒，已经有三分醉了。他听到那卫兵的报告，怒骂道：

“混蛋！工人还不好对付！把队伍集合起来，用机枪把他们扫光！”

那个卫兵连忙哆嗦着退出来。

董二虎向华新老板咧开大嘴笑了笑：

“妈的！穷工人还不好对付！”

那华新老板可早吓坏了，他原想依靠一唬二拖，工人就自动复工了，可想不到工人能这样齐心，这来罢工声势这么浩大。他

那工厂还在那里冷冰冰地放着呐，工人一晃膀子就会全部给砸烂啦。而且，他也明知道董二虎是打肿脸充胖子，别看他装得很硬，可心里早吓得叫娘啦。“武大郎”就满脸大汗地说：

“难对付啊！宁肯带一队兵；不敢带一个工，穷工人个个听共产党的话。”

董二虎故意不以为然地说：“喂，老弟，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来来，喝酒。”说着拿起杯子一饮而尽，还没放下杯子，门外一个卫兵气喘喘地闯进来，连敬礼也没行，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喊道：

“工人……工人冲开大门，涌……涌进来了！”

董二虎踉踉跄跄走到卫兵跟前，照卫兵脸上左右开弓“劈拍”两个耳光，口里骂道：

“饭桶，你们手里的枪是干什么的！”

卫兵摸索着脸：

“他们人多，都拿着枪！他们喊，要……要释放工人代表。”

董二虎听了，冷笑一声：

“放屁！人在我手里，老子愿放就放，愿砍就砍……”他刚说到这里，忽然听见楼下一阵阵巨响，象山洪暴发似的：

“打倒董二虎！”

“不释放代表打烂社会局！”

“……”

董二虎往楼下一看，工人队伍简直要把院子给挤破了，一个个工人都挥动着棍子、铁头、土枪……，拿枪的卫兵就象几只小老鼠，被工人拥过来推过去，头上的铁帽子也不知上哪里去了。工人们不断喊着：“打倒董二虎和资本家！”“不释放代表，把社会……”

局砸个片甲不留！”……

华新老板早吓麻了腿，直打冷颤，那酒意早吓得全没了。他出了一身冷汗，咽了几口唾沫，压了压蹦蹦乱跳的心，向董二虎说：

“老兄，我看先把代表放了吧，等以后再想法挨个收拾，现在他们人多，恐怕于我们不利，再说，我那个工厂还得开呀！”

董二虎正愁没个梯子下台，心里暗暗焦躁害怕，忽听这话，觉得正是个下台的机会，可嘴上仍然装硬：

“这些工人简直造反，目无王法！今天先便宜了这些穷小子，但他们要的条件一条也不用答复！”说完，他按了一下电钮，外面进来一个卫兵。董二虎怒不可遏地喊：

“你们这班废物，连帮工人都挡不住！把那几个工人代表，连院子那些工人，一齐给我轰出去！”

说完气得一蹶蹲在沙发上，口里还喃喃地说：

“目无王法……”

不一会，代表们被放了出来，工人们一齐涌上前去，拉着代表们的胳膊问长问短，好象隔了多年的亲人重逢一样。刘培树扯着闾学春的手愤愤地说：

“我们受骗了！我们的条件他们一条也没答复！”

闾学春跳上一个台阶，向大家挥了挥手，高声说：

“兄弟姐妹们！我们受资本家的骗了！咱决不能这样就算了，走！回去找资本家算账去！”

接着大家一齐喊：

“找资本家算账去！”

“坚决斗争到底！”

“.....”

罢工的队伍象一条挡不住的洪流，漫卷了社会局，又呼啸着涌向了工厂。

工厂的大铁门关得紧紧的，可工人们象一辆辆铁甲车，咋地冲开了大门，涌进工厂。“武大郎”和那些走狗们早吓缩了脖子，鑽进乌龟壳里去了。工人们找不到资本家便冲进车间，拆下了各种机器的主要零件，人们拿着这些机器零件到资本家的办公大楼前示威。资本家的门窗紧闭着，根本不敢露面，只从窗户缝里向外偷望着。

资本家想仗着有钱和工人靠时间，他哪里知道工人们看透了资本家的诡计，已做了长期打算，决心和资本家坚持到底！罢工的队伍每天到工厂示威一次，小报撒得满天飞，标语贴得满墙是.....

终于资本家靠不住了，这天一早，派出他的走狗“武大郎”在门口等着。“武大郎”显得更狼狈了，站在那里耷拉着头，没敢抬起头来望工人一眼。他结结巴巴地说：

“有话好说，好说，大家还是.....还是推出几个代表来好议事。”

工人们一听，简直气炸了。好啊，“武大郎”还想跟咱们工人再来耍这套把戏呀！大家纷纷大声咋呼：“不行，我们不听兔子叫！”“我们都是代表！”这时候闾学春向前迈了一步，指着“武大郎”的鼻子说：

“我们再不会受你们的骗了。什么话也不用说，痛痛快快地答复条件没事！”

“武大郎”哆嗦着直咽唾沫，大厚嘴唇一掀一掀地还想说什么

么，工人们呼地一声一齐围上来了，棒硬的拳头在他眼前直晃，几乎落在他的头上：“快回答！快回答！”这小子一看苗头不对，就点头如捣蒜似地连声说：

“好！好！好说！好说！吃饭一定停车，不开除工人，工人有病送医院，不过，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有点……有点太多了……”

他的话还没落音，刘培树又抢上一步，把拳头在“武大郎”面前一挥：

“告诉你，少一个也不行！我们罢工这些天的工资也要给我们补上！”

“武大郎”还要犹豫，工人们一齐喊：“今天再不答复条件，就把工厂先砸烂！”吓得这个小子连声说：

“好说！好说！兄弟们先请回吧！请回吧！两天以后一定回答，一定回答。”

两天以后，资本家又贴出了布告：工人们提的条件完全照办。

工人们看了布告，一齐欢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接着大家回到柳林里开了个庆祝会，在会上还演了很多节目：柳腔、京剧、山东大鼓……。一个个真是喜在心头甜在嘴里，那些整年看不见笑面的老师傅，今天也乐得眉毛胡子笑在了一块儿。闾学春特别高兴，呼地又蹬上那棵大柳树杈，把两个拳头在空中扬了扬：

“兄弟们！姐妹们！现在看来，我们以后对付资本家的办法只有一个：团结起来！坚决斗争！”

創造的“獎賞”

曹鳳春整理

“孫志誠，你別再做夢了！這‘成形盤’是美國造的，就凭你……”一想起惠技師這句話來，孫志誠的兩條濃眉又緊緊地擰在一起了。

孫志誠是個從小就學手藝的工人。他腦子比別人來得快，凡事一點就通。在當時機電車間一百多名工人中，他的技術是數一數二的。那是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廠里許多機器和它的零件國內都不能造。孫志誠的心里很不服氣，他老想搞出几樣機器來給工人們爭一口氣！

而惠技師呢，是資本家的得意奴才，專門迎上欺下，在資本家面前是一條順從的狗，可在工人面前却耀武揚威裝腔作勢，把他那美國留洋的臭架子擺得十足。其實他只是頂了個空名，淨一肚子狗屎和壞雜碎。他還會惱到心里笑到面上，平時總是露出一口芝麻牙向人點頭一笑。不知道他底細的人說他挺和氣，知道的就說他是笑里藏刀；要是哪個工人不順他的心，他一不打二不罵，只要到資本家面前講一句，就把工人給開除了。

近來，孫志誠便成了他的眼中釘肉中刺。平時最狡猾的惠技師，現在也掩蓋不住他本來的凶惡面孔了。他擔心孫志誠真把

“成形盘”搞出来，他这个技师面上就不好看了。他坚决反对孙志诚创造“成形盘”，主张到美国去买。他每次到车间来巡视时，总要走道孙志诚身旁，从鼻子里哼出几声冷笑，或者睁大老鼠眼，狠狠地瞪着他，有时还指桑骂槐地说：“狗脑袋还能创造？”“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

那时候，工人们挨吵挨骂是家常便饭，可是资本家的走狗惠技师的话实在太气人了。尤其这一句最刺耳：“……这‘成形盘’是美国造的，就凭你个穷工人……”孙志诚气得肚子要炸了。他暗暗发誓：“惠技师你不用臭美，咱们‘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我孙志诚非把‘成形盘’做出来不可！让你看看咱们中国工人能不能比过你美国洋爸爸！”

孙志诚做“成形盘”的消息传到弟兄们的耳朵里，大家都很高兴。替他找料的找料，帮忙的帮忙，并且对他说：“孙师傅，你可要创造成功，替咱们中国工人直一直腰板出一出气啊！”

他想啊想，画呀画的，试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总不合适，装上以后一开车就吱吱乱叫。但是，他没有灰心，继续试验着。

尽管厂里资本家不给他一丝帮助，尽管惠技师仍然是冷嘲热讽地限制和刁难，尽管少钱缺料，然而，困难并没有挡住他的决心。惠技师刺耳的话就咬咬牙装做没听见，料不够就自己忍饥挨饿从牙缝里省下的几个钱去买。就这样他从一次次的失败中摸出了经验，最后终于在一天晚上试验成功了。弟兄们都跑到他面前向他祝贺，抱着“成形盘”看啊，瞧啊，从心眼里替他高兴。突然，惠技师也带着一张不红不白的脸到他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好啊，我拿到经理室去正式检验一下，你现在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说完没容孙志诚回答，便抱着“成形盘”大搖

一大家地走了。

孙志誠回到家，几个最要好的弟兄都来了。他高兴得啥像的，到小铺里打了二斤白干酒，买了半斤酱肉，心想：“今天得和弟兄們好好喝两盅乐一乐……”十几个人把他这小房挤得满满的，炕上地下都坐满了人，妻子慧芝忙着給客人倒水。

“今天咱們哥儿几个得好好喝几盅！”孙志誠把酒盅在面前一摆，递给慧芝去烫。

“孙师傅，你真不含乎啊！连美国的‘成形盘’都让你給頂啦！”

“嘿！这下子看憲技师有啥說的，看他服气不服气？”

“老孙，我看这次资本家怎么也能多少給你几个賞錢。这不是件小事呀！要是到美国去买他得花多少錢哪！”屋里年紀最大的老刘师傅也不慌不忙地插了一句。

“真的，要买他們美国洋爸爸的，那錢可就沒数了。”角落里的小张又补充了一句。

孙志誠看看刘师傅，再看看大家，然后說：“給也好，不給也好，反正咱有工干着就行啊，也不图他那几个賞錢！”

正說着，慧芝把烫好的酒端了上来，給每人滿滿地倒上一盅，放在面前。孙志誠举起滿滿的一盅酒，由于兴奋，酒盅索索发抖，一滴滴清酒从里边泼了出来。他大声說：“来，弟兄們，請！干一杯！”“来，干一杯！”大家应和着。

正在这时，忽然猛地闖进一个人来。大家留神一看，原来是憲技师办公室里的听差小王。他把一封信递给孙志誠說：“这是憲技师讓我給你送来的。”說完便一声不响地出去了。

孙志誠把酒盅放下，往信皮上一看，只見上边用毛笔写着：

“孙志誠收”，下边一行小字：“內有錢款請注意查收！”孙志誠的脸上立刻浮上了一层欣喜的笑容。

眼快的小张迫不急待地喊道：

“来賞錢啦！”

“真的嗎，孙师傅？”

“我就猜着有这么一手，怎么样？”老刘师傅也快活地說着。

大家立时沸騰起来；一齐高兴地喊：“打开看看，孙师傅！”

孙志誠心有点跳，脸似乎也有点发烧，他想：“这也許是真来賞錢啦？”尤其当他看到大家那些羨慕的眼光，和不时传来的“孙师傅，你可真有两手啊！”“孙师傅，你可給咱們工人直了腰板了！”等一类的話时，他心跳得更厉害了。他迅速地打开信封，原来里边是二十元現金和一封信，信上写着：

查我公司机电工人孙志誠，为制造机件“成形盘”影响車間生产，損耗資金，不安心工作。經公司研究开除其厂籍。

此 布

本月薪水照发

青島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孙志誠一双发热的手突然涼下来，眼睛直直地看着这封信，手里的錢不知不覺地掉到了地上。他脸上的笑容不見了，脸色白里泛青，人象一尊雕刻的石象，定在那儿一动不动。

大家被惊住了，一齐上前問：“孙师傅，怎么了？”“信上說啥了？”弟兄們一齐用眼睛盯着发呆的孙志誠。

半晌，孙志誠象刚从梦中醒过来一样，突然把信一扔，然后揮起旁边的頂門杠子就向外踹。他象疯了一样，連鞋都沒有穿。弟兄們一看也慌了，一齐上前拉住他問：“孙师傅，到底信

上写什么了？”“千万可别这样，有什么事大家商量一下！”有人拾起那信看了看，一个个气得脸色铁青，牙咬得咯咯响……

就在这时，意技师正在他主人面前领取“创造”“成形盘”的一千元奖金。……

煤球事件

曹鳳春整理

樓上，黃色工會的客廳里，正在召開理事會。理事長劉端祥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指一指涼台上的十幾筐煤球向曹淋說：“老曹，你看這些夠燒了嗎？”他那地瓜一樣的長臉上現出了奸猾的一笑，几顆刺眼的金牙露了出來。曹淋看看劉端祥會意地笑了，臉上的粉刺疙瘩笑得一動一動的。他拍着身旁大烟鬼王汝玉的肩膀說：“汝玉兄不是怕冷嗎？哈哈……這下子可不能再凍着吧；哈哈……”

“哎！老何你想什麼呀？先拿兩筐回去燒吧；要是不夠儘管到會上來拿，和咱們哥們在一起苦不着！”劉端祥這句話把曹淋和王汝玉的注意力引了過來，一齊看着對面一聲不響的何繼光。

何繼光自從打入黃色工會以後，他親眼看到劉端祥、王汝玉、曹淋他們一伙人，怎麼勾結資本家，怎麼欺騙了工人，最後又怎麼在發薪時扣下工人們大批的工資，裝進他們的腰包。他們仗着特務機關的勢力，敲詐金錢，掠奪財物，打罵工人，強奸女工，無所不為。每一件事發生的時候，他都怒火中燒，又氣又恨，真想站出來道破他們的丑惡面目，撕碎他們的假面具。但是地下黨員本能的機警，使他重又鎮靜起來，每次他都不動聲色地支

吾过去。

有一次刘端祥把他叫到酒館里，花言巧語地劝他加入国民党，最后又要他参加他們的中統特务組織。什么漂亮的美女呀，什么几千元的活动津貼呀，說了一大套。可是这些又怎能买动一顆共产党员的心呢？虽然他費尽了心机磨破了嘴唇，得到的只是一句話：“我什么党派也不参加！”

在表面上，他們都認為老何老实怕事，不如他們一伙人聰明。但是，他們又怎能知道何繼光是打入黄色工会的地下党员呢！昨天在党小組会上何繼光刚刚和董长安商量好，要在今天的理事会上揭发他們，首先从煤球問題上进行斗争。

現在他不慌不忙地說：“煤球我不要了，有点烧的就行了，还是你們拿去分吧！”刘端祥打断他的話：“老何，你脑子还能这样死！錢是不咬人的，慢慢你就会知道了，你別这样傻了！”他把个“錢”字說得分外重。

“不！”何繼光反駁道，“我不是傻，理事長正說錯了。就拿煤球的事說吧！我听工人弟兄們談，說你們手有些不老实……”

“啊！”曹淋一听这話火可大了，把桌子一拍罵道，“他媽的！这話是誰說的？非狠狠地把这小子揍一頓不可！”說完两只通紅的眼睛使劲瞧着何繼光，象何繼光就是說这話的人似的。

刘端祥看看发火的曹淋，劝道：“老曹，你先別发火，讓老何說下去。”

何繼光点点头繼續說：“工人們都說这里边有鬼，又說賬算的不干淨。我看当着大家面一是一二是二交代清楚，也好讓大家心服口服。”

“算賬？”刘端祥惊惶地問。

“算什么！不用理，有什么好算的！”

“我管的賬我知道，真可說是問心无愧；真金不怕火炼！”大烟鬼王沙玉尖声尖气地叫喊。

何繼光站起来严正地說：“我們工会是給大家办事的，大家談的意見我們不能不听，况且我們要是不肯当面把这笔賬算清楚，今后的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刘端祥听到何繼光这番話，把眼珠一轉看着这个素来被他們認為老实人的何繼光，心里的火直往上烧。有心立即抓起何繼光，怎奈他又正詞严，况且何繼光在工人中威信又很高，倘若沒有充足的理由，就把事情鬧大了反而不美。于是他耐着性子，冷笑着对何繼光說：“好吧！咱們脚正不怕鞋歪，說算就算，明天九点鐘老何通知各車間的工人代表开会，就这样吧！”說完向曹、王二人使了个眼色就走下楼去了。隱約地还能听到：“姓何的有点靠不住吧？……”“真沒想到这小子还这样棘手……”“看看明天吧，我們得提防着……”最后是刘端祥的声音。接着便是三个人的一片狂笑声。何繼光望着他們的背影，心里的怒火不由得一陣一陣地向上攻，他暗暗地罵了一句：“兔羔子們！不用美，明天就拆散你們的台！讓你們再胡做非为！”

晚上，在滄口街的茶館里，他找到了董长安商量好了对策。董长安分头去通知車間的积极分子，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何繼光就連夜找到了煤球商，說明了情况。起初煤球商現出非常焦急和不安的情緒，連說：“不过……刘端祥他們不好惹呀！……方才还來電話通知我……”

“通知你什么？”何繼光追問着。

“通知說上次煤球加工費的事，讓我說……个謊”

“你答应他們了嗎？”

“我……不敢不答应啊！他們威脅我說要是不答应得小心我的骨头！現在你又來了，這……”

“張老板，你不要為難，你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出了亂子我們廠二千多名職工給你擔保！”說完何繼光又從腰中掏出一大迭錢，塞在張老板的手里，並十分嚴肅地說：“記住，今天我是受二千多名職工的委托來的，要是你說的有一點差錯，後悔可就來不及了。”“是……是，我憑良心，您放心吧！”張老板緊握那一大迭錢連連地說着。

早晨，太陽還沒露頭，何繼光就來到了辦公室。雖然一夜沒闔眼，却不覺得瞌睡。他在辦公室里來回走着，脑子里盤算着即將開始的戰鬥。這是一場複雜的舌戰，要狠狠地揭發敵人的丑惡面目，要讓工人們親眼看到劉端祥他們這伙人的無恥勾當。鬥爭一定是相當激烈的，而且是他打入黃色工會以來的第一次正面對敵鬥爭。他清楚地知道敵人是青島特務機關手下的紅人，最狡猾，最陰險，手段也最毒辣。但是他更相信廣大工人的支持、黨在背後的撐腰，敵人就是再狡猾也不怕，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他想着想着，陽光已偷偷地從玻璃窗上射進來，照在他那張俊秀的臉上，他那緊鎖的眉間，顯得既莊嚴又英俊。

開會的人陸續走進了會場，把會客廳擠得滿滿的。最后那三個傢伙也一前一後，邁着四方步走進會場，向大家似笑不笑地點點頭，就坐到中間的幾個位子上。

大家低聲地議論着，會場上顯得嚴肅而緊張。理事長劉端祥從座位上站起來，偽善地笑了一笑，然後拖長了聲音对大家說：“諸位，今天召集大家來，是本理事會的決定。耳聞下邊弟兄

們对煤球一事不滿，声言賬目不清。为了搞清賬目，今天請王理事把賬目一一向諸位报告，如有不明之处当面提出，过后不得胡言乱語。”会場更靜了。王汝玉帶着一副近視眼鏡，眼睛一眨一眨地好象沒睡醒的樣子，也站起来慢吞吞地說：“我也談几句。近来有些共产分子在工人羣里活动，煽动是非，請大家轉告弟兄們千万不能受騙。現在国軍正在东北全綫反攻，乘破竹之勢打得共軍抱头鼠窜、节节潰退，紅毛綠眼睛的共产党就要完蛋了！……”这小子越講劲头越大，象条瘦疯狗一样連喊帶嚷。大家听得早就不耐煩了，一齐說：“哎！王理事你是算賬还是講演？”

“我們不是來听你賣膏藥的！”

“是呀，你講講煤灰多少錢？加工費多少錢吧？”

“快說！”大家一齐喊。

大烟鬼王汝玉一听火就來了，大声喊道：“什么？喊什么？听我的是听你們的！”

“听你的你为什么不说？”

“快講賬目，別罗嗦！”

“算賬！”又是一次追問。

王汝玉本來就好出虛汗，讓這一鬧可就冒了大汗了，額角上的汗水一滴滴淌下來。他掏出手絹擦了擦汗，无可奈何地說：“好！我說。”便把賬目翻开念道：“……賣方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三日賣給煤灰三十万斤。售價一萬元。本会于五日交給丰盛煤球厂張老板加工，”說到这里他从眼鏡底下斜瞟了低着头的張老板一眼，繼續說，“加工費为一萬元整。以上完了。”說完便洋洋得意地坐在椅子上，显然，他感覺說得很圓滿。

董长安看王汝玉講完了，便向工人代表老李使了个眼色。老

李站起来說：“刘理事长，我有点地方沒听明白，王理事方才說总共三十万斤煤灰，可是我們每人只分到一百斤，咱厂两千来人，每人能分一百五十斤，那么那五十斤哪去啦！”

“对呀，那五十斤到哪里去啦？”

“长翅膀飞啦！”

“是不是你們卖錢花了！”大家一句接着一句地逼問。

屋里空气悶热。刘端祥他們一伙人悶得臉火辣辣的。刘端祥狠命把拳头向桌上一砸，只听通的一声，茶杯被震翻了，水倒了出来。他恶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厉声說：“嚷什么？有話好好講，这是在什么地方！”說着脸上忽又堆上了一层笑容，假惺惺地說：“咱們自己人，有話好說，用不着这样。諸位，关于另外五十斤那还用說嗎！运输，加工哪样沒有損失呀！还有不掉份量的？”曹淋也站起来气呼呼地說：“咱們說話得用腦子想一想，得凭良心，不能胡講。难道我們理事會就讓这点煤球給賤卖了？簡直是胡說！”

“不！不是胡說！”何繼光从人羣里站了起来，大家看着何繼光，又增加了几分力量，都贊成地說：“对，老何說說吧！”何繼光看看弟兄們，再看看杀气騰騰地看着他的刘端祥三人，然后从容不迫地說：“好，我今天也談两句。曹理事不是說要凭良心嗎？今天我就凭自己的良心說一說。五十斤煤球先不談，有一件事我却要談，就是厂里資本家賣給我們的煤灰不是一万元而是五千元！”

“什么？何繼光你胡說，你有什么証据？”

“你放屁！”曹淋和王汝玉已經沉不住气了，象狼狗子咬架似地在狂叫着。

“当然我有证据，弟兄们请看！”何继光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单，大声念道：“收据。今售给本厂职工煤灰三十万斤，合价伍千元。”念完了他又大声问道：“弟兄们！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看他们还有啥说的！”

“老何，还有什么都给他们搬出来！”大家一致要求。

何继光叫住了大家：“还有，煤球的加工费不是一万元而是五千元！”说到这里他扭过头来看看旁边的张老板接着说：“这不是张老板也在场吗？让他说说吧！”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到张老板身上。张老板慢慢地抬起了头，大粒的汗珠从头上滴下来。他斜膘了旁边刘端祥他们一眼，回答他的是毒蛇一样的眼光；再看看何继光和大伙，几十双眼睛盯着他，期待着他的回答。此时他心里就象被两支钳子夹住似的，自主不得：一边是特务处里的红人，得罪了就得倾家荡产；一边是二千多工人的代表，要是得罪了也不能落个好下场。他正在乱纷纷地想着，忽然传来了刘端祥的声音：“张老板，你要好好想想再说，你是聪明人！”

“对！你是应该想一想！二千多职工不会忘记你的！”何继光那双敏锐的目光狠狠地盯住他。

“张老板，快说呀！”

“替他们撒谎对你没有好处！”

“张老板，你欺骗不了我们两千多人！”会场几乎沸腾了。

张老板忽然抬起了头，一下子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圆圆的，大声说：“好，我说。我不能撒谎，加工费是……五千元！”

“你说什么？”

“他胡说！”

“混蛋！瘋啦！”刘端祥一伙人已經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

“刘端祥，你听着沒有？”

“罢免刘端祥他們的职务！”

“曹淋和王汝玉你們听到了嗎？”

“賠償工人的損失！”声音冲破了棧房，传到楼下二千多职工的耳朵中，返回来的声音是比这大几十倍的声音：“刘端祥，你們滾出来！”

“开除刘端祥、曹淋、王汝玉！”

“罢免他們的理事！”接着几百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一齐拥到楼上来。人們跳着、喊着，几个把門的厂警早已吓得无影无踪了。

刘端祥吓得脸色干黄，束手无策；曹淋脸上的酒刺变成了青色；王汝玉虛汗湿透了衣服。三个人真是惊惶失措，万沒想到竟鬧起了这样大的风波，連車間里的工人都停工不干了。

此时何繼光跳到桌子上，把手一摆讓大家安靜下来。他大声說：“弟兄們！今天我們亲眼看到了理事們的鬼把戏，他們欺騙我們，喝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他們象資本家一样狠毒。”說着他用手一指：“請大家再看看，这些煤球从哪来的？”大家隨着他的手望去，但見窗外涼台上堆着好多煤球。“这就是他們要拿家去的一少部分，請問刘理事、曹理事、王理事你們还有什么可講的呢？”話音剛落，两个年青的弟兄一个箭步就跳到涼台上，抬着一袋子煤球，“嘩啦！”一声倒在刘端祥他們面前，頓時冒起了一股黑色的煤灰，塗在他們几张蒼白的臉上。接着，他們臉上就被汗水画上一道道不規則的黑色斑痕。要是往常，这些騎在工人头上的老爷們，早就不讓了，不挨他們一頓毒打，也得被开除。可

是現在不同了，他們在千百名工人面前只好忍受着。

董长安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高喊：“弟兄們！我提議馬上就
●改选理事会！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罢免刘端祥！”

“罢免曹淋和王汝玉！”

“选何繼光当理事长！”

“贊成！”声音从楼上传到楼下，在整个空間里回旋着。

刘端祥、曹淋、王汝玉在当天就被罢免了。晚上他們就象三
只受伤的狗，拖着尾巴跑到国民党青島市市党部特务头子面前
請罪。特务头子狠狠地訓斥了他們一頓，指着刘端祥的鼻子罵
道：“混蛋！你們还能干什么？我派你們到华新是为了弄煤球燒
嗎？一羣飯桶！”

黄色工会垮台了。华新的工会回到了工人自己的手里。

青島四方機車車輛
製造工廠

春 雷

——記第二次大罷工

孙 震整理

一九二五年二月八日深夜十二点鐘，胶济铁路全綫停車了。四方机厂地下党組織立即召开了紧急會議。

灯光下，傅書堂等十几名黨員紧围在党代表邓恩銘同志身旁，看着他那黑乎乎的面孔，不放过他講过的每一句話。

“同志們：胶济铁路局两个局长鬧翻了。他們俩，一个覺得局里有亲戚，腰板硬；一个以为局里手下人多，根子牢。各不相讓，互相排挤，終于借岢山断桥事故明打明咬起来。机会不可错过，同志們，趁狗咬狗的时候，咱們應該立即行动……”

接着，大伙便热烈地討論了对策，議决第二天全厂罢工。会后，分头向工人們传达了罢工决定。工人們听到这个消息，个个磨拳擦掌，覺也不睡了，急待天亮。

第二天大清早，整个工厂里听不到一点机器声，只見大伙三个一堆、五个一簇地在談論着罢工的事。八点多鐘，七个工人代表咚咚地踏着樓梯，走上了办公大樓，进了厂长室。厂长隔着圈儿套圈儿的深度近視眼鏡，把金魚眼一瞪，粗声粗气地問：

“干什么？”

傅書堂向前邁了兩步，說：“我們是工人代表，有事和你商量。”

“甚——么——事？”厂长往沙发背上一靠，眼望着天花板，帶理不理地問。

“我們要說的都写在这紙上。現在全厂工人都沒干活，等厂长答复。”傅書堂說完，把条件書遞給了厂长。

厂长一看上面写着：一，被开除的“聖誕会”負責人立即复工；二，正式承認工会；三，每日加薪两角；四，速发年終奖金；五，給工人盖宿舍……他看着看着，两手直哆嗦，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探着头向外瞅了瞅，只見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一片。他拿着条件書的手攥在一起了。忽然，金魚眼翻了两翻，他又平靜下来，把条件書往桌子上一扔，說了句“你們在这儿等着”，就噤噤地走出門去。大家互相交換了眼色，知道这家伙一定要耍花招。

代表們等了二十來分鐘，還沒見厂长回来，就分头到樓上別的房子和廁所看了看，也沒見他的影儿。于是大家便走下楼去。剛走到樓前大門，只見工人刘沂治迎面跑来。他边跑边喊：

“快想个办法！厂长在逼大伙干活，唐太春要打人……”

大家一听火了，七嘴八舌地忙問：

“厂长在哪里？”

“唐太春打人？好小子！”

刘沂治正要說下去，領班唐太春嘴里罵唧唧的，拖着根鉄棍子，拐过牆角急急走来。不知誰喊了声“打呀”，大伙忽的一声就奔过去。这家伙一看势头不妙，象条怕挨打的狗，扔下鉄棍子，夹着尾巴就往賬房跑。

这时候，在賬房旁的机車場里，厂长正一手拿着銼，一手拉着工人的手，皮笑肉不笑地逼人干活。他拉着誰的手，誰就把胳膊一甩，头一扭，走到一边去。厂长气得正要发作，忽見工人代表追打着唐太春，扔下銼，撒腿也往賬房奔去。

等代表跑到，厂长已站在賬房門前台阶上。場房里的工人看見代表来了，呼啦一声都涌出来，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的一片。大伙一听说唐太春逼人开车，破坏罢工，就攥着拳头，一个劲地直喊：

“把唐太春拉出来！砸死这个狗东西！”

厂长又惊又怕，象疯了一样，两手乱捶着胸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你少耍花招！”傅書堂拨开人羣，冷冷地瞥了厂长一眼，“你叫我們在樓上等着，你却下来逼人干活。你說：你是安的什么心？”傅書堂大声質問着，人堆后面，不知誰忽然喊道：

“哎呀！唐太春跳出窗，爬墙跑了！”

大伙立时嚷了起来：

“把唐太春抓回来！”

“向厂长要人！”

傅書堂一个箭步跨到賬房門口台阶上，車轉身子，面对大伙說：“厂长把唐太春放跑了，又不答复条件……”大伙一齐喊道：“他不答复，咱就停工！”傅書堂又把条件書交给厂长。厂长接过来，象擎着千百斤重的大鉄板，两手抖抖微微地说：“我……我做不了主。局里没有局长，我也沒……沒办法。”

“你沒办法，咱們有办法，停工！”千百个喉咙喊出了一个声音。

这天晚上，黑漆漆地沒有一顆星星。黨員們又冒着大北風，聚集在三義學校開會。會上確定立即擴大、整頓工會組織。第二天，向工人們一說，大伙一個沒漏地都報了名，蓋上了印，會員馬上由七百來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全廠共選出十七個委員，組成工人委員會。各車間又分別成立了分會、小組。接着又規定了幾條罷工紀律。大伙都說：“鳥無頭不能飛，人無頭不能走，工會就是咱窮哥們的靠山，沒有工會的話，咱們不行動。”全廠工人緊緊地團結在工會的周圍。

罷工的第四天上午八點多鐘，听差來到工會辦公室說：“工程司和工務員請代表說話。”十幾名代表來到了藝徒養成所。工程司和工務員又拉椅子又端茶地忙活了一陣，才呲着牙咧着嘴笑道：“兄弟請諸位沒有別的事，就是這個……這個鐵路風潮哇已平息了。嚕，想請諸位商議商議……”代表們一听就明白了個八九，忙截住道：

“叫廠長來說話，他不答复條件，工是不能上的！”

工程司和工務員們大眼望小眼，小眼望大眼，翻來復去還是那麼幾句話。代表們听也沒听，就走了出來。

第五天，守班長親自來到內走盤。這家伙是有名的“曲魔（漢）爪”。不知他積了什麼“功德”，右手沒有了四個指頭，因此他穿的長袍大褂的袖子總是長長的，直蓋到指頭尖兒。平日，他背搭着兩隻手，邁着四方步，象個關王爺一樣在廠里亂串，一點好事不干。大伙恨在心里，偷偷罵在口上：“曲魔爪，曲魔爪，你死了我也踢你兩腳！”這天他可忽然變成了個笑面佛。黃鼠狼給雞拜年，大伙知道准沒好事。果然，他站在走盤沿上，開口說道：

“咱們工廠象個大家庭，咱們就是弟兄。因此嘛，咱們廠里

的事就是家务事。俗話說：‘家丑不可外揚’。眼前你們还停着工，传出去，这够多么不好。一家人嘛，有什么不好說的；至于你們的条件，慢慢地好商議，慢慢地好商議……”

这时傅書堂忽地站起来說：

“你的意思我們明白了。一句話，是要咱們先干着活，慢慢談条件，这能行嗎？”

他的話刚落音，大伙就一齐喊起来：

“不行！条件不答复不复工！”

守卫长一看风色不对，脸吓得刷地变了顏色，說了句“好，这話权当我沒說”，把长袖子一甩，灰溜溜地扭头走了。

党組織立即又开了个会。会上，邓恩銘同志指示道：“新局长昨天刚上任，他为了向上司显示自己的办事能力，借此邀功，不会輕易对咱們施加武力。我們必須領導工人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罢工一天又一天有組織地坚持下去。这可急坏了厂长。厂长一天三趟两趟地往铁路局跑。第七天，他把胶济铁路局警务处处长景林这个大軍閥請到厂子来了。

当天下午，代表們又跟着听差上了办公大楼。厂长办公室門外两旁，直挺挺地站着两个卫兵，一見代表来了，嘩地把枪端在手里。代表們連看也沒看一眼，脚踏地板，一步一个响地走进去。

一个高个大麻子，身穿藍綢子棉袍，青緞子馬褂，威风凜凜地坐在椅子上。他的身旁，一面一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匣子枪斜插在皮腰帶上。厂长坐在窗前的沙发上，看見代表进来了，用手扶了扶眼鏡腿，故作鎮靜地望着窗外。屋里死一般地寂靜，只听得挂表“滴答、滴答”地响着。大麻子一动不动，象只要吃人的老

處，目光从一个代表脸上移到另一个代表脸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狡猾的軍閥。代表們冷冷地盯着他，直挺挺地站在他的对
面。住了好一会儿，警务处长捋了捋稀胡須，才开口問道：

“你們都是工人代表？”

“不錯！”

“停工好几天了，你們打算怎么办？”

“这你得問厂长。”厂长听傅書堂說他，象被針扎了一下，身子不由自主地动了动。紧接着，傅書堂又斬釘截鉄地說：

“厂长不答复条件，工还是得停下去！”

“停下去？”处长猛地拉开嗓門，狂喊道：“停工就是罢工，罢工就是犯法，犯——法呀，你們知道不知道！”

傅書堂不慌不忙地說：“我們工人不知道什么是犯法不犯法，就懂得不答复条件，不干活！”

“不干活？好！你們是牛，我景某就是拿鞭子的。我要叫你們知道：罢工就是犯法！”处长觉得损伤了自己的威严，麻子脸一沉，脚往地板上一蹶，咬着牙說。两个卫兵象接到命令一样，嗖地拔出匣子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代表的胸膛。

青年代表伦克忠迎着枪口向前跨了一步，冷笑两声反問道：

“处长先生，既是停工犯法，那么胶济铁路停車三天，那些局长、段长、站长犯法不犯法？”

这几句話把个杀气騰騰的处长問得目瞪口呆，沒說出一句話来。厂长一看处长被頂得出不了气，半张着嘴“这……这”了半天，才說道：

“这……这事以后再商量，代表們今天先回去。”

下了最后一张“虎牌”，烟囱还是不冒烟，机器还是不转动，火车还是开不出去。局长、厂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生怕让上司知道了，丢了乌纱帽。看看软硬都治不了工人，就在罢工的第九天上午，厂长有气无力地宣称接受五个条件。

大伙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顾不上吃午饭，有人立即买来鞭炮，爬在破车箱顶上乒乒乓乓地放。正放得高兴，跑到东镇请照相师的回来了。大伙在傅书堂的召集下，跪在破车场上，肩膀靠肩膀地照了张集体相。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正当大革命的前夜，它象春雷一样震醒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下的工人弟兄。不久，胶济铁路工人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纱厂、自来水厂也先后有了工会组织。

胶州湾边的怒涛

孙 震整理

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发生之后，全国范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便开始了。这个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海颍正红烈士的血迹未干，日本鬼子又雇用反动军阀张宗昌豢养的三千多名刽子手，向青岛纱厂罢工工人举起了屠刀。小小一个四方，被全副武装的陆军、保安队、海军陆战队包围得水泄不通。清晨七点钟左右，尖厉的枪声划破了胶州湾的平静，六名无辜的同胞被惨杀了，二十几名身负重伤的同胞的鲜血染红了青青的草地。杀人的枪声，嗥叫在耳边，穷哥们的血，就在面前淌着。“我们要报仇！”四方机厂近两千名工人的心里都愤怒地交响着这一句话。大伙恨不能冲出厂去，把这羣野兽切成碎块，剥成烂酱。

地下党四方支部接连在几个深夜秘密集会，最后议决：四方机厂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揭露日本财阀贿赂反动军阀屠杀罢工工人的血腥罪恶。党员傅书堂等人回厂把支部决议向工会干部们一讲，这消息马上便在工人中传开，大伙议论纷纷：

“纱厂耍手艺的和咱们是一家子，东洋鬼子往他们脖子上接刀子，咱不能闭着眼哪！”

“对！干他娘的！反正也活不下去了，豁上这一百来斤，拚

了！”

按照工会的命令，六月五日早晨七点鐘，全厂工人在厂門前集合。这天太阳刚露头，厂門前的小河边、树林間，密密麻麻地到处是人羣。从老师傅到小徒工，一个沒拉都来了。可是誰也沒跨进厂門一步。守卫长慌张地去报告厂长。厂长側耳一听，全厂鴉雀无声，急得直抓头皮，身上象驟然挨了一悶棍，噗哧一下子坐在沙发上，急急地拨动电话机。

半个鐘头后，一羣铁路警察气势汹汹地开来了。两个带着四分金綫的排长胳膊一揮，身穿老鼠皮色軍装的警察彌地围在工人四周。工人们連正眼也沒瞅他們一眼，只是互相更紧紧地挤了挤，往正站在木头墩子上講話的傅書堂身旁湊了湊。这时，傅書堂已把示威游行的重要意义講完，正在宣布几項游行紀律。他一講完，跳下木墩，工会委員便准备整队出发。警察排长迎过去，眼睛挤成条縫，蒜头鼻子下的仁丹胡聳了两聳，假惺惺地笑道：

“本人奉局里指示，来保护你們。嘿嘿！”

傅書堂朝地上啐了口痰，鼻孔里哼哼冷笑两声：“謝謝你們的‘保护’！我們沒有軌外行动，不敢劳駕。”

这时候，四人一列的一千七百多名工人游行大队开动了。十七名工会委員迈着大步，走在队伍最前面；七八十名糾察隊員胳膊上带着紅地上綉着“胶济”两个金字的臂章，隔十步一个，威武地分列队伍两旁。工人们拿着紅綠传单、标語，擎着小紅旗，膀靠膀地前进。两个警察排长一看工人这陣势，翻了翻白眼珠，咬了咬耳朵，无可奈何地只得帶領警察跟在队伍屁股后監視。

队伍緩緩地行进着。一路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約！”“惩办杀人凶手！”等口号，喊不絕口。街道两旁，

挤满了观看游行的商人、学生、老头和光着屁股的小孩。在人多的十字路口，队伍便停下，工会委员手持洋铁话筒，控诉着内外敌人勾结一起屠杀工人的血腥罪恶。同时，红绿色的传单也象雪片一样纷纷从工人手中飞出。许多人听了讲话，眼里闪着泪花，许多学生看了传单，也自动参加演讲。听众越聚越多，警察们急得团团转，最后借口妨碍交通，驱赶队伍离开。

太阳爬高了，火也似的蒸烤着大地。汗水湿透了衣衫，呼喊得唇焦口燥，但是大伙的步伐越跨越大，口号越呼越响。许多商店和居民门前都摆着茶壶、茶碗、桌、椅、条凳，招待游行队伍。许多学生、工人、店员自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更壮大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不知有多少人，只见一条黑压压的愤怒的人流。

这可惊坏了反动当局。警察厅立即派出大批警察，林立街旁。游行队伍到了大窑沟，猛然唿啦一声，二三十名警察堵住了通往市场一、二、三路的路口。一个高个子，紫黑脸膛上有几点浅麻子的人，一步三晃地跨到路口中央，两手往腰间一抹，两眼瞪着队伍前的工会委员。大伙一看，心里暗叫：呀，警察署长也出马了。可是谁的脚步一停也没停，仍然雄赳赳地朝前走去。警察署长倒退两步，毛茸茸的胳膊在空中一抡，大声吼道：

“这条路不准通行！不准通行！”

“不准通行？为什么？”

“这路不是中国的吗？”

警察署长一听大伙七嘴八舌地厉声反问，浅麻子变成了一块块紫斑：“这是我的命令！本人身负治安重任，此地日本侨民多……”

“日本人杀死我们的同胞，象脚踩蚂蚁一样，我们不能置之

不顧！我們正是向這些劊子手示威！”沒讓警察署長說下去，傅書堂兩手攥成了拳頭，一口截住道。

警察署長嘴角抽了抽，剛又要張口，忽然，隨着傅書堂最後一句話的尾音，遊行隊伍里爆發出山洪一般的怒吼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懲辦殺人兇手！”

“反對洋奴！”

接着遊行隊伍在工會委員的帶領下，揮着拳頭，呼着口號，舉着小紅旗，沖過警察們黑洞洞槍口排成的防綫，象洶涌澎湃的怒濤，直奔日人密聚區的聊城路和市場一、二、三路。剎那間，警察署長面如土色，氣得直咬牙根。可是在當時席卷全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風暴的威力下，他也不敢下令對工人開槍，只是調動大批警察追隨遊行隊伍，在每座日人商行和住宅四周加派警察保護。平日在馬路上橫沖直撞、耀武揚威的日本人，這天一個也沒敢照面，只是在緊閉着的玻璃窗前，偶爾顯露出一張驚慌失色的面孔。

工人遊行隊伍穿遍了整個青島市。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離隊，表現了工人階級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這次遊行，是青島工人反帝反軍閥的第一次大示威，也是四方機廠工人由廠內鬥爭走入廠外鬥爭的開始。自此以後，全市人民被引上了革命的道路，膠州灣邊掀起了反帝反軍閥的萬丈怒濤。

少奇同志来了

孙 震整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工友们一见面就相互传告：“咱们的傅大杠子回来了！”

傅大杠子就是傅善堂同志。一来因他个头大，身体魁梧；二来因他有骨气，在敌人面前就象根大杠子那样百折不断，大伙才亲热地给了他这个外号。这天，他刚从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回来。

“你猜我和谁一块回来的？”傅善堂见了几个党员同志小声地神秘地问。看看对方迷惑不解的眼神，便贴着他的耳朵笑道：

“刘——少——奇同志来了！”

大家一听这消息，高兴得跳起来，恨不得立刻就跑去见他。大伙心里暗想：少奇同志是党的高级领导者，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这次到来，一定会做出很重要的指示！

的确，在当时，虽然二月大罢工胜利以后，四方机厂的封建把头的凶焰被压下了三分；虽然纱厂罢工也取得了胜利，但工人的生活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而工会又刚组织起来，还很幼稚，这是多么需要坚强的领导啊。哈，正好少奇同志来了！……

大家一下班，沒顧得把污黑的双手洗淨，就快步來到地下黨四方支部書記李慰農屋里。

屋子里昏暗。沒一絲風，初夏的夜晚，在這關閉閉窗的屋里更顯得悶熱。燈光下，半新不旧的桌子旁坐着一位英俊的青年人：瘦骨面，高鼻梁，大眼睛，一身暗灰色的學生裝。他手里端着一杯飄動着縷縷熱氣的白開水，靜靜地听着坐在對面的李慰農同志講話。大家上眼一看，就猜他是少奇同志。果然，傅書堂向大家介紹道：

“這是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把茶杯放在桌面上，和藹地握着紀子瑞等人的手，一一問過姓名，微笑着請大家在長凳子上坐下。看大家坐好了，他又轉過身，輕輕地對慰農同志說：“咱們繼續談吧。”顯然，他們已談過很久了。

於是，慰農同志談起紗廠工人生活狀況：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工資一天一角，還得坐扣宿舍房金，剩下的連飯費也不夠了；疾病、生育沒有假，十天不到廠就被開除；因公受傷及殘廢者得不到撫恤；幼童、纏足婦女，或因飢餓精力不支，有點疲倦，即受毆辱……

少奇同志聽到這里，點點頭說：“這里的工人格外苦啊。”

接着，慰農同志又講起在黨的領導下，紗廠工人自四月十九至五月十日的罷工鬥爭情況。少奇同志靜靜地听着，一直等講完了，才看了看大家，笑道：

“很好，很好！工人團結起來，攥成一股，這就是很偉大的力量。”停了一會兒，又說：“但是，必須要有堅強的核心領導。黨沒公開，不能喊叫出去。不然，有些人會誤解了我們，不敢靠攏

我們，我們不能自找麻煩。”

听到这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交換着焦急的眼神，急待下文。少奇同志扫了大家一眼，站起来說：

“党的活动虽然要严密些，再严密些，但必須把工会领导起来。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是工人的靠山，工会要把全体工人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动，大伙一齐动；停，大伙一块停，一丝不讓地和反动势力斗争……”

少奇同志清脆有力的話，一字一句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心上。大家忽然觉得，眼前微弱的灯光也似乎分外明亮了。所有的視線一齐集中在少奇同志清瘦而英俊的臉上，如渴似飢地等他繼續講下去。

沒想少奇同志講到这里就停住了。他从身边取来一份“响导周报”，笑着向李慰农同志和傅書堂同志問道：

“一期能来多少份？”

“三十多份。”傅書堂同志答。

“另外还能讀到什么？”

大家告訴他：另外还經常能讀到“中国工人”“新青年”“唯物史觀”等書刊。

少奇同志听了，連連笑道：“很好！很好！”

慰农同志說：“这些文章，有很多同志还看不大懂。”

“是啊，现在还看不大懂。同志們大都是抡锤头的嘛。”少奇同志胸有成竹地笑了。他略微提高了嗓音，接着說：“看不懂不要紧，可不能泄气。一看再看，一講再講，直到全懂了为止。我們革命，光有武不行，还得有文。只有文武双全了，智勇兼备了，才能战胜凶恶的敌手。你們說对不对？”少奇同志問了大家一句，

沉思片刻，他又把話題轉到紗廠罷工的事上，用啓發的口吻說：

“這次紗廠罷工勝利了，大家都談談自己的看法，好不好？”

一時，誰也沒說出話來。屋子裏靜靜的，每個人都在思考着。

“我看哪，這一下子，那些東洋鬼子可得老實了。”紀子瑞用巴掌往大腿上一拍，拉開响亮的嗓門說。

少奇同志微笑着問：“為什麼呢？”

“為什麼？紗廠哥們罷工這炮打得山响，他們還不知道厲害？”紀子瑞一住口，幾個同志也接着七嘴八舌地說：

“紗廠勞哥們這回可等來一些福利……”

“嘿，他們可該喘口粗氣了！”

少奇同志擺了擺手，大家立刻就靜下來了。

“同志們！咱們一刻不能忘記了：面前的日本鬼子是只惡狼，反動軍閥是條瘋狗。是的，這次紗廠罷工是勝利了，但是，你們想想看，敵人能會就此善罷甘休嗎？必須估計到：他們可能來次反扑。我們共產黨員要站得高，望得遠，準確地認清時局。”

少奇同志短短的幾句話，象把鑰匙打開了大家的心竅，大家懂得了階級鬥爭的複雜和艱巨，一時也懈怠不得。看着少奇同志那穩健的神態，大家对今后的鬥爭，信心更強了。

為了使大家对時局認識得更深刻，信心更堅定，少奇同志又分析了國際國內局勢，介紹了蘇聯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他笑着說：

“天下工人是一家。而你們四方機廠工人和紗廠工人却又象是鄰居，又象是兄妹，今后得把手拉得更緊啊！”

大家都被这新颖亲切的比喻引得笑了。

夜深了。临走时，少奇同志又嘱咐道：“你们工会成立不久，还很年轻。今后若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写信给我。”说罢，就在纸条上写下了通讯地址，交给李慰农同志。

这次会见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屋里的闷热，谁也没理会到，只是在和少奇同志握别后走在路上时，才觉得全身汗津津的。大家目视着满天星星，迈着大步，心里暖融融的，浑身聚满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劲头。

十几天后，果然没出少奇同志所料，纱厂日本财阀雇用反动军阀张宗昌豢养的三千多名刽子手，向纱厂工人举起了屠刀。这惨案一发生，李慰农同志立即写了封快信给少奇同志。六月中旬，少奇同志回信了，并汇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捐款二百元，北京学生会捐款二千元。遵照少奇同志信中指示，在四方党支部的秘密领导下，四方机厂工会立即成立了“沪青惨案后援会”。每天，工人分几路到列车上、到农村去宣传募捐，揭露和控诉内外敌人屠杀工人的血腥罪恶。于是，在青岛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军阀运动。

倫克忠

任敦忠整理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在黨的領導下，我廠罷工鬥爭取得勝利後，“膠濟鐵路總工會”的鮮紅的牌子，莊嚴地掛起來了。它象一座紅色的燈塔，在四方區的中心，閃爍着鬥爭的光芒，普照着周圍的姊妹工廠，使她們相繼取得了罷工鬥爭的勝利。

同年五月二十九日，軍閥張宗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和慫恿下，揮起了屠刀，紗廠慘案發生了。

以我四方機廠為中心的“濟青慘案後援會”組成了。它象一股波濤洶湧的洪流，向反動勢力衝擊着。

應 變

六月二十七日，天氣非常悶熱。在工會辦公室里，許多人圍攏在一起，爭報着這一天募捐的成績。一個高高的個子，白淨的臉上襯托着一雙黑溜溜大眼睛的青年，正袒着胸，一手抹着臉，站在一條凳子上向工會秘書王元璋吆喝道：

“給我記上，今天募捐了五十八元，褲子十四條，褂子七件……”他的聲音是那麼響亮。站在他身後的一個人用力地拍了

他一下說：

“吓！伦克忠，瞧你这个威风劲！”

“威风点好，要不那些工贼和警察老爷們是不会怕你的！”伦克忠諧諷地边說边比划着，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

提起工贼、警察怕伦克忠的威风劲，人們都忘不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二次罢工斗争开始的第一天，工贼唐太春被打，这天傍晚，就听说唐太春为了报仇，带了他的儿子、侄子等候在五号炮台。临时罢工委员会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刚开不久，伦克忠就噔的声跳上了桌子，大声地说：“弟兄們！时候不早了，大家还都饿着肚子，今晚上的事包在我身上！我要去看看唐太春长了几个脑袋！”当时就有好几个小伙子也争着要去，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伦克忠带着几个小伙子走出了小屋，直奔五号炮台，谁知到了那里，连唐太春的影子都没有。第二天人們就传开了，说唐太春被伦克忠吓回去了。从此那些耀武扬威的工贼总是远远地躲着伦克忠，就连地方警察在他們这些小伙子面前也不敢作福作威了。

正当大家吵嚷着报募捐成绩的时候，一个脸膛黝黑的大个子一边擦着汗，一边急急地走进来問道：“弟兄們，今天的成績怎么样？”

“好极了，你看！”一个小伙子兴冲冲地指着屋角的一大堆东西說：“农民最热情啦，就他媽的商人一毛不拔！”

“好啦，这些事过一会再談吧！弟兄們！警察厅厅长陈涛馬上要來參觀我們办的工会，大家收拾一下！”大个子囑咐說。

一个工人拍了大个子一下，說：“傅大杠子！是什么风把他們吹来的？”

“甭管什么风，要来看，咱就給他点顏色看看。”傅大杠子一边整理一边說。他就是地下党支部委員傅書堂。

午后两点左右，五六輛吉普車卷土而来。到了工会門前，吱的声刹住了。接着跳下了好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滿臉大麻子、細高条、被身上的武装帶勒得活象条刀魚模样的軍官，在警察厅长陈涛的陪同下威风凜凜地下了汽車。他把指揮刀一抽，指着門口那个鮮紅的大牌子說：

“这就是胶济铁路总工会的那个牌子嗎？”

他身旁的一个勤务兵連声說：“是！”

“先給我把这个牌子摘下来！”他高声地吆喝着。

这个大麻子名叫任錫五，是张宗昌派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先驅司令。

这时傅書堂等人一看风头不对，就悄悄地溜走了；伦克忠、王元璋也趁着混乱之际，越牆逃走了。任大麻子當場只捉了一些工友，然后把工会封閉了。这天晚上，又秘密地捉了一些黨員和工会負責人，从此党組織轉入了更秘密活动的时期。

赴 京

六月二十八日傍晚，也就是工会被封閉的第二天。在青島云南路桃园里的一間阴暗的小屋里，坐着两个默默不語焦急不安的青年，不时地用小褂擦着臉上的汗。

乒乒乒乒，忽然外面响起了輕微的敲門声，断断续续地由小

而大。

屋里的人互相看了一下，一个要去开门，另一个却急急地摆了摆手。

“伦克忠！”一种低沉的声音传了进来。

“誰？”

“是我。”

门吱呀一声开了，闪进一个学生打扮的青年。

“王元璋，你怎么才来？”

“外面紧的要命，你俩快收拾一下跟我走。傅書堂同志已经离开这儿了，他让我转告你俩：为了搭救被捕的同志，决定你俩今晚乘车去北京请愿，联合那里的学生和各界市民……”他说着就从腰里掏出钱来，大粒的汗珠滚在钱上。“伦克忠，给你这十八元。噢！韩文玉（注），这是你的；上火车后彼此离远些，以免意外！”

三个人马上简单而急促地整理了一下，便一个个闪出了大门。

火车站上人声嘈杂。剪票口的路警伸着雄鸡嘶叫的脖子用力地嚷着：“慢着！慢着！”

车眼看就要开了。人们拥挤着，把路警挤的象狂涛中的小船一样东倒西撞。火车里象蜂窝般地挤满了人。当气笛又一次响起时，车慢慢地蠕动了。伦克忠、王元璋、韩文玉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了车箱。

济南车站到了，王元璋下了车，伦克忠急得从窗口探出了脖

〔注〕韩文玉是当时工会的积极分子。后变为黄色工会的骨干分子。

子，巴不得用眼把王元璋吸到跟前，跟他說句告別的話。

路警从他身旁晃了过去。

火車上两天的時間总算挨过去了。他俩走出了北京站，就象多年不見的亲兄弟，推心置腹地談論不息：

“……他媽的！坐这趟車比坐三年黑房子还难熬。”伦克忠憤憤地說，“张宗昌这兔崽子，逼得咱們东藏西躲。有朝一日，非給这小子点厉害不可！”

韓文玉轉过臉来，朝他笑了笑說：“別这么动声动色的，得找个地方宿一宿呀！”

“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伦克忠干脆地回答着。

跑了很多冤路，两个人才找到学生联合会。一个叫李渤海的青年学生，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俩，当晚就留了宿。

深夜，伦克忠翻来复去地想：被捕同志都押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傅書堂、李慰农同志是否还在安全地领导工作？……

这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工运遭到血腥鎮压，学校也都放了暑假。怎么办呢？党交給的任务，被捕同志还在期待着解救。

第二天吃早飯时，他和韓文玉一面吃着一面談着：

“韓文玉，昨晚我考虑过，咱是不是先到各个成立后援会的机关、团体走一趟，看看他們办的劲头再說。”

韓文玉习惯地瞅了瞅他，便笑了。伦克忠熟悉他的这一点。便干脆而又风趣地說：

“那就这么办吧。咱先找李渤海給做个媒。”

来北京一个多月了，自从找段琪瑞政府請愿被拒絕后，他俩便积极地活动在北京各界組織的各种大小集会上。伦克忠不放过每一次集会的机会：用他那慷慨激昂、生动流暢的講演，激

动着广大听众们的心弦。他控诉着军阀的暴行，愤怒的火焰让这个大字不识的脚工点燃起来了。

几天的演讲使他的嗓子有些沙哑了，抽空还要去挣点钱，结果弄得身子象得了瘫痪症。但是“北京市民大会”召开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了，他不得不白天黑夜地想着：如何更有力地唤醒这座沉睡的古城。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北京市民大会”在天安门前召开了。到会的有各界人士，各地工人代表，还有那排山倒海的工人、学生、市民……

伦克忠生平第一次在这样声势浩大的场面上讲话。虽然在青岛齐宴会馆召开的哀悼纱厂工友的大会上，他能情不自禁地跳上了讲台，以至于激愤地晕倒在讲台上，但今天他却有些忐忑不安了。

当风暴似的掌声又一次地响起时，他也顾不得多想了，心在激烈地跳动着，血也沸腾了起来，他勇敢地跳上了讲台，千万双眼睛在盯着他。他恨不能把军阀的罪行，一下子全都讲了出来。

他抑制了一下过分激动的心情，慢慢地张开了口，几句话以后，他的声音由低沉转为高昂。

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象捅向张宗昌心脏的一把利刃，随着他的话音，台下不时地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有的听众在不停地擦着泪、抽噎着，大会在群情激愤的时候，便散发了许多张宗昌祸鲁十大罪状的传单。

第二天，张宗昌祸鲁的十大罪状，便登在益世报上。消息传到济南督军府后，张宗昌气得象打足了气的皮球一般地乱蹦乱

跳，立刻派了他的爪牙——巡长张斌奎做眼线到北京捉拿伦克忠。

被 捕

开过市民大会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皇城根学府公寓里，来了四五个全身黑衣短打扮的人。他们把老板叫到跟前说：“老板！这里住着个叫伦克忠的人吧？”

“是！有一位。”

“他在几号房间？”

“在十一号，十一号。”老板殷勤地回答着。

在十一号房间里，伦克忠、韩文玉正在商量着要写一封信试探一下青岛的情况，以便取得党的指示。忽然有人在敲门，伦克忠毫无戒备地上前开了门。

一个黑胖子闪了进来，他瞪着两只带血丝的牛眼，看了看屋里的人。

伦克忠一怔，马上又镇静下来说：

“噢！是张师兄吗？”

黑胖子就是张斌奎，外号张黑子，是伦克忠的师兄。他两眼又向屋里扫了一下，狞笑了一声说：

“真巧啊！两位代表全在。”话音未落，又从门外闯进四个手持短枪的大汉。伦克忠一看不妙，但也来不及了；韩文玉捧着笔还站在那里发楞。张黑子接着又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

“师弟，不瞒你说，我们吃这碗饭的没办法。这是张督军的命令。”接着他使了个眼色，一个大汉便取出了手铐。

“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伦克忠挥起右手，冷不防地打了张黑子两个耳光。

张黑子捂着被打的猪肝脸，刚想发作，却被伦克忠锋利的眼光射了回去。

“好！你等着瞧吧！”张黑子狠狠地指着伦克忠说。

被捕的第二天早晨，许多学生包围了警察所，要求释放工人代表，吓的所长当天晚上就讓张黑子把伦克忠和韩文玉两个人偷偷地押上了火车，解往济南。

伦克忠被押进了监狱——济南军法处，马上戴上了三大件（脖锁、手铐、脚镣），推进了笼子。一股难忍的恶味直向他袭来，他用力地抑住了几乎要呕吐出来的饭食，困难地挪着脚步向墙角移动。这笼子是三间房子并成的，被五六十个犯人占满了，其中只有七八个犯人戴着三大件。一个个都是那样的脸色灰黄、浑身枯瘦。这时一个犯人向伦克忠伸出了枯柴般的手哀求道：“朋友，有钱么？让看守兵找人提壶水来大家喝喝。”

伦克忠很抱歉地摇了摇头说：“被他们翻去了。”

倚在柱子上的另一个老囚犯失望地叹了口气，向伦克忠解释说：“他怕大家小便多，每次吃饭只提一桶水来，这么多人连润嘴唇都不够哇！”

“能抢的就抢了碗，不能抢的嗓子直冒烟。”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泄着。这时看守兵又走了过来，笼子顿时又嘎然而声。

过了一会，两个看守兵拖着一个垂头散发的人，投进了笼子。这人住了好久，才被靠近他的一个犯人，扶倚在木柱子上。伦克忠一看这人好象很面熟，仔细打量，忽然惊叫了起来：“老

赵：赵石可！”那人微微地睁开了眼，伦克忠真想一下子扑了过去，但那沉重的脚镣却使他不能很快地移动脚步。

“怎么，老赵！”伦克忠艰难地走到赵石可跟前，双手给他攏了攏那很湿的头发。

“第四次了——”赵石可无力地看了看他。

伦克忠带着疼爱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同志，这位工人糾察队长，浑身是伤。伦克忠难过地低下了头，小声地说：

“老赵，我对不住你和大伙，沒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不！你现在还是在斗争。”赵石可用非常坚决的语气说。接着他又叹了口气，问道：“支部書記李慰农同志已經牺牲了，这事你知道嗎？”

“什么！这是誰說的？”伦克忠抬起了头，双手紧紧握住赵石可的胳膊，眼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小点声！这是监狱。”赵石可向两边扫了一眼。“前几天听看守兵說是在青島被害的……”

伦克忠的手慢慢地松开了，心脏如同停止了跳动，两眼凝望着，好似李慰农同志就站在他的面前——瘦瘦的身材，清秀的面容，白礼帽，黑大褂……

他的两眼有些模糊了，天也暗了下来，籠子变成了漆黑的深渊。看守兵那沉重的皮鞋有节奏地响着，象是給犯人奏的催眠曲。伦克忠看赵石可紧閉着眼睛，象是睡着了。可是他自己的心却象悬崖流下的瀑布，久久不能平息。

梆梆梆！……

清脆的梆子声，使伦克忠从回忆中醒了过来，已是三更天了，他困倦地閉上了双眼。

忽然牢門嘩啦一聲打开了。几个手执大枪的兵，呆板地站在門旁。一个身佩武装带、穿着馬靴的軍官在牢长的陪同下，神气十足地走了进来。牢长拿着手电筒向籠子里晃了几晃，便吩咐看守兵开门。这时整个籠子，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籠罩着。

牢长不慌不忙地打开了小本，高声地念了起来：

“宫以明，张环清，林培武，房源。以上四名出来过堂！”坐在伦克忠身旁一位三十多岁的高个犯人，无力地站了起来，向靠柱子的那老头走去。“大叔！如果你能出去，望你照应一下小朋和他奶奶……”

“放心吧！培武！……”这声音好象从被堵塞着的嗓子里迸发出的。

“快！他媽的还蘑菇什么！”守兵粗暴地罵着。

沉重的脚鐐声和謾罵声，打破了牢房的寂靜，人們屏住呼吸，听着这可怕的声音渐渐远去，接着又是一陣汽車的喧鬧声，馬上就消失了。

“鬼崽子又在杀人了！”老赵捅了伦克忠一下，但他好象沒有察觉。

第二早上，伦克忠还倚在柱子上迷糊着，忽然听见有人在叫着他的名字，他慢騰騰地站了起来。

“他媽的！我以为你昨天也跟着去了呢。出来过堂！”一个气势汹汹的大胡子，不耐烦地罵。

伦克忠看也沒有看这狗仗人势的家伙一眼，要是手脚灵便，早就揍他一頓了。

伦克忠被解到一个阴暗的大厅上，几个光着一只膀子的大汉，怒眉瞪眼地早已站在那里了，各式各样的刑具，杂乱地放在

大厅一角，显得屋内阴森逼人。

“你叫什么名字？”坐在大厅当中的军法处长袁知和，毫无表情地审问着。

“伦克忠。”

“哪里人？多大岁数？”

“二十七岁，山东章丘人。”

“在哪个大学毕业的？”

“从小就做工，不识字。”

“什么，不识字？”袁知和摇晃着手中的一个蓝皮日记簿，恶恨恨地说。“刚开始审你，你就要刁，给我拉下去！”

几个大汉呼拉扑了上来，扭住伦克忠向用刑的地方走去。霎时间，油光光的板子一起一落地晃开了。起初伦克忠紧咬着牙关，以后也就麻木了，十几分钟过了，袁知和知道又碰上了棘手的，便吩咐手下又把他拖了上来。

“说吧，哪个大学毕业的？”袁知和反复地问着。

伦克忠从小就沒进过学校門，自从他父亲过早地死去后，家庭生活的担子，也就过早地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了。由于他豪爽开朗的性格，生活的窘迫并没有使他憂郁苦愁，而成为一个讲义气、爱说好笑的小伙子。他每逢和别人谈起话来，总是細心地倾听着对方的每一句话，而反过来再让他讲时，他会讲得比先前那个更生动、更确切。因此他便成为一个口齿鋒利的健谈者。不知他的底細的人，真以为他是个大学生呢？

“快说，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袁知和又一次的問道。

伦克忠觉得又可气又好笑，只閉着嘴不回答。

“伦克忠，我问你，你听见了没有？”袁知和瞪着眼不耐烦地

高声喊着。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伦克忠也照样瞪了他一眼。

袁知和气的用手摸了摸下颏，忽然看到站在大厅下面的韩文玉，灵机一动，喊道：

“带韩文玉！”韩文玉立刻被提了上来。

“韩文玉，伦克忠是真不识字吗？要说实话！”袁知和威吓着。

“是不识字。”韩文玉很从容地回答着。

经韩文玉这一说，袁知和马上惊异地上下看了看伦克忠，又狠狠地转过脸盯着韩文玉问：

“那这个日记是谁记的？”

“我记的”。

“好！带下去！”韩文玉被带下去后，袁知和看了看日记本上所记的，又开始审问着伦克忠：

“伦克忠，是谁指示你去北京，煽动那里的民众？”

“纱厂受难的弟兄们！”伦克忠从容不迫地回答着。袁知和白了他一眼，又接着问道：

“这对你会有什么好处？”

“我要的好处是：广大人民能同情和支援那些被你们杀害的爱国同胞，同时对你们这些虎狼狗党……”

“住嘴！你要想死，还是想活？”

“随便，死活由你！”

袁知和挠了挠头，无可奈何地坐在椅子上。过了片刻，他强打精神说：

“带下去！”伦克忠拖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走出了大厅。袁知和瞪着两只大眼，木鸪似地瞅着他的背影发呆。

一夜过去，第三天伦克忠又照样被提了出来，他这次却以老囚犯的那种别有风度的姿态，站在大厅中央。一个叫王“法官”的大烟鬼，蹬着一双猫头鹰眼，盯着伦克忠足足有五六分钟，他的手指不住地捋着两撇师爷胡。伦克忠知道这家伙要耍新花招。心里作了准备。

“嗨！恶习染身，这么年轻英俊……”这家伙象是在说着睡话，假惺惺地叹了口气，接着用一种和藹的口气问：“你就是伦克忠？”

“知道就不用问！”伦克忠讨厌地白了他一眼。

“嘿嘿，少年气壮……”那家伙捋着胡子，故意装着满不在乎，接着他又用惋惜的口吻说。“象你这种年轻有为的青年，为什么偏要想坐牢呢？”

“你这些良言蜜语，最好去对着你的主子说吧！——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监狱？”伦克忠沉静而诙谐地讪笑着说。

大烟鬼法官把黄眼珠一瞪，桌子一拍说：

“伦克忠！休要放肆！你在外胡作非为，祸害百姓，这还有什么强词夺理的！”

伦克忠冷冷地一笑，鄙视地看了看他，那家伙象被针刺了一下，呼的声半站了起来。

“你看这是章丘羣民百众的告状书。”大烟鬼从桌上拿起一张纸来念着。“你勾结土匪，搶劫民财……”这家伙一边念着，一边看着伦克忠。伦克忠毫无表示地站在那里，象是没听见。

“说吧！这些是不是你领人干的？”大烟鬼伸着螳螂脖子，两条筋吃力地支撑着他的葫蘆头，直着眼看着下面的伦克忠。

“没有什么好说的。看样你是叫大烟熏昏了脑袋，满口胡说。

八道！……”

“住嘴！”这家伙象挨了一棒，气的几乎要跳上了桌子。“给我拉下去打！”

两旁的打手便七手八脚地把伦克忠捆在柱子上，接着清脆的鞭子声不停地响了起来。伦克忠紧皱着嘴，脸涨得赤红，青筋突突地跳个不停，大粒的汗珠滚了下来……

大烟鬼法官，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就招了吧！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歪着头，眼斜看着绑在柱子上的伦克忠。“来！痛痛快快地盖上个手印，免得活受罪。”他拿着刚才的那张纸，向伦克忠的眼前伸了过去。

伦克忠微微地睁开了眼，射出两道仇恨的目光，直扫着眼前的这帮豺狼，咬牙切齿地说：

“卑——鄙！”

“嘿嘿嘿嘿……”大烟鬼又捧笑了起来。

又是一阵严刑拷打后，伦克忠昏昏迷迷地被架进了笼子。赵石可小心翼翼地给他擦着身上的血水。伦克忠感到浑身象浸进了油锅，坐立不宁，那深灰色的破衣裤，都被汗水、血水湿透了，上面沾满了污垢。

几天的折磨，伦克忠那白净的脸也灰黄了起来。凸出的颧骨，似乎更高了。

就 义

进狱后的第五天，正是中秋节。这天晚上，月亮爬上了墙头，惨淡的白光从铁窗棂洒进笼子，人们都沉入回忆中。

伦克忠看到赵石可闭上了眼，便捅了他一下说：

“老赵，你睡了嗎？”

“沒有，我在想……”

“想什么？”伦克忠紧接着問。

“同志們！……”赵石可叹了口气說。

伦克忠沉默了一会，也沉湎在往日的情景里：

在一个小树林里，大家正在听他唱梆子戏，說笑話，好象人們只有在这个小天地里才无愁无憂，有时他講了一个笑話，逗得人們都笑出眼泪来。伦克忠想到这里，脸上浮出孩子般的笑容。接着第二次罢工斗争，打工贼，逼使厂长答应条件。这些大快人心的事件，一幕一幕地浮現在眼前。他几乎要笑出声来。忽然他脸上的笑容收斂了，紗厂工友們的鮮血，募捐，游行，这一連串激烈的場面，使他的脸变得格外严峻。他感到現在被关进了籠子，虽然死亡逼近了他，但他并不觉得可怕，只是沒完成党所交給的任务，他慚愧地搖了搖頭，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出牢獄，找到党的組織……

突然一陣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門开了，那个身佩武装带、穿着长筒馬靴的軍官，象魔鬼般地又重出現在他的眼前。手电筒在籠子里又照样晃了几下。

“伦克忠，张申请，过堂！”牢长大声地叫了两遍，籠子的人們早已惊醒了。赵石可紧把住伦克忠的手，恐怕离开似的。伦克忠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感情，慢慢地站了起来。月亮照在他那消瘦的身架上，留下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这身影渐渐地离开了籠子、难友……沉重的脚镣，在使劲地刻磨着他，似乎不讓他向前走一步。但他并不觉到这些，照样地挺着胸，向前走去。……

噩耗循着胶济铁路传到了四方机厂：伦克忠同志牺牲了！工友们怀着悲愤的心情，痛悼这位为了工人阶级事业而献出生命的青年战士，并为他立了一幢碑。好让他的英勇的事迹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永远成为鼓励人们前进的动力。

鑄工巧計

工人袁有穩口述

徐健、張天相整理

一九四四年，在中國的日本鬼子為了作垂死的掙扎，把許多民用工業，改變成兵工廠。四方機廠也接到了日本“皇軍”的命令：除了修理機、客、貨車以外，還要生產迫擊炮和炮彈。三萬發炮彈的任務要半年完成。這項任務自然要落到鑄工場了。

這天上午，剛上班，日本廠長就打電話把鑄工場的日本總管——大熊叫到了大樓上廠長辦公室里，布置了生產炮彈的任務。不多時，大熊就回到了鑄工場，找着幾個鬼子管工的到了賬房裏，噓咕了一氣，接着就忙開了。找圖紙，造模型，亂嚷嚷地東跑西竄，噁哩噁嚕地安排着造炮彈的活。滕學揚在賬房門前一面干着翻砂活，一面斜眼盯着那幾個從他身旁跑來跑去的鬼子。他心裏想：炮彈要的一定是很急，准是小鬼子前方的炮彈打光了，急着要炮彈救命啦。他又想到常在廠裏出現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給鬼子干活”等標語口號時，就哼了一聲，朝着一起干活的于其鑒使了個眼色，小聲地說：“看見啦？他們在忙着布置造炮彈啦，咱們也得趕快想個辦法，甬給他造成。”于其鑒好象早已在考慮這個問題了，他听了老滕的話以後，就笑笑點點頭說：

“今晚上和工友們一塊嗑咕嗑咕。”老滕“嗯”一聲，就回身繼續干活了。

这天夜晚，天气非常悶熱，坐在月光下乘涼的人們，不住地搧着扇子，还是透不过气来。就在这个时候，翻砂的一羣工人拥挤在那間盛工具的小屋子里，正研究着对付敌人的办法。于其鉴把他預先想好的办法給大家說了。“对呀，很妙，就这么干！”大伙異口同声地表示贊成。“于是干哪，可得长上点眼色，要是被鬼子知道了，我們的脑袋可就在不住啦。”老于提醒着大家。

第二天的早晨，炮弹的模型终于发到了鑄工場。

“皇軍，命令造炮弹的有……統統地好好地干活，完不成任务，皇軍的不行的有！”大熊腆着那件灰色西装套着的肚子，背搭着手，狼眼恶光，透过近視眼鏡扫射着站在他面前的一大羣工人。

鑄造工作开始了。工人們个个手里拿着炮弹模型，翻米复去地端詳着，看来好象在专心琢磨，要把炮弹造得更好。大熊在場里轉來轉去，也沒好說什么。半天的時間过去了，砂型一个還沒造出来。工友們心里想：这就要小鬼子早死一天。可是老这样磨下去，就太显眼了，按計劃該給他干个了。于是大伙便慢慢騰騰地往箱里装着砂，搗着，仔細地修飾着，半天做出一个弹型，然后还象炒小鍋菜一样，往砂型里倒一点水，放进几粒盐，一切材料都放好了，再放上“鍋盖”——上箱，单等着往里澆鉄水啦。

一会儿澆鑄开始了，噹！可熱鬧啦，噹噹三响，象过年放小鞭一样，滿場里烟气騰騰。大熊听見外面直响，就跑出賬房，頂着烟来到了澆鑄的地方。他惊愕地問：“什么的干活？”“没有什么干活。”于其鉴装不知道地說。但是这家伙好象知道响声是在澆

鑄当中发生的，就蹲下去动手扒那个尚未浇鑄的砂型。老滕一看他要检查那个砂型的内部，可吓坏了，心里顿时噗通噗通乱跳。他想：要被他发现了里面的盐块，大家可就沒命啦。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张安喜他们抬着铁水走来了。灵机一动，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他偷偷地朝老张使了个眼色，又朝大熊正在检查的砂型那边撇一撇嘴，老张心下明白，便抬着铁水急走过去，一腿把个大熊碰了个趔趄，差点儿一头栽到砂型里。这时，大熊也顧不得检查砂型了，呼地站起来，瞪大两只熊眼，怒气冲冲地朝老张扑去，他刚要动手，老张却象弹簧似的，满脸陪笑地向他点头哈腰地道歉说：“啊哈，我的急着干活，没看见太君在此。我的瞎眼，我的瞎眼。”把个来势汹汹的大熊弄得哭笑不得，只得慢慢地放下了那只举得高高的手。就在老张给大熊“道歉”的时候，铁水早被老于接抬过去了，他怕弄出响声来，就把那几个砂型的水口，用脚蹴上些砂土堵住，不让铁水流到里面。然后在水口外面浇上点铁水，象鑄满了一样。大熊也不敢伸手扒了，也未发生什么响声。就这样把件事搪过去了。

两小时后，烟消气散。在大熊的监视下，开始扒弹壳了。这时工友们心里都不害怕了，谁知道就是大熊看见毛病，也找不出原因来。大伙扒出一个看看，一脸麻子，大熊就皱一皱眉头，吸一口冷气，一直到二百多弹壳都扒出来了，竟成了一堆麻子弹壳。这时工友们心里可高兴极了！大熊却憋了一肚子闷气也没处撒，他翻着白眼珠子，喘了口粗气，说句“好好地干活”，就无可奈何地走了。

十几天过去了，弹壳已造出二千多个，但经过了检查，只有四十几个合格的。大熊一看可气炸了，满脸的横肉一个劲地抽

播，脸色由灰变青，两眼瞪的象电灯泡，直冒火光。他凶兽般地朝着工人们咆哮着：“干坏了死了死了的有！”可是工人们听着这种吼叫，看着这种野猪般的蠢象，都把脸背过去，憋不住地笑了。大熊咆哮够了，一掬腕走回账房。这时老滕又朝于其鉴挤挤眼说：“干雷无雨不过三哪，他这股毒气说不定要泄到哪几个人身上。”

“首先要泄到你身上。”于其鉴逗趣地说。

“哼，泄着我也漏不了你呀，我看还是加点小心好。”老滕说完，就装着去账房找粉笔画砂箱用，偷偷地看了看大熊：他坐在转椅上，背靠着椅圈，脸朝屋顶，眯着眼想事。开头他的脸上是怒云阴风；一霎时却忽然云散天晴，默默地笑了。老滕见他这一笑，心里好不惊疑，但又一想：反正你不撮尾巴是飞不了的。老滕把情况侦察好了，就回来给老子说了一下，他两人又琢磨了大熊一番，但也没下结论，最后还是决定见机行事。

第二天早晨，大伙刚开始干活，大熊便大搖大摆地从外面走进翻砂场，他满脸堆笑地朝着大伙说：“炮弹的快快的要啦，好好的干，小米的有。”

“呸！去你妈的！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不听你鬼叫唤。”老滕情不自禁地小声骂道。他蹲在那里，低着头，手里还是不住地扒拉着砂土。冷眼看上去，好象是埋头苦干，其实他半天也未做出一个砂型。这时大熊已经回账房去了。老滕心里老是在琢磨大熊刚才的那种奸笑以及“小米的有”“好好干”这些话的意思。他又联想到昨天大熊在账房里突然的一笑。老滕明白了：这家伙是想成了用小米引诱的办法而得意地笑了啊。好！就给他个将计就计。他蹲着朝于其鉴的身前挪了几步，贴着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老子就微笑着点点头。

当天下午，大伙就根据老滕的新方法干开了。一个个都乐呵呵地，装着砂，造着型，等待着吃那好久未有吃到而且将是别有味道的小米。到了太阳墙头高的时候，一批亮光光的弹壳造出来了。大熊从账房里出来看了看，乐的简直闭不拢嘴了，两个灯泡眼，这时却变成了两条线，脸上绷紧的横肉似乎也平坦了些。他心想：还是小米计策管用啊，光动硬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又把那两撇八字胡裂开了，高兴地朝着正在干活的工人说：“嗯！好的，小米的桌上的‘咪食咪食’。”工友们心里又是憋不住地笑。

于是大伙就吃着这种“奖励”的小米，消消停停地干了几个月，三万多颗弹壳造出来了。可是这时，工人们又担起了另一种心思：万一方法无效怎么办？得多少同胞的头颅能挡住这些炮弹啊！正在思虑不定的时候，从外面悄悄地传来了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本厂出的炮弹，在试验时全不中用：不是偏上，就是偏下、偏左、偏右，没有一个走正道的。大伙听了，心里都乐开了花，小伙子们高兴的手舞足蹈，老师傅们也都会心地微笑了。

原来他们的妙计是：在下芯子时，都故意地下偏了，使铸出的弹壳一边薄一边厚，由于重量不均衡，发射时就必然倾斜，炮弹不走正道。

· 濟南機車工廠 ·

第一次罢工

陈兆凤、王师傅口述

宋 洪 志整理

中国共产党济南机车修配厂支部成立后，决定第一次公开向敌人进行斗争。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二年。

六月的一个清晨，李广义（工会负责人，地下党员）飞快地跑到厂里北面的墙根，警觉地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便迅速地走进油漆车间里去。

在一节油得崭新的车厢里，十几个人正默默地坐在漆布座位上。李广义扔掉快要燃到手指的烟头，站起身来说：“人都到齐了，开会吧！”说着看了人们一眼继续说：“大家知道，曾广治（当时的伪厂长）为了从我们骨头里榨油，半年多只发了二三成薪。工人弟兄们早已饿得叫苦连天。为了活下去，所以工会决定组织全厂工人和曾广治交交锋！……。”

太阳三竿子高了，各车间的工人象潮水般地涌向厂长办公大楼。楼前的空地上人山人海，全厂一千多工人全都到齐了。

“我们要活下去！”

“我们要求发全薪，补欠薪！”

终年象牛马一样的工人，发出了象春雷般的怒吼。这声音回

蕩在工厂上空，把楊树上的鳥羣也驚得飛起來了。

这时，从大楼里走出一个象猴子一样的人，走到台阶上胆怯地向人羣里望了一眼，然后喊道：“厂长命令派个代表来！”說完，轉身跑进大楼去了，就象有人要追着揍他似的。人們正在面面相覷的时候，忽見李广义等四个人推开熙熙攘攘的人羣，大步地走上台阶，直奔厂长办公室去了。

厂长曾广治坐在沙发上，一見李广义等人走进来，便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

“你們要干什么？”他放下面孔冷冷地問。

“我們要活下去，我們要吃飯！”李广义理直气壯地回答他，李广义的話象鐵錘般地敲到曾广治的心上。他搔搔頭皮略微放低了声音說：“这事怕难办到……你們工会还是动员大家回去吧！”

“动员大家回去？这事更难办到，你有話对大家說去！”李广义說完气憤地一摆手，四个人轉身便走。胆小如鼠的曾广治略一犹豫，又連忙跟着走出办公室。走到台阶上，李广义和几位工人代表立刻抄到他身后去，前面的工人也一拥而上。曾广治一見这个局面吓得渾身抖个不停，张着嘴半天才說出話来：

“大……大家回去吧，有話好商量。”

“打呀！”有人喊了一声，人們立刻随着喊起来。

“不……不要动武，兄弟早打电报請示去了。这，这就是电报稿。”他气急敗坏地喊着，同时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张白紙来。

“这样办行不行？”李广义向前迈了一步大声問。

“不行！”千百个喉嚨发出的呼声，象半空中响了个霹靂。

“工人弟兄們，我知道你們生活苦，上头不拨款，兄弟我有什

么办法呢？”曾广治說着，摊出双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来。又接着說：“我看这样吧，我再繼續打电报請示，保險不能委曲大家。”这时，他見工人并不打算动手，显得鎮靜一些了。

李广义見他口气軟下来了，便一步搶到他面前，用双手圈成喇叭筒喊道：“弟兄們回去吧，什么时候答复，什么时候上工！”

机器轟鳴着，工人們光開車不干活，三五成羣地在車間里閑談。

旋工車間的工賊郭二正在旋螺絲銼，几个青年工人飞快地跑过去把他包围了。

“沒有工会的命令，你为什么上工？”

“大伙为吃飽飯罢工，你这是干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責問。

“你們罢你們的工，我干我的活，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何必狗拿老鼠——多管閑事。”話音未落，只听得乒乓几声响，这小子早挨了几記清脆的耳光。紧接着大家你一拳我一脚地打起来。人越聚越多了，这小子一見大家都冲他来了，越发着了慌，俗話說“狗急跳牆”，真是一点也不假，只見他一低头，象条泥鳅似地从人縫里溜掉了。人們嘩的一声笑了。

七天的罢工終于胜利了。第八天清晨，工会送来了通知：厂方答复要求了，发叠薪，补欠薪。这消息象电流一样霎时传遍了各車間，全厂騰起了一片胜利的欢笑声。这次罢工的胜利，使全厂工人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工人們握着李广义的手說：“只要大伙齐了心，玉皇大帝也得听咱的！”

这时，地下党組織估計到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必然要进行报复，便号召工人們进一步加强团結。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車間里出現了几張布告：——……李廣義等十四人爲非作歹，煽動工人滋事……決定開除。工人們看到布告後差點兒氣炸了胸膛，有的人伸手就要去撕布告，有的人吵着要去找廠長。黨支部考慮到再鬧下去，就容易暴露組織，便盡力地把工人安撫下來。

一天下午，廠長下了個緊急通知，要鉗工薛永順，木工白興誠，鉗工張吉平（都是新發展的黨員），到車站去干活。三個人坐上壓車子在軌上飛馳着，剛走到東北園門外的小站，就被幾個拿着武器的人逮捕了。

在杆石橋軍法科里，司法科長袁治河對宋濤（學界的黨員）說：“今天給你介紹幾位朋友！”說着放开雄鴨嗓子喊道：“帶進來！”薛永順、白興誠、張吉平三人被押進來了。

“認識吧？他們是不是‘赤化分子’？”袁治河陰險地笑着問宋濤。

宋濤鎮靜地搖了搖頭。

“說！不說我要你的命！”袁治河惡狠狠地咆哮着。他被宋濤的鎮靜態度激怒了。

沉默。四個人堅定地立着，宛如四座鐵人象。

“給我打！”袁治河拍着桌子杀气騰騰地喊着。

幾個爪牙立刻撲過來，把宋濤按在地上，掄起木棒打下來，打得臀部鮮血淋漓。

“說不說？”袁治河從鼻孔里冷笑了兩聲問。

“我，我不知道！”宋濤有氣無力地，但是堅定地回答。

薛永順三人背對着袁治河，竭力地不讓這個劊子手看見他們盈眶的淚水。

“你不想受这种款待吧？”袁治河一把抓住薛永顺的肩膀，使它转过身来，面对面站着。突然，咚的一声，一口唾沫正好吐在袁治河的鼻梁上，袁治河象一只发了狂的野兽，一下子扑到薛永顺身上乱踢乱打，一面狂喊着：“给我打！”

薛永顺被绑在板凳上，抡打的竹板发出呼呼的响声。他咬紧牙关忍受着这撕心裂肺的痛苦，竭力不让自己发出呻吟声来，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面色也极为苍白。结果敌人是一无所获。

地下党组织为了营救薛永顺等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里，有了钱就好办事。工会从会费里拿出了一笔巨款设法把他们三人救了出来。

半月后的一天，厂里的工人们就象过年一样，大家一见面就兴奋地互相传告说：“救出来了！全救出来了！”

战斗还在继续着，军阀们对罢工组织的迫害，并没有吓倒厂里的工人们。相反的，敌人的残暴，使工人变得更为坚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树立起来了，工人们都好象有了主心骨。不久，他们又在党的领导下，象滚滚而来的洪波一样进行了又一次的冲击！

地下黨員——薛文英

陈兆鳳 王師傅口述

孙家驊 宋洪志整理

在軍閥当权，工人們做牛做馬的时代里，濟南机車工厂的工人們从来没有停止向階級敌人的斗争。站在斗争最前面的，是那些英勇无畏的共产党员們。是他們擦亮工人們的眼睛，使工人們認識到誰是最凶恶的敌人；是他們給工人們指出一条生存的道路，使工人們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与敌人进行搏斗，給敌人致命的打击……。薛文英就是值得敬仰和歌颂的一个，他是当时党的負責人。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在蔣介石撕下假面具疯狂地揮舞着屠刀的时候，薛文英领导着厂里的工人弟兄們和敌人展开了頑强的斗争。

山中聚会

一九二七年冬季的一个傍晚，夕阳收起了最后的余暉，散工的时间快到了。在机車工厂里，劳累了一天的工人們又冷又餓，累得骨头节仿佛都要散开似的，个个焦急地盼望着下班的汽笛声。

铆工老王提着工具箱，走到一个高身材的工人背后说：“听说××戏院来了个好角色，咱们明天听听去！”说完转身匆匆地走了。

天阴沉沉的，刺骨的西北风嗖嗖地吹着。在通向白马山的小路上，走着一个人穿长袍的人。这人二十岁上下，中等身材，尖下颏，白净脸，紧闭的嘴唇显示出坚毅的性格，炯炯发光的两只眼睛机警地向四方了望。

“薛文英！”有人在后山坳里喊了一声。这人便迅速地走进山坳里去了。

十几个人背靠着陡壁坐着，铆工老王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向薛文英说：“开始吧，文英。”“好！”薛文英答应了一声往人们跟前凑了凑说：“同志们知道，蒋介石在今年四月公开背叛革命（指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大屠杀），为了组成反动力量扼杀革命，就指示他的爪牙在工人中招兵买马……”

“一点也不假，最近刘锡三（国民党的工会负责人）越来越疯狂了。到处拉人，前些日子竟然找到我头上来了，想把我也拉进去！”一个黑瘦的工人说。

“哈！哈！”人们忍不住地笑起来。薛文英做了个制止的手势，笑声立刻停止了。

“他能招，咱也能招，怕干不过他刘锡三！”一个身材魁梧的工人愤愤地说。

“对！当前我们的任务正是大力发展会员，打击敌人壮大自己！”薛文英接口说。他注意地看了那个黑瘦工人一眼，那人肚内正发出一阵咕咕的响声。

“……就这样吧，大伙赶紧回去，进行工作要胆大细心，大家

必須牢牢記住這一點。”薛文英說完，人們紛紛地站起身來和他握手，他順手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破舊的皮夾對那個黑瘦的工人說：“拿着使吧。”

“不行，我知道你也並不寬裕，”黑瘦的工人推拒着說。

“文英，你對旁人總是想得這麼周到。”鉚工老王又轉回身來說。

薛文英沒有回答，將錢夾塞在老王手里，朝黑瘦的工人點點頭大步地走了。

一明一暗

機車車間的機器轟鳴着，亂嘈嘈的雜音震得人頭昏腦脹。象駱駝一樣的劉錫三蹣跚地走進來，瞪着兩只賊溜溜的眼，一面走一面喊：“弟兄們，津浦路濟南機車修配廠工會成立了，願意加入的進門就發兩塊大洋，有什麼難處儘管說，兄弟打包票！”說着走到一個工人身邊掏出兩塊銀元，用手碰得當當地響着，滿面帶笑地問道：“怎麼樣？”

那人看他一眼，低下頭去干他的活去了。劉錫三臉上的肉抽搐着，冷笑了兩聲說：“放着白花花的頭洋不怕沒人要！”他沒趣地走開了。正走着，忽見老王遠遠地來了，便停下來等他走近，不料老王頭也不抬地直朝那邊一個工人走去。

“不識抬舉的東西！”劉錫三看着老王的背影，自語似地低聲罵着，离开了車間。

“今晚在老地方‘打兩圈麻將’吧！”老王望着走遠了的劉錫三對身邊的工人說。

天慢慢地黑下来，正是万家灯火的时候，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挤满了厂里的工人。

“……刘锡三是要我们给蒋介石当枪杆，来杀自己人……下面刘大爷要说几句话。”薛文英说着把一个老人让到桌旁。

“弟兄们我受骗了，参加了黄色工会，没见一个小钱……上月老伴长病，孩子小，没人照管，我两天没上工，就扣了我半月的工钱，家里揭不开锅，今天我去找刘锡三请他求求情，被他一顿臭骂赶出来了。”老人呜呜咽咽地说。

“打这个王八蛋！”有人愤愤地喊。

微弱的灯光照亮了一张张愤怒的脸孔……。

会后，薛文英对老王悄声说：“最近这里的工作有点眉目了，为了扩大工会组织，我准备到沿线各站去一趟。……最近高麻子有信没有？”

“听说他最近调到临城去了，这人嘴甜心苦，你还是躲着他点！”老王关切地说。

一个月后薛文英在泰安车站组成了工会，又登上了南去的火车。

到达临城车站时，薛文英迅速地走下火车，雪地里的寒风立刻夹着冰块向他扑过来。他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在离出口不远的地方，他几乎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薛文英！”

“高玉山！”（原济南机车修配厂的工人，一个变节投敌的人）两个人几乎同时喊出声来。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高玉山的麻脸上带着阴险的笑容问。

“改日再談吧！”薛文英好象覺察了有什么不祥的預兆似的，望了遠處的两个巡警一眼，向出口處走去。

高玉山快步地跑到两个巡警跟前，气喘吁吁地指着檢票口說：“快……快！剛才那是个‘赤色分子’。”

在監獄里

刺骨的寒風象餓狼似地嗥叫着，一陣緊似一陣的鵝毛大雪在天空中飛舞着，霎時整個世界變成了銀白色。

薛文英躺在牢房裏，咬得牙齒格格地响。這時一个白发蒼蒼、滿臉皺紋的老頭爬到他的身邊問：“小伙子你为啥被逮捕的？”

“我，我也不知道。”薛文英抬了抬頭瞧了瞧那个老頭說，“唉！窮人的命根子，還不是在人家手裏握着嘛！”老人同情地搖搖頭。

啪的一聲牢門開了，接着闖進一个警察，托着步槍瞪着两只牛眼，問：“哪个是薛文英？”

“我！”薛文英鼓足勁大聲回答。

“走！局長叫你！”警察惡狠狠地說，“快点！”

薛文英咬着牙扶着牆壁站起來，一走一顛地向外走去。“咳！多狠毒呵！”白发蒼蒼的老頭氣憤地說，“上了刑房還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又要……這些狗東西，早晚有个報應！”

“你是不是‘赤色分子’？”长着滿臉橫肉、腦袋象个山藥蛋的局長，瞪着两只賊溜溜的小眼癢笑說，“薛文英！你要想開點，今年你才二十多歲，要說出真相，我保證給你个官做，嘿！怎么样？”他見薛文英不理睬，就端着一杯熱茶，走到文英跟前，“薛

文英：我这是真心对待你，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你说出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要说的都说了，我是个穷工人，什么‘赤色分子’，我是不信这些名堂的！”

“怎么？”

“我不懂什么叫‘赤色分子’！”文英坚定地回答。

“他妈的！”满脸横肉的局长豁地一下，把热茶泼在文英脸上，“给我狠狠地打！”接着几个狗腿子把文英按在地上用皮鞭抽起来。文英疼得昏过去了，他们又把冰冷的水泼在文英头上。当文英甦醒过来的时候，满脸横肉的局长又问：“你是不是‘赤色分子’？快说！”

“打死我，我也不是‘赤色分子’。”

满脸横肉的局长听了这句话后，气得夺过狗腿子手中的皮鞭，又狠狠地向文英脸上抽着，文英觉得眼前一黑，又昏过去了。当他甦过来的时候，觉得身上好象压着什么，一摸是件棉袄。睁眼一看，那个老头又坐在他的身旁，眼里还含着泪花。顿时一股温暖的热流传遍文英的全身，他探了探身子提起棉袄亲切地说：“谢谢您，老大爷，您年纪大了，身子弱，快披上吧！”但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却倔强地说：“这样的天下是不会长的，小伙子，熬着吧！”接着又问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薛文英，是个铁路工人，因为家里人口多，糊不上口，寻思偷着跑趟买卖，这不……咳！”薛文英见老头是个正直的人，就又放大胆说，“老大爷这样的天下是不会长的，早晚咱穷人有个出头之日。”他俩这样一谈，又有四五个难友凑到他们跟前。薛文英端详了这些人一下就啦起来，并有意識地大声说，故意叫管

牢的听见。

“我们工人整天价出大力，家里人都饿肚子，还得经常挨打受气，大家想想，我们为啥穷呢？还不是那些富人搞的鬼……”文英的声音有力地冲击着人们的耳鼓，宛如隆冬的一团火，烤得人们心里暖暖的。

就这样，薛文英经常地把革命的道理在监狱中向这些受难的人散播。在黑暗的牢房里，这些道理就象太阳的光辉一样，照到每个人的心里。

冬去夏来，无尽止的拷打继续着，……三年过去了，敌人的伎俩使尽了，也没有得到一点口供，最后无可奈何地释放了文英。

打进去！

一九三〇年的一个夏夜，天气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陈兆凤干了一天活，累得周身痠疼，刚要上炕睡觉，忽听得“啪！啪！”的拍门声。他立刻穿上鞋走出屋子，开门一看，一个披头散发、衣不遮体、象疯子样的人站在门口，他大吃一惊，连忙把门关上。

“凤哥，我是文英！”陈兆凤一听是薛文英的声音，“呼”地一下又开开大门，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文英，都说你死在监狱里啦！”陈兆凤让文英坐在炕上倒上一杯白开水说，“四年啦！真想不到咱弟兄们又见面啦！”

“是啊！我也没想到还能和兄弟们见面！”文英说着脱掉裤子，“凤哥，你看！”陈兆凤凑到跟前一看，文英身上除去烧伤的烙

印就是皮鞭抽打留下的伤痕，一点好皮肉也没有。顿时，眼泪象泉水似地从陈兆凤的眼眶里涌出来。他俩一直谈到夜深。

半月过去了，文英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他不止一次地对陈兆凤谈起复工的事。

一天，在潘家花园的伪工会里，刘文玉（伪工会干事）对薛文英说：“薛文英，姓薛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厂里不收‘赤色分子’！”

“我是‘赤色分子’，政府为什么要放我，难道你比政府权力还大？”薛文英气得脸都紫了。正在吵着，陈兆凤领着一羣工人破门而入，大伙一齐亲切地和文英打招呼。薛文英把刚才的事情一说，大伙差点儿气炸了肺。

“为什么不收？”

“和这种人讲不得理，打！”话音未落，巴掌早落在刘文玉的脸上。

“弟兄们，有话好说，文英的事交给兄弟我好了。”刘文玉来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捂着半边发烧的脸告饶。

薛文英就这样重新回到济南机车工厂，再一次地投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展开了工作。

吃“到口酥”

李开鲁口述

王万森整理

在日本鬼子占领济南的时候，工人们真是尝尽了苦头。俗话说“逼上梁山”，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工人们想出了不少巧妙的办法与鬼子斗争。别的不讲，就说说吃“到口酥”的事吧：

日本人发给的工粮真不如猪食，净是一些糠秕麸皮，吃起来沙沙地响，干一阵子活来嚼这个，可真难往下咽，这份子罪可真难受啊！就是这样的工粮老老实实地发也好哇，二鬼子还从中捣鬼，用沙子把粮食换出去，卖了钱大吃二喝，工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简直恨到骨头缝里去了。

当时车间里有个叫邓繼和的青年电焊工，是个有火性的汉子，哪里受得住这些洋气啊！当时他咋呼着要碰一碰洋鬼子，出出气。一提起这样的事谁不赞成！大家凑在厕所里一嘀咕，就想出了一个吃“到口酥”的招儿来。

那时，是用花生油代替机器油的（机器油很缺）。邓繼和在小火爐（熔金属用的）上架了个铝质饭盒，里面倒满花生油。不一会儿，油就热了，工人们就把硬撮在一起的干粮糰子往里搁，吱吱啦啦一炸，香喷喷的味儿直往鼻子里钻。不一会儿“到口酥”就

炸成了，大家趁熱吃起來，又松又酥，香噴噴的。不大会兒嘴里就滿了油……工人們吃得都挺恣，庄師傅一邊捋着油光光的胡子，一邊撇着腔說：“咱這麼大年紀了，這還是頭一回吃到‘到口酥’哩！哈哈……真不錯呢！”

大家高興的不是為了解饑，是因為想出了給鬼子消耗花生油的辦法，出了一口冤氣。

吃“到口酥”的事情立即風行全廠。頓頓如此，天天如此。工人們炸的雖然很妙，時間長了，也難免露餡兒。有一次讓外號叫“灶神”（原名叫田中）的鬼子小隊長碰見了，胡子氣得噉了幾噉，狠狠地踹了大家兒跟走開了。

第二天晚上，大家剛剛飽餐了一頓“到口酥”，刨床上的郭師傅忽然暈倒了，鄧繼和一看不對頭，仔細一聞花生油，有一股奇特的味儿，知道中了鬼子的計了，接着許多人都暈暈張張起來，車間的燈光黃昏昏的，機器有氣無力地響着，有幾個人暈的還爬不起來。這當兒，如果“灶神”走來的話，不知有多少人會挨一頓毒打。鄧繼和急中生智，和幾個工人噉了幾句，矯捷地竄到變壓器跟前，接着傳來了幾聲清脆的响声，車間的燈驕地全滅了；機器也停了；車間里亂騰起來，人們噉起來了：“變壓器壞了！干不成子！走啊！……”

哄的一聲，工人就象潮水一樣地涌出車間去了。

四个夜晚

王 庆 臆口述

孙家驊 李文荣整理

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咱们工人整天价下苦力，却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挨骂，真是连口气也喘不过来。因此，我们只能消极怠工混日子，想法暗地里与他们斗争。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刺骨的寒风嘶叫着，稀疏的星星眨着眼睛，闪着寒光。我们几个工人，偷偷地扛着铜棍，搬着砖瓦，靠近了工厂的围墙，刚把木板搭在墙头的电网上，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手电的光亮。接着，就是粗鲁的质问声。这时，我们有点慌了。可是，身材高大力赛金刚的老宋却很沉着。他跟看逃不脱了，就向前走了几步，仔细地踱了踱，轻轻地说：“弟兄们，只有一个鬼子，我来对付他。你们藏到那边去，如果我和他打起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他看看我们都不动，又说：“弟兄们，我对付得了，快走！免得都受牵连。”我们在老宋的“威逼”下，只好跑到东边的一垛矮墙下藏起来等待着。鬼子捧着匣子

枪，拿着小铁棍走到了老宋的跟前：“什么的干活？”老宋提着裤腰说：“大便的有！”鬼子向周围一看，见木板搭在电网上，铜棍、铜瓦放在墙下，就气得连声叫骂：“你的巴格牙鲁，心坏的大大的有！”同时举起铁棍狠狠地打在老宋的身上。

“这不是我弄的，你认错人了！……”老宋挺直了身子和他讲理，不等老宋说完，乒乓的铁棍声又在老宋的身上响了。这一来，可把老宋激怒了：“你这个王八蛋！”他骂着就朝鬼子脸上打了两个耳光。鬼子紧跟着从身后抽出匣子枪来，刚一抬手，就被老宋招住手脖，听着“噗通”一声，鬼子跌了个仰面朝天，匣子枪也早上了老宋手里来。接着鬼子嚎叫着，一骨碌爬起来，向老宋扑过去。只见老宋身子一闪，右脚一伸，啪的一声，鬼子又摔了个嘴啃泥。“王八羔子，叫你再疯狂！叫你再疯狂！”老宋随打随骂，一眨眼，他提着匣子枪跑上木板说了声：“再见吧，弟兄们！”就没影了。只听到鬼子躺在地上发出微弱的呻吟……。

第二天早晨，刺骨的寒风嘶叫得更紧了，天灰蒙蒙的，鹅毛似的大雪纷纷地下着。五个鬼子一块闯进我们的车棚，挨个查问夜里发生的事情，结果瞎子点灯白费蜡，一点痕迹没查出来，鬼子们象疯了一样，满嘴里“噤哩呱啦”地一面打一面推地把我们撵出车棚，剥掉我们身上的棉袄，叫双手扶着钢轨，做俯臥撑的姿势，谁要动一动，铁棍马上就会落到他的身上。我们勉强地压住心头怒火，但在每个人的脸上都能看到顽强不屈的表情。敌人只能摧残着我们的肉体，可是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我们这样俯臥撑着，时间一长，谁也支持不住了。于是，铁棍抽打在每个人的身上。有的头破了，有的晕过去了。但是回答鬼子的却是“不知道”！两个钟头以后，鬼子也觉得冻得慌了，这才

施了“恩”。我們个个冻得象冰柱，两只手肿得老厚，失去了知觉；还有的人，手讓鋼軌粘去了一层皮，鮮血直流。可是，鬼子还是白費心机，一点痕迹也沒查出来，而仇恨的火焰却在我們的心里，燃烧得更加强烈了。人人都暗暗地立下了誓言：走着瞧吧！仇一定要报！

二

夜降临了。我們刚刚上班，翻譯就領着鬼子进来了，說：“今天你們旋四分料四分絲的平头方格螺絲，任务很紧，要快干！”我們一听，任务很紧，就知道又要支援外地了，因为这种做法是鬼子的老規矩。我們到工具室領了四分的板牙（切刀）就猛干起来。鬼子看后很滿意，笑咪咪地走了。其实我們用的是“調虎离山計”。他走后，机器照常轟轟地响，可就是不出成品了。很显然，消极怠工的斗争又开始了。当我们蹲在机器旁研究对策的时候，听得噢的一声，我們明白，这是自己哨兵发出的信号。于是，大家又都跑到自己的机器旁，猛干起来。顿时，鬼子闖进車間来，看見我們还是象开始那样干法，就咧着嘴走了。机器还是轟隆隆地响，可是又不出成品了。

突然我想到：如果想法把平头方格螺絲都制成废品，还得讓鬼子看不出来，那有多好啊！想啊，想啊！当我想到鬼子要求的标准的时候，乐得我蹦起来：“弟兄們，有了！他要求四分料四分絲，我們給他車成三分絲的，从表面上看，形状沒大差別，可是和螺絲帽扣不在一起，叫他运到工地上干瞪眼。”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但是，当我說到沒有三分板牙的时候，又都沉默了。

“喂，偷去！”老宋笑着說，“到工具室去三四个人跟管材料的大胡子（日本鬼子）胡纏，两个人从工具室的后門溜进去……”他沒說完，大家就活跃起来。很快分好了工，就干起来。結果順利地成功了。当我们换上三分板牙的时候，心中非常愉快，恨不得把所有的活一下子干完。平时，我一夜最多才旋五百个，結果这次我旋了一千好几。天明了，鬼子来到車間，見到这么多的成品，咧着嘴直笑，还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說：“你們干活的很好，歇歇的有！”我心中暗笑：好是好，够你娘受的。我們为了不使鬼子发觉，还帮他吧成品装上箱封好，然后，才放心地回了家。

三

又輪到我們做夜班的日子。老天爷好象与我們穷人作对似的，冷得連手也伸不出来。于是我开开机器，又烤起火来。把木工刨好的准备做桌椅的材料，当了木柴。烧得越多，我們心里越痛快。烧得渾身暖烘烘的。

“弟兄們！”老宋猛然站起来，攥着拳头說：“听说刚修好的两列客車和五列貨車皮，明早要出厂了，我們还是叫它回回爐吧！”

“走，再干它一場！痛快痛快！”我这里一响应，大家都摸起鉄棍，分头溜出了車間。还指定了两个人，站在阴影里放哨。

顿时，啪啪的声音响成一片。一刹那，我們就把客車廂的玻璃窗砸了个稀烂，紧接着，鑽进車廂，用刀子割烂了皮椅子。大家正在紧张地战斗着，忽然传来了信号。于是，我們就悄悄地溜回了車間，站在机器旁，装着干活的样子。說实話，我覺得这次干得很不过癮。因为破坏的这些东西，一两天的時間就能

修好，再說也值不了几个錢。我向四周观察了一下，鬼子沒到車間里來，就走到老宋跟前說：“不过癩，再干去！”他大声咳嗽了一声，摆了摆手，伙伴們又湊在一起。

“小张你放哨去。”他瞅了瞅四周說，刚才的战斗不过癩，再打一場去。这一次战斗，是把修好的貨車的軸箱里的五金瓦、油棉紗弄出来，再把它安装好。从表面看不出名堂來，可是，開車以后，跑不了几里路，就把車軸磨坏……。”

“这方法太好了。”大家会心地望着老宋，異口同声地說。接着，出了車間。冷风一股劲地向脖子里灌，真象針扎一样，但是，我們的心里，却象燃燒着的一团烈火。

我們悄悄地溜到貨車皮跟前，迅速地拗开軸箱，把五金瓦、油棉紗掏出来，丢到阴沟里去，又火速地安好回到車間。我們的行动敏捷，做得人不知鬼不覺。

真想不到，在我們正在高兴的时候，鬼子提着鉄棍闖进来，看見我們围在一起不干活，气得象餓狼一样，咬了这个再咬那个。当鬼子咬牙切齿地抽打十五岁的小郭時，我真激怒了，摸起鉄棍就想上去和鬼子拚了，但是，被身旁的老李拉住了。“別把事鬧大了。”是啊！要是打了鬼子，弟兄們的日子就更难熬了。想到这里，我丢了鉄棍，紧紧地攥着拳头，死盯着这只残暴的餓狼。“你們巴格牙魯，快快干活的有！”鬼子瞪着两只牛眼暴跳着，我們气憤地拿着机器撒起怨气來。

日本鬼子剛走，小郭的身子一歪，就墮在地上了。我們迅速地围上去，仔細一看，他的脚面上鮮紅的血水，从袜子里渗出来，滴在地上。但是，他一点也不叫疼，只是把牙齒咬得咯咯作响，

我們了解他的心情，因為我們的命運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我們也更明確：鬼子的殘酷行動，是吓不倒我們的！

四

天邊的紅霞消失了，霎時，黑暗籠罩了整個大地。我披着破得象花油似的棉袄，縮着脖子，拖着沉重的步子，走進了車間，只見幾個弟兄正站在機器旁發呆。我想：准是發生問題了。我還沒來得及問，鬼子唧哩哇啦地進來了，一見我們幾個人就驕叫起來：“巴格牙魯，軸箱誰的壞了壞了的干伙！心壞的大大的有！”大家沒有一個講話的。接着，鐵棍不住地抽打在我們的身上。這時，其他弟兄們都進來了，他們顯然也都挨過了打，個個凍得縮着脖子，臉上都有紫青色的痕迹。當我看到一走一拐的小郭的時候，心里難受極了，恨不得把鬼子一下子揍死。

機器轟隆隆地响着，我們的心情非常沉重，大家的臉是鐵青的，在竭力地壓住將要燃燒的怒火。鬼子氣哼哼地走了。小郭跑到老李跟前，不知說了些啥，就匆忙地拿着油棉紗溜出了車間，還不到吸一袋煙的工夫，鬼子的驕叫聲、汽笛的尖叫声响成一片。我們從窗子向外一看，哈！濃煙突突地直沖天空，火焰越燒越旺，原來剛修好的貨車皮着火了。大家興奮地跳起來，但接着又裝做緊張的干活，當鬼子趕着我們救火的時候，火焰已經着得很高了。我們在鬼子的威逼下，提着小水桶向火團不急不慢地走去，到跟前時，把水全泼在地上。火焰照舊越着越旺，越着越高，這熊熊的烈火象征着我們中國人民鬥爭的意志。……

.....

冬天是严寒的，夜是漆黑的，日本鬼子是残暴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强的，要在这严寒而漆黑的夜里，一刻不停地和残暴的鬼子搏斗，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暗 斗

王 庆 福口述
孙家驊 李文荣整理

一九四一年腊月的一个晚上，刺骨的寒风卷起未化的雪花，扑在脸上象针扎似的，我缩着脖子，紧裹着破棉袄，冒着寒风，一口气就跑进工厂。

“小王啊，怎么才来呀？”老张笑嘻嘻地问我。“这还嫌早呢！”我对站在车间门口的老张说了句气话，就闯进车间。哈！机器轟隆隆地转着，可是不见一个人，我正在纳闷，突然传来哈哈的笑声，我便急促地向车间中央走去。

“你可来了，咱们再干一场吧！”大力士老刘笑着说。

“干就干呗，我姓王的不在乎。”我理直气壮地说，“咋干呢？”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这样，”大力士老刘拉我蹲在他的身旁，“今天晚上很冷，鬼子巡逻的次数可能少了，咱先偷点油，把咱带来的糠饼子炸炸，吃饱了就干掉刚修好的五节货车厢，你看怎么样？”

“很好！”我高兴地说，“偷油是我的拿手戏，我去拿来吧！”

“马上动手！”老刘站起来攥着拳头说，“鬼子把花生油藏进材料库，他认为材料库的窗子上镶着一根根的铁管子就保险了，

哼！我們照常能弄到。走，小王，咱倆去！”接着，工友們都蹲在自己操作的機器旁，我和老劉奔向材料庫。

“嗤嗤！嗤嗤！”鋸鐵管的声音不一會兒就停下來，窗上的鐵管子斷了兩根，我側着身子鑽進材料庫去。出乎意料，鬼子把油換了地方，儘管我很熟悉材料庫的地理，但一換地方，可總要費點事。於是，我就在裡面亂摸，費了很長的時間，終於摸到了，嗅了嗅，還是汽油呢！這時，我有点泄氣，真是又急又氣。但我又想：“反正花生油出不了材料庫，於是，我就一桶一桶地試着找，待了很長的時間還沒找到，我怕放哨的老劉着急，給他打了個招呼又找。心想：進來一陣子，不糟塌洋鬼子一下是不解恨的。我忍着性子找呀找呀，最後在一個角落裡找着了一大桶。迅速地瀉滿了小鐵桶，遞給放哨的老劉。我剛想往外鑽，又想到光弄點油太便宜他了。於是又返回去，用上全身力氣，把所有的油桶都來了個底朝天，霎時，材料庫變成了油湖，我才滿意地鑽出來。回到車間已是十一點了。

機器照樣轟隆隆地旋轉着，誰也不理睬它。但當我們正在布置第二次戰鬥的時候，不料，鬼子溜進來了，他瞪着兩只凶暴的眼睛，手裡提着鐵棍，象餓狼似地向我們撲來。接着鐵棍狠狠地抽打在工友們的身上，然後又直衝着我過來，抓着我的衣領使勁地前後晃了一陣，然後罵起來：“你的巴格牙魯，那邊的有！”話音還未落，鐵棍又重重地抽在我身上。我只覺得兩耳嗡嗡直响，眼前火花亂窜，但我心裡明白，作為一個中國工人在凶殘的敵人面前是不能屈服的。於是，我咬緊牙齒，一聲不吭地忍受着。鬼子打够了我，又狂叫了一陣，離開了車間，這時已是十二點了，顯然第二個戰鬥布置一時是不可能實現了，但是仇是一定要報的。

我忍着疼痛，正守着空轉的機器，霎時，鬼子又闖進車間里來了，手里拿着一個四分平頭方格螺絲，對我們說：“你們干這個的有！”翻譯接着說：“因為你們怠工，罰你們明天干活！”我一聽，肺就要炸了，恨不得一口把鬼子吞掉。我抑制着涌上心頭的怒火，只好到工具室領了四分板牙（切刀）安在車床上，勉強地干起來。鬼子走后，我跑了趟廁所，在回來的路上，心想：你明打我們，我們就給你來個暗斗。于是我悄悄地溜進工具室，偷了一把三分板牙安在車床上，然後就猛干起來。

“欸！你看小王發瘋了。”

“是不是想買鬼子的道？”我一聽工友們議論真有點火了，心想：真是些笨蛋！

“小王，為啥這樣拚命干？”大力士老劉跑到我跟前質問。

“哼！為啥？還不是要捉治鬼子。”我高興地說，“瞧瞧我干的活吧！”大力士老劉拿起我旋的螺絲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忽地一下跳起來說：“小王，好辦法！可是光你一個人這樣做會吃虧的，咱們要是都這樣干，鬼子查也查不出來。”說完，大力士用力打了個胡哨，擺了擺手，工友們都跑過來。

“老張，你再放哨去。”大力士老劉笑着說，“弟兄們，小王想了個妙法，鬼子不是叫咱旋四分料四分絲的平頭方格螺絲嗎？我們換上三分板牙，給他套三分絲的，表面看不出名堂來，可就是不能使用。”

“這辦法好倒是好，可三分板牙到哪裡弄去？”

“是啊，三分板牙怎麼辦？”我一聽工友們有畏難情緒，深思了一會兒說，“工友們，剛才我偷油的時候，材料庫里有股酒味。咱偷點酒來，裝着給發工具的鬼子——大胡子送禮，把他灌醉，

三分板牙不就到手了嗎？”工友們听了，个个称贊不止。

“这样做好处很大。”大力士老刘說，“我們給鬼子造出很多废品，破坏了他們的生产計劃，如果检查出来，我們也不吃亏，因为板牙是大胡子发的，叫他挨頓很接。”

“好哇，真是一箭双鵰啊！”不好說話的老郭这回也开腔了。

約計半个鐘头的样子，一切都办妥了，工友們使出全身力气，拚命地干起来，霎时，每个車床跟前出現了一大堆“成品”，看看車床跟前这些成堆的“成品”，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兴。就好象已看到監工的、发工具的鬼子在挨揍，工地上的鬼子守着零件在干瞪眼。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第二天天刚亮，監工的鬼子板着鉛板似的臉，懶洋洋地走进了車間。先是一楞，接着伸了个懶腰，象似抖了抖精神，然后变换了一副狡猾的笑臉，大步地走到車間中央，豎起大拇指大声說：“你們大大的好，够了够了的，你們休息的干活！”可是我們誰也不理睬他，仍旧拚命地干着。監工的鬼子大笑着走了，我們也跟着大笑起来，而且笑得非常痛快。

一会儿，監工的鬼子領来了一个矮胖子，他們边走边哇啦哇啦的說話，看样子，監工的鬼子象在夸功。蒙在鼓里的老鬼子，看看我們的干劲，再看看成堆的“成品”，也大声地說：“大大地好！大大地好！”当老鬼子拿起螺絲检查的时候，我想：“要唱大戏了。”果然，老鬼子把螺絲一扔，暴跳起来，朝着監工的鬼子臉上乒乒就是几个耳光。接着，他又气凶凶地向我走来，狠狠地打了我一拳头說：“你的巴格牙魯，心坏的有！”頓時，工友們都跑到我的車床前。

“打人的无理”，大力士老刘把我車床上的板牙卸下来，攔到

老鬼子的面前說：“你看看！”老鬼子看了看板牙，又看了看旋好的螺絲，楞了一下，他又檢查了每個車床上的板牙，對監工的鬼子哇啦了一句，監工的鬼子跑出車間。不一會兒，發工具的大胡子進來了，這時，老鬼子跳起來，解下皮帶，氣凶凶地迎上去，發工具的大胡子筆直的站在那裡。老鬼子哇啦了幾句，就沒頭沒臉地打起大胡子來。大胡子的臉出血了，眼流淚了，腿不自主的跪在地上，並且求起饒來了。可是我們呢，個個心花怒放，樂恣恣地。

“混蛋！都給我滾蛋的有！”老鬼子氣沖沖地趕我們走，我們趕快笑着走出車間。

“哈哈！”大力士老劉大笑着說，“他媽的老糊塗了，連罰我們的事也忘啦！”

“這場戲唱的可真不錯啊！”

“是啊！以後咱要多唱一些出色的戲嘍！”

刺骨的寒風仍然刮個不停，但是我們絲毫不感到冷，因為我們唱了一出令人難忘的好戲。

紅色的心脏

孙思新口述

赵延吉整理

打入风泵房

一九四三年，中共渤海区委济南工委（简称）为了大力贯彻一九四二年党中央所提出的“向敌人争夺群众，作敌占区的工作，宣传抗战必胜，争取人心向我”的指示，决定委派宗泽（共产党员）打入济南机车工厂，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人进行英勇的斗争。但怎样打入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机车工厂风泵房里有一个技术工人孙思新（共产党员），不但技术顶呱呱，而且为人厚道，善与人交，和谁都合得来。几年来，他在风泵房里发动工人向敌人进行了无数次斗争，俨然成了风泵房里工人的“主心骨”了。妙的是，每次斗争虽然都是孙思新组织领导的，但他却从不出头露面，鬼子还夸他是个“好好工人”呢。

一天，孙思新向风泵房里外号叫“假翻译”（他能说些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的鬼子说：“太君，我有一个叫宗泽的表兄，介绍他来咱风泵房做工好吗？”“假翻译”用极其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

表兄，是个好人的有？”孙思新大包大攬地說：“我这个表兄，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实人。勤恳朴实，干什么都是好样的。我敢保险，他一定能做一个好工人！”說罢，把大拇指翘起来比划着。平日孙思新和翻譯赵炳瑗还有些“感情”，赵炳瑗也“通情达理”地送个空头人情說：“太君收下的好！太君收下的好！”鬼子見孙思新說得那样結实，态度那么自然从容，再加上翻譯赵炳瑗的撻掇，心里活动了，思索了片刻，拍着孙思新的肩膀高兴地說：“好的，好的！叫他来的有！”

第二天，孙思新領来了一个穿着朴素、面目和善、約有三十来岁的中年人，这人颯颯矍矍，給人一种純朴厚道的感覺。“假翻譯”、翻譯官、工长見了都很滿意。几年来，鬼子吃了工人許多苦头，因此吸收新工人的先决条件，就是老实。本来党組織研究孙思新和宗澤最好不在一个車間工作，以免惹人注意，暴露組織，但这样做也有困难，宗澤什么技术也不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做好工作，最主要地就是掌握技术，贏得工人的信任……孙思新向“假翻譯”建議而又恳求地說：“我的表兄才来厂里，不懂技术，我要好好教給他，就留他在风泵房工作吧？”“假翻譯”覺得孙思新說得近情入理，欣然答应。从此，宗澤便在风泵房里安家落戶，学习技术，从事党所交給他的重要工作了。

发展党员

規模这样大的一个工厂，只有孙思新和宗澤两个共产党员，力量太薄弱了。党指出要培养力量，扩大組織，充实革命力量。在敌人的眼皮下发展党员，那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宗澤和孫思新在風泵房裏和工人處得親如家人，有事互相商量，有困難幫助解決。特別是他倆的作風，工人們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平時他們認真研究技術，忙於工作，甯說嫖賭，連烟都不抽，酒都不喝，生活非常儉樸，可是別人一有困難，他們就慷慨幫助，因此誰都願意和他倆交朋友。不久，宗澤、孫思新就和另外兩個工人楊金嶺、司有義等拜為干兄弟。他們在工作中，互相勉勵，苦鑽技術，在生活中，稱兄道弟，你尊我讓，真象同胞兄弟一般。感情建立起來了，宗澤和孫思新就側面地先對楊金嶺進行民族仇恨的教育，講解革命道理，有意識地启发他的階級覺悟。一天，三人湊在一起閑聊起來。孫思新試探性地問：“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這樣好，遇着事情能不能攪成一股繩呢？”楊金嶺回答得可干脆了：“哥哥說哪裏話，我們同心同德，絕不三心二意，你怎麼着，我怎麼着！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我干土匪呢？”孫思新半嚴肅半開玩笑地說。“你當土匪我也當土匪！”楊金嶺斬釘截鐵地揮了一下手。宗澤意味深長的說話了：“別开玩笑啦！弟兄們好就是好嘛，何必說這些話呢？”“哈哈……”孫思新、楊金嶺都笑得捧着肚子。

晚上，宗澤和孫思新研究，認為培养目标基本成熟，是否可以公開的講明？研究的結果，還是要慎重行事，作進一步培养和考驗。之後，宗澤、孫思新和楊金嶺之間更是親密無間了。一個星期天，弟兄三人在楊金嶺家裏談起鬼子凶狠毒辣、拿着工人不當人的事情來，楊金嶺表現非常氣憤。“你聽說過嗎？”宗澤突然問了楊金嶺這麼一句，弄得楊金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聽說過什麼？說話沒頭沒腦的。”“我听外人講，不知是真是假，說霧化、利津一帶有八路軍，他們可好哩！待人平等，幫助窮人

大翻身！”楊金岭津津有味地接着說：“我也听說过共产党八路軍哩。說他們共产共妻，青面紅发，巨齿獠牙……”宗澤、孙思新馬上批駁了这些謠言，并談了些共产党和八路軍对穷人如何好的事例，弄得楊金岭半信半疑起来。最后，宗澤以关切探詢的口气問楊金岭說：“我要到八路軍那面去，你去不去？”楊金岭还是毫不迟疑地回答：“愿意去，这个亡国奴可当够了！”經過这次談話，宗澤、孙思新認为楊金岭的条件基本成熟，就决定要吸收他为共产党员了。

一天晚上，宗澤、孙思新在楊金岭家喝茶聊天到深夜，便在楊金岭家住宿了。睡下后，宗澤郑重其事地向楊金岭說：“我和孙思新都是共产党员，是党派我們到工厂来工作的……”楊金岭一听这話先是怔了一下，然后惊喜地問：“真的嗎？共产党就是你們这样的好嗎？”他兴奋得不睡觉了，一定要起来啦啦……。不久經過中共济南工委的批准，楊金岭被接受为共产党员了。此后，宗澤、孙思新、楊金岭又利用这种“以德感人，建立交情，培养教育”的方法，先后发展了司有义、张存祥两个共产党员。党的地下組織扩大了，风泵房里二十个工人团結得就象鋼錠一样。

对敌斗争

鬼子对工人的手段越来越残酷了，天天拿着棍子在車間里轉来轉去，見了工人不是打就是罵，为着狗屁不值的一点事，就开除工人。工人敢怒而不敢言，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特別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人物資缺乏，更加紧了对工人的压榨和剝削。工人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了。

党为了加强在济南机車工厂的实力，除进一步发展党的組織外，并千方百计地讓孙省三（共产党员）打入机車工厂，在厂內建立了党的支部，宗澤任支部書記，直屬中共济南工委领导。从此，一顆紅色的心脏——党支部，永不停止地跳动在越来越覺醒的工人之間。

党首先发动工人消极罢工，在生产上給敌人以严重打击。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敌人軍运頻繁，运输綫上十分紧张，鬼子只有天天荷枪实弹地到車間里威逼工人加紧生产，可是敌人越逼的紧，工人就越想办法消极罢工。鬼子来了，站崗的咳嗽一声，工人們就十分紧张地干起来，鬼子走了，司有义就給工人們啦起“三俠劍”来。风泵房是机車工厂的关键部分，工人們便采取了“胡弄旁”的办法，閉缸时，把螺絲帽松下来，故意擦上黄油，当场管点事，几天就不起作用了；螺絲帽松，纏上点綫擰上，你想这能管什么用？修理的机車，出厂不几天，就稀里嘩啦的了。弄的鬼子懵头轉向，想发作也无济于事。

工人的生活越来越苦了，家家无隔宿之粮。根据这种情况，党支部研究，决定发动工人跑买卖，既能解决生活困难，又能大大降低生产率，一举两得。

孙恩新的老家是坊子，他破天荒地开始了跑买卖工作。去家乡时捎点洋貨，回来販些小米。利滾利，既有吃的，又有用的。工人一見确有油水可得，一时跑买卖之风盛行全厂，达到工人总数的40%左右。这样，工人两日打魚，三日晒网，生产效率驟然下降，气得鬼子大跳大罵起来。“人呢？干什么的有？曠工，通通地开除！”任鬼子怎么咆哮，工人們更紧紧地抱在一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毫不妥协地向敌人斗争着！

义記自行車鋪

一九四四年冬天，在济南的东洋兵拿出了吃奶的力气，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强化治安运动”。党支部書記宗澤，恰在这个时候，到中共济南工委（駐在济阳）汇报工作去了。一时形势恶化，未能按时回来。二十多天以后，宗澤回来了，鬼子說宗澤曠工太多，非开除不可。工人们再三講情，鬼子摇头不理。在当时，党完全能发动工人为开除宗澤的事大鬧一番，但是考虑还是以隐蔽組織、扩大力量为前提，便将計就計了。

宗澤离开机車工厂不久，中共济南工委为了更好地领导济南的工作，便决定在机車厂門外開設一家自行車鋪，做为活动据点。司有义是經理（因为車鋪是設在他家里），宗澤是伙計，济南工委又派了洗尘、孙兆梅两名党员来协助工作。从此，一个設備非常簡陋的“义記自行車鋪”便开始营业了。

車鋪小，人員多，生产的不够生活費用。这时期，虽然党也送来了不少活动經費，但大家都不肯輕易动用党的一分錢，因此生活非常艰苦，吃飯連点咸菜都舍不得吃。党员們都清楚地知道：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茹毛飲血也算不了什么！

不久，孙思新也因为歇班过多被开除了，义記自行車鋪又多了一名小伙計。留在厂里的司有义，不时地以經理的身份来車鋪检查賬目（实际上是来汇报工作）。在当时秘密活动头等重要的工作是蒙蔽敌人和邻居的耳目。因此他們晚上开会时不是摆下流水賬、算盘，就是拉开桌子打麻将，有时打上二两酒，摆上半碗咸菜，門外派人了望，屋內就召开會議。暗号传来，大家就端

酒把筷，”咱俩好”“巧七”地喊起来。

伪巡警郭志同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常来义记自行车铺喝茶，或来修理车子，铺里也就不要他的修理费，因此关系搞得很好。这也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每逢召开会议的时候，先告诉郭志同说：“晚上弟兄们要在一块玩玩（指打麻将），请照顾着点。你能来一块玩玩吗？”果然，小恩小惠没有白搭上，郭志同乖乖地为义记自行车铺服务着，这比自己站岗可保险的多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地对济南进行轰炸，济南机车工厂遭到严重的破坏。飞机来了，刺人耳朵的警报，狼嚎般地嘶叫着，生产马上停顿，人们东躲西藏。所以每逢警报一响，工人们却暗暗高兴，因至少有半天可以不上班。有一次，风泵房后面扔下了十几颗炸弹，顿时烟火弥漫，犹如天塌地陷一般，死伤四百多人。在不断受到飞机袭击的情况下，鬼子还强迫工人上工。支部研究：要立即发动工人拒不接受上工的命令。提出：“在家喝凉水也不去上工！”“命要紧还是上工要紧？”等。一时，生产陷于停顿状态，鬼子没办法，来了个“下饵钓鱼”的办法，假惺惺地宣布说：“……凡干工一天者，发给半袋面，随干随领。”部分工人被骗上工了。支部根据这种情况，又作出了新的决定，分头在工人中间鼓动：“要警惕敌人的阴谋诡计！”“不要因一个虱子烧了大棉袄！”“坚决不能上工！”等等。部分上工的工人也就悄悄地回去了，气的鬼子哇哇直叫。

鬼子对工人的残酷，达到了丧尽人性、令人发指的程度。轰炸后，受伤的二百来个工人，有的炸去了胳膊，有的炸毁了腿部……动手术时，鬼子命令医生不准上麻药，疼的受伤工人死去活来，叫苦连天。鬼子不愿工人哭叫，竟用木棍把受伤工人打晕，

然后再动手术，因而死亡率很大。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激起了工人们无比愤怒，纷纷发恨说：“宁愿饿死在家里，也不给鬼子干活了！”党组织借此机会动员工人不上工，以至有二十多天，整个机车工厂就象一个死寂的世界。鬼子一筹莫展，只好拿出最后一着，宣布开除许多工人，司有义、杨金岭也被开除出厂了。

随着工作的开展，义记自行车铺扩大了，党的活动范围也逐步扩大。杨金岭打入了趵突泉修械所，司有义打入了电灯公司……。义记自行车铺里的这伙红色的心脏，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跳动起来。

再接再厉，迎接革命胜利

日寇投降了，全市人民欢呼雷动，到处张灯挂彩，庆祝“八一五”伟大胜利。欢庆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的接收大员来接管济南了。张口是：“老子是从重庆来的！”闭口是：“老子八年抗战有功！”对工人、市民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比起鬼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刚拨开乌云见天日的济南人民，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义记自行车铺虽照旧营业，但工作的开展却更为困难，党指示为了获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一定要派人打入军械制造厂等大中型企业搜集情报，发动工人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孙思新利用社会关系打入了金牛山国民党后方勤务司令部第十汽车修配厂，党指示：首先发动工人“盗窃”器材，支援解放区，削减敌人的后勤供应。怎么发动呢？支部研究：必须在一个月內掌握技术，团结工人，取得地位。从此，孙思新晚上就孜孜

不倦地学习机械理论，白天结合实际操作加以运用。这样勤学苦练不到半个月，技术就达到了熟练程度，得到了工人和厂方的夸奖和重视，两个月头上，孙思新就被提拔为领班了。

孙思新由于有机会接触厂内的上层领导人物，获得了伪厂长姚明虎（抗战时期白崇禧的汽车司机）营私舞弊，偷卖轮胎的一则新闻。经过支部研究，认为这是开展和鼓动“盗窃”器材的大好机会，必须立即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不几天，车间里的工人、职员，没有一个不知道厂长偷东西的事了。孙思新和平日感情较好的几个工人嘀咕起来：“我们生活这样苦，为啥不跟厂长学做这个买卖呢？”大家都很赞成，于是，“盗窃”工作便瞒上不瞒下地进行起来了。可是时间一长，“盗窃”的事让门警发觉了，这给工作带来不少麻烦。党支部研究要买通门警，给“盗窃”工作打掉拦路虎。于是与职员、门警串通，告诉他们“打着母虎同吃肉，肉肥汤也肥”，门警得着这个便宜，便暗地里说：“干吧，查出来我负责！”这样一来，“盗窃”之风，遍及全厂。修理汽车的时候，小修兼大修，多领器材，并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方法，把钢铃换下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盗窃”的风声终于吹到上层人物的耳朵里去了。厂方马上增加岗哨，对工人严加监视，并订出领新货，交旧货的制度。这下可把工人愁住了，怎么办呢？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工人们凑到一起一嘀咕，困难就迎刃而解了。一方面到破烂市场买旧零件，一方面去活动管库员。“有钱买得鬼推磨”，工人们到大观园北京饭馆抹了抹管库员的嘴，管库员乘机捞了一把，高高兴兴地说：“弟兄们！破了头扇子搨，天塌了有地顶着，用什么有什么零件，来取吧！”于是，新加修的汽

車，开不到张夏(长清县)就完蛋了。司机被八路军活捉了，汽車被燒毀了許多(当时还无法开走)，使国民党反动派在后勤供应上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九四七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派来了一个叫“邓巴拉眼”的家伙(因他左眼有个大疮疤)，他是軍統特务，面恶心狠，行动鬼鬼祟祟，办事非常刁滑，这給正在順利开展着的“盜窃”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孙思新向支部汇报了这种情况，研究的結果，要坚决拔掉这个“眼中釘”。

这个“眼中釘”，在党的领导下，终于拔掉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工人生活困难不堪，少吃缺烧，度日如年。工余时间，工人们便到金牛山上拾了許多草，晒在厂門外的空地上，以备烧飯之用。一天，“邓巴拉眼”領着暗娼来厂里睡了一夜，早晨，又叫暗娼拉了一車干草回去。工人那里肯讓，紛紛上去質問，“邓巴拉眼”不但不听，反而左右开弓，把質問他的老路打了一陣巴掌。工人们都憤憤不平地說：“偷了草給婊子，怎么还打人呢？”“这不簡直是騎在工人头上拉屎嗎？”……

孙思新抓住了这个好机会，鼓动工人非要出出这口气不行。于是，工人们个个磨拳擦掌，准备找“邓巴拉眼”算賬。第二天中午，“邓巴拉眼”提着飯盒悠悠蕩蕩地走来，老路一个箭步跑上去，二话不說，乒乒就是两个巴掌。“邓巴拉眼”气的把飯盒一扔和老路扭打起来。“邓巴拉眼”見自己不是老路的对手，命令門警放了一枪，这一枪真是“烽火引諸侯”，将工人们都引来了，把“邓巴拉眼”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憤怒地質問他：“为什么偷了草还要开枪打人？”伪厂长姚明虎也坐着汽車慌忙赶来。工人们又把厂长围起来，吆喝着要厂长評理。厂长知道不惩治“邓巴拉眼”，众

怒难平，便下令把“邓巴拉眼”绑起来，送交法院处理。工人们立即喊起：“姚厂长做得对！”“打倒邓巴拉眼！”高兴地唱着：“团结起来力量大，‘邓巴拉眼’也不怕，有朝落在工人手，送你坏蛋回老家！……”

斗争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党支部又派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打入机关、企业中去，进一步发动工人展开罢工运动、反饥饿斗争、护厂运动……。这颗红色的心脏，跳动得更加坚实、有力，推动着革命朝着彻底的胜利前进！前进！

反“裁員”的斗争

董金樹整理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部分地区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了。当时，济南地区的火車只通三店：北至桑梓店，南至炒米店，东至郭店，再向外便无法伸展了。这时鐵路业务萧条，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頓状态，国民党的官僚們为了在垂死前多捞一些油水，便无孔不入地想尽各种办法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

国民党津浦鐵路局长陈舜耕，就在这个时候頒布了“局令”，其中一項是要在全局范围内普遍裁員，解雇二分之一的工人；另一項是遣散，把部分工人調往湘桂鐵路。这个局令下达以后，引起了全路工人的憤怒。

一天晚上，鐵路大厂門口的一家自行車鋪里，显得比平常更为熱鬧，除了来修理自行車的工友外，还坐着不少人。深夜，人都散了；街上宁靜无声，只有我地下党的同志們，陸續来到这里开一次重要會議。人們围在小方桌四周，在暗淡的煤油灯下，低声地研究情况。司有义和张在祥同志汇报了工友們听到裁員命令的反映时說：“工人們愁得飯都吃不下，說国民党比日本鬼子还毒，鉄飯碗如今成了紙糊的了！还有些工友气得直罵，說豁上性命也要跟国民党算賬！”同志們分析了工人們的思想情况和

敌方的情况以后，一致認為这是一个行动的好机会。支部書記宗澤同志低声而有力的說：“……工人对国民党是非常憤恨的，但因为沒有人組織他們，不知道怎样斗争。我們要抓紧这个时机，教育他們，團結他們，揭發敌人的阴谋，提高工人弟兄的覺悟。我們要通過一些可靠的关系酝酿罢工潮，只有采取这种斗争方式，才能保住工人弟兄的飯碗，也才能扩大党在工人兄弟中的影响。另外，我們要特別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运用一切有利的条件，但又要及时警惕，不要暴露自己。我們要抓住这一时机，給他們一次狠狠的打击！上級党委根据目前情况，已決定七月四号罢工請愿。同志們，行动吧！”随后他們又研究了发动羣众的方法以及应注意的一些問題。

当司有义和张在祥同志从自行車鋪里走出来的时候，东方已經微微发白。他們一点也不觉得疲劳，反而浑身是劲。两人默默无語地边走边考虑，下一步工作該如何展开。

上班的汽笛早已响过，可是很多工友还坐在钳工台旁談得很起劲。只当监工的走过来时，大家才勉强拿起工具应付两下。这时，司有义拿起一件要加工的配件，向旋盘場走去。那边的机床空轉，工友們都在三五成羣地低声談論什么事情。司有义走进人羣，湊过去对一个工人說：“刘师傅，这个配件給旋一下吧！”刘师傅一看是老司，忙說道：“行啊老司！監工的还没来，你先坐一下扯一扯吧！”一个毛头小伙子忙湊过来問：“司师傅，听說不滿八年工齡的，不管工匠、徒工一律不要，你看怎么办好？我还能待得住嗎？”

司有义說：“我看眼前这陣勢，裁員恐怕得裁不少人，裁不下来的也得往南調，反正沒有咱們工人的好事。”他看了看旁边

沒別人，就湊到大伙跟前小声說：“咱們光等着活挨沒有好結果，聽說七月四號要罷工請願。不鬥爭是不行的，你們看怎麼樣？”工人們一聽這話，就議論開了。有的說：“對，給他們拚啦！”有的說：“咱們死也不走，看刮民黨（指國民黨）有什麼辦法！”……很快的，工人們都知道了，只有鬥爭，飯碗才能保住。

從在自行車鋪里開會以後，司有義和張在祥等同志，就秘密地通過一些靠近組織的同志，採取串連的辦法，進行充分的醞釀。大家心裡都有數，只等待七月四號的來臨。

七月四號這天早晨，全廠工友都來得比往日早。工人們三五成羣，越聚越多，個個摩拳擦掌，等候請願的行動。這時人們都集中在機車場北頭的辦公小樓下，有的工友激動地站到階梯上，控訴國民黨對待工人的狠毒手段。這更加引起了大家的情緒。這時黃色工會的理事戴某走來，指着一些青年小伙子說：“你們別為這些事背上個八路嫌疑，連命也送上！”他企圖用這些話威嚇羣眾，但是工人們都沒有被他嚇倒，有個小伙子跑到他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說：“你少管閑事，我們是為了掙碗飯吃，什麼八路我們不知道！”姓戴的一看人多勢大，討了個沒趣，也就算了。

這時，整個大廠都沸騰起來了，機務段派來接工人參加罷工請願的列車也已開到了北門。可是總務組長陳叔（特務頭子，外號陳大眼）和黃色工會的工賊韓金里、吳文章勾搭在一起，跑來對付工人罷工請願的運動。陳大眼命令北門警察，不准放罷工請願的列車進廠；同時又交代各出口增加崗哨，禁止任何人出進；並指示工賊韓金里、吳文章出面阻攔。他們對工人說：“工人弟兄們！現在啥事沒有，只要你們安心生產，有事包在兄弟我身上。你們要出去胡鬧是要吃虧的，沒有好處。關於裁員的問題，

工会正与路局协商……”

他話还未說完，有个工人气势凶凶的跑过去指着韓金里說：“你們是一个鼻子眼出气，沒有好东西，滾你媽的蛋，別在这里說好听的，沒有人听你这一套！”他轉过身来对着大伙又喊，“走啊！弟兄們，冲出去！”但是，各門的警戒太严，硬冲是要吃亏的。于是有人提議选代表去参加請愿，大家同意，共选出了八名代表。

全厂周圍的电网都通上了高压电，代表們越厂出去是很危险的，工人們气愤极了，簡直象翻了天一样，都涌到厂长大楼前面，呼喊要“撤除陈令”，同时墙上也出現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干八路！”等斗争标語。

厂长和那些工贼怕挨揍，象老鼠一样都縮到窝里不敢出来。陈大眼一看羣众越鬧越凶，就急忙打电话給局长陈舜耕。

可是，这时候的局长已經是泥菩薩过江——自身难保了。在路局里，他被好几千工人从第一大楼打到第二大楼，直打得他头破血出，气都喘不上来。他好不容易地溜进了办公室，紧紧地鎖上了屋門。

电话鈴声响了，陈舜耕从沙发上爬起来，哆哆嗦嗦地拿起耳机。“喂！哪里？……我姓陈。”电话机里传来：“喂，我是大厂，你是局长嗎？报告局长，我們这里两千多名工人都罢工啦，鬧得很厉害，声势很大，我們封鎖了各出口，总算拦住了他們沒讓出去。不过关于他們提出的要求，还得請局长考虑……”

話沒听完，局长“呵”的一声耳机从顫抖的手里掉下去了。

这时候，路局各单位的代表們已冲进办公室，問陈舜耕撤不撤銷局令。陈舜耕看到工人这种拚劲，恐怕不答应連命也得送上。因此无可奈何地答应撤回局令。

在厂内不能出去的工人们，都在机車場集会抗議，揭发敌人的阴谋，直到撤銷命令的消息传来，工人们才个个心情舒暢。从此，大家也更加認識到只有斗争才能保住自己阶级兄弟的利益。

